

ASIAN LIBRARY
OF THE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615
JUN 8 1959

5661/56001

中國語文

ZHONGGUO YUWEN

4
1959

1959年4月号(总第82期)目录

紀念偉大的五四运动四十周年

- 五四运动促进了汉字改革 郑 林 曦 (151)
从“国語”运动到汉语规范化 魏 建 功 (155)
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组 (159)
五四以来汉语词汇的一些变化 伍 民 (170)

关于建立新的“語言学引論”課程的討論

南京大学裴显生、夏錫駿 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
研組青年教师 南京大学許惟賢 吉林师范大学昂 功 (175)
山东师范学院李子云 新疆师范学院李兆同、徐思益

毛主席的比喻 唐 啓 运 (179)

“平仄”也能算汉语語詞結構的“音乐性”嗎? 元丁、施波 (182)

“乳口”和“鈎窗”(《西廂記諸宮調》詞匯研究之一)

[捷克]米列娜·維林格罗娃 (184)

談《西廂記》的詞語解釋 張 心 逸 (185)

《“乳口”和“鈎窗”》和《談“西廂記”的詞語解釋》讀后 吳 曉 鈴 (187)

成語还是不能随便換字 藍 仲 文 (188)

成語性謂語新例 赵 生 明 (194)

語文短評(558—580) (189)

書刊評介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詞匯小組編:《汉语拼音詞匯(初稿)》 劳 宁 (191)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集体編写:《汉语講义(初稿)》 黃 浩 森 (192)

語言学名詞解釋(七) 北京大学語言学教研室 (195)

动态

合肥师范学院語言学教研組积极开展各項工作 攸 沐 (158)

讀者·作者·編者 (200)

五四运动促进了汉字改革

郑林曦

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上面一段引文是毛主席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后不久写的。在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引用来说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汉字改革运动的促进作用,仍然显得非常恰当而有力。

可是有人说引文中的所谓“文字”,是专指白话文来说的,不一定包括汉字改革。我过去也有些相信这种解释。可是当我研究了五四以来的文字改革运动的情况以后,再读毛主席这段话,就越来越相信其中所说的“文字”方面的革命,是指汉字改革而说的,或者至少是兼指白话文和汉字改革两者而说的。理由有两个:第一,文字是书面形态的语言。文字和语言同样是思想的形式。五四以来,不仅提出了白话文,而且也提出了用拼音文字来书写白话文。改革汉字的口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至后来,都是很响亮的。毛主席是十分熟悉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发展情况的,不会不注意到汉字改革这个重要方面。第二,同一篇文章中,又有一句提到“文字”的极重要的话,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这里文字和语言对应着说,十分清楚是专指书写的文字。同一个词在同一篇文章中,不可能既专指书写的文字又根本不包括书写的文字。因此我以为上述引文中所说的“文字”方面的革命是指汉字的根本的改革而说的,或者至少是包括白话文和汉字改革这两方面在内的。

从五四以来的历史的实际来看,文字方面是否和文学语言方面一样提出了根本改革的问题呢?事实正是如此。五四运动对汉字的改革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不仅五四的当时曾经热烈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且基本上达到了文字应当拼音化的初步一致的意见;在五四以后十年左右出现了两种有相当影响的拼音文字的样品——国语罗马字和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它们给今天的汉语拼音方案和将来的拼音文字的实现开辟了一条大路。

汉字改革的口号,在五四以前二十年就提出来了;可是只有经过五四运动,汉字改革的口号才得到新的意义;汉字改革的运动,才有了新的巨大发展。

请看五四运动以前汉字改革运动的局面是何等局促:那时候,王照、劳乃宣等的“切音运动”已经成了尾声,渐渐沉寂下来。第一套较完善的拼音工具——注音字母,虽然在1913年由读音统一会通过了,可是被搁置下来没有公布和广泛推行。汉字简化问题,有人(如陆费逵)提过一下,也没有什么动静。整个的学校语文教育还依然是在识汉字、学文言、读古书的方式下进行着。采用什么较简易的方法来扫除广大群众中的文盲,更是无从谈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开了这种局面。从政治方面说,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不仅要反帝、反封建,而且要学文化、学科学。在掌握文字工具的问题上,不仅清末以来开明的士大夫那种把汉字作为“文绣之衣、膾炙之食”,专供上等阶级享用,把切音字作为“毛褐之衣、粗糲之食”聊使下等小民“御冻飢,保喘息”^①的解决办法,他们不能接受;就是资产阶级文人学者那种在汉文旁边永不相离地加上注音字母,“用最少日力,超度一班‘灶婢厮养’也增一点智识”^②的主张,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他们不仅要求把社会上正在通用的汉字加以简化以便于民众学习使用,而且提出根本改革汉字,另创一套便于人民大众掌握使用的拼音文字工具的要求来,也就是要实行文字拼音化。文字拼音化的方法,不再是采用汉字偏旁或笔画简单的汉字来制作字母,而是干脆采用世界上较通用的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无论拼音文字是

① 这些话都见于劳乃宣的《简字丛录》。

② 吴稚晖:《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新青年》5卷5号。

否真正在五四时期和以后取得成功,从四十年来的發展情况和汉字改革运动的整个趋势看,这条道路总是开辟得基本正确的。五四之功不可沒!回顧已經走过的道路,更加坚定我們的信心。我們相信:沿着用拉丁字母拼写普通話以逐步發展为拼音文字这条路走,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

在要不要采用拉丁字母(当时叫羅馬字母)来拼写現代漢語以制作拼音文字問題上,五四时代是进行过剧烈斗争的。首先提出“廢灭汉文”的錢玄同,是要把汉字漢語都不用,逕直改用世界語(Esperanto)的。在五四前一两年,他对于用羅馬字母拼写漢語,竟然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①他和头脑混乱,对民族的語言文字抱虛无主义的吳稚暉一唱一和,把这种怀疑漢語拼音文字的必要和可能的意見坚持了好几年。直到五四之后三年(1923年),受到北大学生們在李大釗同志支持下所办的《新潮》杂志等的影响,才在《國語月刊》上打出“汉字革命”的大旗来,主張采用接近拉丁字母的国际音标来拼写漢語,制作文字。当时陈独秀等人則都贊成“先廢汉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②比較积极的并切实从事文字拼音化研究的是黎錦熙等人。蔡元培对采用拉丁字母拼音也表示了比較詳明的贊同态度。魯迅在五四时期是積極支持用羅馬字母拼音的汉字改革的,曾經說:“…当时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汉字,用羅馬字母来代替。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彼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罵錢玄同。”^③到后来,他更積極宣傳推广拉丁化新文字,写《門外文談》,成为汉字改革运动的一員主将。瞿秋白一直是关心汉字改革事业的,据黎錦熙先生談,他在北京时会把所拟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寄給錢玄同看,并写信要求会見談这个問題。可是因为当时他已經是有名的“赤色分子”,錢先生沒敢見他。瞿秋白同志后来批判了五四时代的汉字改革思想和國語羅馬字的方案,把文字拼音化的运动引导向大众化的方向。

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看,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把汉字改革的口号提得这样响亮呢?我們可以看到,主要是以下几种客觀的历史發展的趋势所促成的: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动力——工人阶级和农民,坚决反帝、反封建,就不能不在要求經濟、政治上的翻身的同时,更要求文化上的翻身,要求一种容易为他們掌握的文字。领导革命的共产党一貫積極主張满足群众的这种要求。

2) 中国資產阶级虽然是軟弱的,但也有它革命的一面。作为他們在政治、文化运动上的代言人的資產阶级知識分子,为了提高教育的效率,介紹現代科学知

識;为了同封建文化作斗争,也需要文字工具的改革。

3) 文学語言上的革新是一种促进剂。既然要用現代活人的漢語普通話来代替古代死人的文言文作为文学語言的正宗,就不能不考虑把那主要适于写文言而不利子写白話的汉字,改革成更便于拼写普通話的拼音文字。

4) 为了發展生产,不能不介紹进現代的科学、技术知識。而要普及科学、技术知識就不能不普及現代科学技术上的重要符号之一的拉丁字母以及字母索引方法等。借入外来科学术语,音譯外国人名、地名,制作电碼、旗語、盲文等,也要求采用国际上較通用的字母,而不是自造汉字式的字母所能解决問題。

这些客觀上的需要,常常表現在提倡汉字根本改革者的文章所提出的改革理由中。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詳細列举了。

二

四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在汉字改革这项事业上,到底建立了什么功劳,發生了什么影响呢?我以为主要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1) 白話文的广泛应用,使普通話作为文学語言的地位确立下来。从前白話只用于小說和部分通俗讀物,五四以后逐渐应用到各种書籍、刊物上,后来并用于学校的語文教育和各科課本。北京語音也逐渐形成普通話的語音标准,借注音字母的帮助在南方若干地区的中小学校和华侨中逐渐傳习开来。这給后来普通話的普及和發展,粗粗地打下了一个基础。对于汉字改革來說,白話文的胜利也十分重要。它肯定了拼音文字所要拼写的是現代普通話的白話而决不是文言。当时拼音文字的宣傳和設計者在白話文普及后也深深感到这点,避免了一手打两仗的麻煩。从十九世紀末就叫起的“言文一致”的口号終于基本上实现了。大家都动手写起白話文章来。越写越感觉到用汉字来写白話,非常容易写成半文不白。真要作到語言接近民众,白話明白如話,不受汉字繁杂难写的障碍,必須实行汉字改革,用拼音文字来代替汉字。五四时代这种推理的邏輯,到瞿秋白同志論語言文字的論著中更得到肯定和發展。他明确地提出了“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国文,应当是習慣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現代‘人話’的,多音节的,有語尾的,用羅馬字母写的一种文字”。^④現在还时常有人在說:汉字什么都能写;拼

① 錢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問題》,《新青年》4卷2号,1918。

② 陈独秀:《四答錢玄同》,《独秀文存》卷三。

③ 魯迅:《无声的中国》,見《三閑集》。

④ 《瞿秋白文集》,650頁。

音文字比汉字更适合于书写活的语言，不能成为文字必须改革的一种理由。为了批判这种意见，大家倒真是有必要温温五四时代阐述白话和拼音文字互相间密切关系的一些文章哩！

2) 注音字母的公布和推广，对汉字改革运动的开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注音字母被搁置了五年以后，终于能在1918年由当时的教育部正式公布。紧接着的正是伟大的五四运动，使得教育界和一般知识分子的耳目一新。白话文、注音字母、新式标点都在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普及全国了。在小学中教授注音字母，对于普及拼音知识是有巨大影响的。就拿我这样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来说吧，如果不在童年先学会注音字母，对于后来文字改革运动也许不会那么容易感到兴趣。对于注音字母的作用，五四时代曾经有不同的估计因而也有不同的作法。有的只把它限制在“代反切之用”，专为汉字注音。有的却要把它当作雏形的拼音文字来独立应用，制作出了各种体式的印刷字模和手写体。但是，注音字母作为文字独用的希望也终于消失了。五四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脱胎于汉字的注音字母无论怎样扶植都不能成为拼音文字。蔡元培和其他的人早已看到这一点，于是就不能不从实际的需要中提出了“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改用拉丁字母了”的要求。^①

3) 汉字根本改革口号的提出，拼音文字问题的深入研究，拉丁化(罗马化)方针的确定，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制成，都是五四运动所直接取得或由它推动而达到的成就。五四时代对汉字要不要改革和怎样改革的看法是相当分歧的。用黎锦熙先生的比拟来说，一种主张是取消汉语、汉字，将来用世界语代替它们的“无治主义(无政府主义)”；一种是用罗马字母拼写汉语以代汉字的“共和主义”；一种是不根本改革汉字，只采用一些俗体省笔字的“立宪主义”。^②在五四运动中第一种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想言论受到批判，连原来主张的人后来也不再坚持了。(钱玄同转向第二种主张，吴稚晖转向只要“注音符”为汉字注音。最后，他连注音字母也不要了，只要用五六十个汉字作声、韵符号。)第三种的主张也受到批判扬弃，主张汉字应当简化的正确部分被保留下来；而那种只可简化，不能拼音的错误部分则为群众所抛弃。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四运动在汉字改革方面的主要成就就是经过讨论和斗争，初步确立了汉字改革主要应走拼音化道路的思想，并且证明了现代汉语普通话是可以拼写成拼音文字的；而最合实用的拼音字母是世界上较通行的拉丁字母。五四以后的十多年中，对于利用拉丁字母制作汉语拼音文字有了比较深刻的研究，而且实际上由中国人提出了两种比较以往各种拼音方案都优良或简便的

更加适合汉语特性的拼音文字方案——国语罗马字和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进行了比以往各种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都广泛和切实的实验。两种方案虽然都未曾真正代替汉字成为真正实用的文字，然而它们从实践证明了用拉丁字母拼写普通话来制作拼音文字的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虽说这条道路上还有不少实际的困难，尚待艰苦努力才能克服。最可笑的是一些右派分子在五四过了将近四十年以后还要在哪里瞎嚷，说什么拼音化问题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关起门搞出来的。如果大家有空闲看看过去的文献，就可以看到差不多所有怀疑或反对文字拼音和采用拉丁字母的问题，四十年前都提出过，争论过，大部分也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在文字拼音化实现以前，要不要改用拼音文字和用什么字母来制作拼音文字的问题，今后当然还可以讨论，并且还应当发动更大规模的讨论；但是目前更重要的事情却是大力推广拼音字母和普通话，用拼音字母来帮助扫除文盲，让几亿人民掌握了拼音工具之后也来参加讨论，由他们说出拼音化是好或不好，便利还是不便利；用不着再由少数知识分子冒充代表他们来摇头、叹气。就汉语拼音方案本身来说，它正是综合和发展了五四以来用拉丁字母制作的各种汉语拼音方案的优点。五四运动对拼音化开辟草莽、廓清道路的功劳，我们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4) 减省汉字笔画和整理汉字的议案正式提出，对简化汉字的方法也有了较系统的研究。陆费逵曾在1909和1921年两次提出整理汉字采用简体俗字的意见。钱玄同1920年在《新青年》，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都曾提出简省现行汉字笔画的建议案，后来并曾亲自草拟过常用字简化的计划。当时曾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赞同。虽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的简化汉字的行动，汉字应当简化的道理却深入人心。简化规律的研究和简化方法的提出，为后来汉字简化的实现造成有利条件。有些那时候的简化建议，^③到现在看来也还不失其光彩和价值。比如钱玄同的议案说：“我们对于已通行的简体字，固然应该尽量采用；如其尚可再减，便将他再简。但已通行的简体字，字数很不多，我们应该根据上列八种方法，大大添造简体字。…务使常用的数千字；除那笔画本来很少的以外，个个字都把它减省一下子。”^④这种建议，就在今天已经初步采用五百多个简化字后，为了满足群众需要，也还是

① 蔡元培：《汉字改革说》，《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1922年。蔡先生所提出的主要理由是注音字母近于直写下行不适于引用横写旁行的西文，既然引用外文和学习西文都非学拉丁字母不可，汉语拼音文字就可以直接采用拉丁字母。

② 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同上。

③④ 钱玄同等：《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案》，同上。

值得加以考虑的。

5) 汉字改革的群众运动和理论研究,都有一定的建树。五四以前的汉字改革热心者,往往不是上书给皇帝、学部,就是依附几个官僚军阀的势力来推广,常常遭到打击和冷漠对待,跟广大群众距离是很远的。就是那自己设馆教学的,传播也还有限。五四的巨大群众运动推动文字改革者开始采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宣传、推广。拿“国语研究会”来说吧,1916年成立时还是冷冷清清的。随着《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得到群众赞同,特别是“五四”爱国群众运动的展开,这个研究会的会员人数由数十人增加到一千五百余人(1918年),最后竟达一万二千人(1920年)。^①中小学教师等和教育界的群众组织,对普通话(“国语”)和注音字母的普及,汉字改革运动的推进,也起了很大作用。在汉字改革的理论研究方面,开始把现代语言文字科学知识应用到汉语、汉字的内部发展规律的研究上。用汉字发展演进的规律来证明改革的必要和可能,对北京语音和四声的调查研究;对现代语法和按词拼写规则的研究以及拼音文字的拼写法的研究和试验(例如纯拼音文字读物的出版和教学试点),都取得一定成就,并对后来的理论研究发生不小影响。

总起来说,五四运动大大促进了汉字改革。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汉字改革运动逐渐形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它提出了根本改革的口号,开辟了用拉丁字母拼写现代汉语普通话以制作拼音文字的道路;推广了注音字母并且相当普及了拼音知识;研究了汉字简化的规律并提出了较切实的简化方法。在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五四群众运动激荡之下和文化新军的锋芒戟刺之下,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也积极参加这一改革运动,进行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一直发展到1935年左右,这一改革运动才为共产党所直接领导并推动起来的更广大、更有力的一次汉字改革的群众运动高潮(大众语和新文字运动)所继承和代替。后来经过失败和曲折,才逐步走向今日文字改革运动的步步成功。

四

如果我们只谈五四时代汉字改革运动的成就和功劳而不批判运动中的错误和缺点,那就不仅是对历史的片面性的理解,而且对于汉字改革运动的继续发展也没有好处。过去瞿秋白同志曾经对五四时代的文字改革工作有过细致的批判,然而主要还在于批评白话文学的不彻底和国语罗马字的繁琐。对于五四那个时期的文字改革理论和实践,都还应当继续进行更深入的批判。这篇短文做不到这一点,这里只能概括地指出那时期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些较重大的缺点。

第一个缺点是汉字改革运动还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脱离广大的工农群众,因此还未能得到真正的成功。前面说的国语研究会等虽然有扩大,基本上还是知识分子的团体,和工农群众接触很少。特别是资产阶级学者所提出的改革目的,具体方案和实现办法,没有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出发,都是不相信并且没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进行的。^②例如国语罗马字就正因为没有考虑到人民群众学习起来是否困难,不肯从为平民教育服务出发,只想得到少数上层知识分子的承认,然后才去推行,结果脱离群众,通行不开。现在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推广路线是颠倒的,脱离群众的,实际上也导致了五四时期进行的拼音文字试验的失败。

第二个缺点是在汉字改革理论上的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的片面性。例如把汉字和用汉字写出的几千年来文化遗产,一场括子看作“记载孔门学说和道教妖言之记号”,^③因而提出“废灭汉文”的极不正确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当时虽然起过一点引起震动和讨论的作用,但也招来不少本可没有的反对,对于后来的汉字改革运动也还有不利的影响。此外,对于实现汉字改革的社会条件,也缺乏冷静正确的估计,有时急躁,有时保守,往往不知道如何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去促成汉字改革的真正实现。

第三个缺点是无批判地介绍和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语言、文字学说,生搬硬套;而对于汉语、汉字真正的发展规律,却具有错误的认识。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关于词类的划分和连写规则,几乎全照西文。^④例如黎锦熙先生就曾明白地承认:“总之,我们规定词类的标准,大体上是参照英文;我们用连号表示词类的‘集合’,其规律,大体上又是参照德文。”^⑤又如当时许多作者都把语言、文字看作个人“表情达意”的工具,离开社会历史的发展,专喜从自然的或技术的观点去研究语言、文字。这都对后来的文字改革的理论研究有不利影响。对语言、文字、文改工作的许多资产阶级的唯心观点,到今天也还应当继续批判。

当然,五四时代的汉字改革运动,是有它的历史限制的。我们不能处处用今天的眼光去要求当时的人们。这些缺点的指出和批评并不会使整个五四时期汉字改革运动的作用和意义减色。我们今天正要继承五四以来积极的丰富的遗产,并且接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党的正确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走群众路线,争取汉字改革运动的更伟大的胜利,争取文字拼音化的最终实现。(1959年3月底)

①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

②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③ 黎锦熙:《复音词类构成表的说明书》,《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

从“国語”运动到汉语规范化

——紀念五四运动四十年——

魏建功

中国文字改革运动随着中国人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它的进展跟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和方式完全相适应。

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2月3日吳玉章主任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會議上，都說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簡化汉字，推广普通話，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他們的报告反映了一个意义，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生产大跃进的偉大局面迫切要求文化、教育工作也能跟上去，語文改革工作就必须加速进行。吳老說明了几年来工作的方針，特別解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制定經過和它的用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得到全国人民代表的批准，并且被决定作为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話的工具。接着三月党中央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由刘少奇同志代表做的工作报告中提出“積極地进行汉字的改革”。这以后，各方面工作真是飞跃地取得巨大成就。^① 举例來說，去年七月底全国普通話教学成績观摩会在北京举行，我們看到来自全国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不同方言地区，不同职位(中小学、师范、民校教师、学生和教育工作人員)，不同年齡(最小七岁)，不只汉族、还有苗族、傣族、回族、僮族、东乡族、納西族的推广或学习普通話的積極分子。他們大都是在1956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推广普通話的指示以后开始学习的，不到一年半，而学习的成績惊人。尤其是听到福建大田县吳山乡田委書記陈进四同志在会上介紹她自己的經驗，真令人兴奋。陈进四只上过一年多的民校，憑着建設社会主义的干劲，当全乡还没有一个当地人会講普通話的时候，带头先学会普通話，又積極組織群众，設法推广，結果仅仅五十天就使吳山乡基本上改变了方言面貌。^② 又如，三月中央教育部發出在中小学和各級师范学校教学拼音字母的通知，四月吉林省八岁的一年級学生陈雅珠才开始学，七月她不但普通話說得很流暢，而且看見用拼音字母拼出的詞句就馬上能准

确念出来，听到一句普通話就馬上能用拼音字母拼写出来，連声調都很正确。总之，文改运动一年来的成就簡直是超过了从前几十年的成績。

以这样惊人的速度所取得的成就还只是个开头。分析它的成功原因，无疑地是党和政府的领导重視和群众的热烈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重視和群众的热烈拥护，两方面有着心連心的共同要求。共同要求是什么？可以用周总理报告末了的一句话來說明。他說：

希望大家積極支持文字改革工作，促进这一工作而不要“促退”这一工作，好使中国文字能够稳步地而又積極地得到改革，以适应六亿人民摆脱文化落后状态的需要，以适应多、快、好、省地發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党和政府代表的是六亿人民的利益，在进行一系列的革命工作中輕重緩急的措施都經過縝密考虑，并且絕對依靠群众。所以在“擺脫文化落后状态，多、快、好、省地發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总要求下，党和政府的集中领导跟广大人民的热情拥护一致了，文字改革虽然初步进行，成就已經很大。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对文字改革工作就安排进行。有人觉得十年来工作还是解放前的那些項目。根据上面談的一年的飞跃情况，結合十年来的措施，我們可以懂得，工作項目并不完全是解放前的那些，而且相同的項目精神实質也大不相同。这要回顧一下几十年文改运动發展过程，把一些关键性的情况做一番分析。首先还是从周总理报告里的話来体会。政府领导、語文运动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立場一致，是今昔不同的。上面已經說明，党和政府的集中领导和群众拥护的热情一致了；由于党的领导，就使語文运动工作者和群众联結起来了。周总理說：“文字改革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

^① 杜松寿《試談一年来文字改革工作的跃进情况》說得詳細，見本刊1959年3月号。

^② 关于观摩会报导見本刊1958年8月号。

一件大事，政府对它采取的步骤是很慎重的。我们愿意尽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好集思广益，大家一起来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工作中如果有缺点，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党和政府进行各项工作的方针，对于文字改革工作也是这样。”过去情形怎样呢？我们都知道，远在1894年（清光绪甲午），中国被日本打败，许多爱国人士激奋振作，觉得要救国图强，必须追上日本维新的措施，对于人民文化教育工作刻不容缓。这些积极的爱国者多半是当时的剥削阶级中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大清帝国”的官民臣子。他们用自己的语文知识设计一些帮助老百姓识字的工具，苦心孤诣地向专制君主政府情面献策，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结果统治者是无动于衷。大约到了1900（清光绪庚子）年义和团农民运动以后，昏庸的政府才不得不改变一些态度，开始办新学。国家虽然负起了教育的责任，对广大劳动人民实际还不在于考虑之中。虽然在清政府末期资政院的议员对于学校教育也提出意见，主张小学开始要教“合声简字”（相当于注音字母），要教“国语”（就是“官话”），实际新办的学堂依旧是地主剥削阶级子弟进身之阶，是变象的科举，语文改革的问题反而停顿。等到辛亥革命（1912），资产阶级算是自己掌握了政权，于是“国语”运动才提到日程上来。1913年“读音统一会”议定了注音字母，直到1918年才由当时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事实上这时候的政府已为封建旧军阀所篡据，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力量分散了。“国语”运动者代表着资产阶级新知识阶层，在反动封建旧军阀政府之下进行社会宣传活动，跟前此君主时代不同的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依照他们的意愿做一点有益于群众的工作。军阀统治者只要你不妨碍他的当前利益，对文化教育事业是不关痛痒的，某些文化上的争论实际上都是限于知识阶层里面的人。“国语”运动者一方面在政府教育部门起着推动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在社会上组成全国性的团体起着宣传和形成风气的作用。^①（这个团体叫做“国语研究会”）。总之，政府首脑和语文运动工作者一直不是站在一边的，更谈不上和群众一条心了。语文运动工作者起的进步作用主要也只是凭自己的知识做了一些主观努力，例如简体字的整理、“国音”标准的确定和分析研究、“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的制作等等。他们最严重的缺点是脱离群众。周总理说：“文字改革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一件大事，政府对它采取步骤是很慎重的”。过去政府固然没有负责，而“国语”运动者许多年积极负责的根本精神就不能象周总理所说的“很慎重”。他们的歧途开始于1919年的对付北洋军阀政府。正当“五四”时期，文化革命方面的语文改革和文学革命运动提出了“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的两个口号。知识阶层内部新和

旧、进步和保守互相矛盾。由于旧的保守派求援于军阀统治阶层，如林纾同安福系武人政客勾连，才引起“国语”运动者考虑对付的策略。他们把“国语研究会”作为民间团体，分出一个“国语统一筹备会”让它做教育部的附属机关。这显示了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可以化身半官半民，或者说亦官亦民的意义。所以要这样做，因为有这样一种想法：

中国向来革新的事业，不经过行政方面的一纸公文，在社会方面总不容易普及的；就算大家知道了，而且赞成，没有一种强迫力也不会实行的。所以这教育部附属机关国语统一筹备会的行政事业也大有可纪。况且这筹备会的会员，大多数就是研究会的会员，每有举动，发端于彼，观成于此；此主执行，彼任宣传。到了后来，索性‘官中府中，俱为一体’，而研究会这个机关，渐成了一个历史上的名词，更不能不把这个行政机关作为国语运动史的主体了。

对付愚蠢的军阀可以这样，对待革新事业的接受者（群众）就不应这样。“发端于彼，观成于此”，只可以对付军阀一类的人。对待群众，一概认为“革新事业不经过行政方面一纸公文，在社会方面总不容易普及”和“大家知道了，而且赞成，没有一种强迫力也不会实行”，就错误了。这样一来，“国语”运动革新事业客观上就不能不是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所以这样的主导思想和它的工作方法就不能不是脱离群众的。周总理说的党和政府“愿意尽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好集思广益，大家一起来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工作中如有缺点，我们就改正”。这样的为人民服务法，也不可能存在于从前“国语”运动工作里，因此，党和政府十年来的工作，得到这一年飞跃，而且超过从前几十年的成绩，是由于做到了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立场一致，而党的正确领导更是决定性的因素。

其次，我们要从党和政府十年来的措施上来体会。总的说来，具体安排切合实际，是从前几十年来所没有的。人民政府刚成立，开国典礼后十天，“文字改革协会”就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随着工作的发展，在政府机构里组成文改工作部门，成立审音、推广普通话专门组织。同时为了开展语文工作，普及祖国语文科学的知识，提高科学水平，也在党的领导关怀下出版了对象不同的期刊，如《中国语文》、《语文学报》、《语文知识》等。关于学习、参考的教科书和工具书也兼筹并举地进行编订，都安排在适当的力量基础上。每一件具体措施，凡是有关的部门都在党和政府统一领导

① 参看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卷二。

② 《国语运动史纲》卷二，75页。

下，集中討論，分工負責，象語文工作上起主要的經常联系作用的就有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举一个相反的从前的例子就可以說明問題。例如从前“國語會”的工作旁人看来就是搞“國語”运动少数几个人的私事似的。學閥傅斯年学生时代也曾經提倡过“汉语改用拼音文字”，当他身居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时候，对“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都一概反对，叫“國語”运动者做“白蓮教”！历史語言研究所的人做一些有关“國語”运动的工作簡直成了“不可告人”的工作似的！現在的語言研究所，主要工作任务在調查方言、編写辞典、研究汉语詞法語法，整个为推广普通話、現代汉语规范化服务了。同志們的心情同被譏諷为“白蓮教”的人当然大不相同。总之，过去的情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形态，国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当时的資產阶级知識分子虽然也有人想做一点有益的文化工作，但是没有党的革命领导的力量就不可能有多大的成就。

上面提了十年来从文改工作上所显现的語文政策总措施情况，再仔細回忆更觉得具体安排切合实际的中間有一条紅綫貫穿着。这条紅綫是馬列主义，是馬列主义的科学方法，是馬列主义的語文科学原则。开国以来，民族政策一反从前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显现了民族大家庭的新面貌，語文工作方面再不是从前只有汉语文的研究——也沒有研究好，而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語文問題同时并举地进行着。党和政府經過工作机构的安排和充分准备之后，1955年下半年召开了語文方面三个全国性的會議：(1)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會議，(2)現代汉语规范問題学术會議，(3)民族語文科学討論會。全国文字改革會議的参加者包罗了語文工作者、文字改革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新聞出版工作者，簡直是中国有史以来少有的。吳玉章同志致开幕詞中说：“文字改革是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关联的大問題。只有一切專家、学者、文教工作者和热心文字改革的人士，紧密团结，积极工作，稳步前进，才能够順利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會議从各面的代表反映出群众对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話的迫切要求以及欢迎汉字簡化的情况。最主要的結果是：明确了文改工作的三个方面，簡化汉字、推广普通話和根本改革汉字的准备工作。尤其重要的是肯定了推行普通話的意义，普通話是現代民族共同語。会后，人民日报發表社論“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話、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給人們做了重要的指导。現代汉语规范問題学术會議是为着推广普通話的深入討論、并进行科学研究而召开的，主要出席代表是全国高等学校語文工作者、文字改革工作者，由中国科学院負責組織的。作为学术會議，还邀請兄弟国家(苏、波、羅馬尼亞)的專

家来参加了。规范問題完全是馬列主义的語言学观点，根本不是旧的“國語”标准的概念。大家明确了普通話的含义是“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話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作为語法规范”。这样科学分析的内容，反回几十年看看“國語”运动是找不到的，也不可能有的。人民日报社論也历史地闡說了“普通話”發展的經過，正确概括了我国解放以来汉语發展的情况：①

口語方面，能說普通話的人日見其多，普通話在語音方面要求接近北京語音的願望也越来越强。

書面語已經基本上統一于“白話”，达到了原則上的“言文一致”。而且会写会讀的人越来越多，書面語在口語的基础上随时在提高自己的精密丰富的程度，同时也就对口語的發展起着集中和提高的作用。

正如社論指出：“解放以来，党和政府为語言的健康發展进行了不少工作。近几年来我們的語言学家和語文教师，热烈地参加了对現代汉语的研究和討論；国家机关和部队曾經普遍开展語法学习；广播工作者和戏剧工作者开始注意正音訓練；新聞界和出版界也加强了文字編輯工作。这些实际行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和在不同方面体现了党和政府的語言政策。也正是在这种有利的政治条件下，我們提出了汉语进一步规范化的任务。”这样的逐步深入提高的工作質量，就是我所說的一条紅綫在貫穿着。过去的“國語”运动始終沒有能成功是历史的必然。象語音的标准有所謂“京”“國”之爭”的故事，在主持决定“國音”的讀音統一会上原是杂糅了南北方音不同的人士随意分散地逐字投票決擇的，后来改用北京音为标准的时候，在规范問題上又茫然无所限制，一时大有趋向于滿口北京土話才够标准似的風气。不管怎样变，只是“國語”运动者圈子里熱鬧而已。書面語方面，“文言”“白話”杂糅，語法沒有可供衡量的规范。社会上的思想混乱，对語文的应用也極为混乱，1931年5月瞿秋白同志發表的《鬼門关以外的战争》和《中国文学的古物陈列館》罗列了好些例子，并且提出了分析批判的意見。总之一句話，沒有科学的领导，而热心改革的人头脑也不是受过馬列主义訓練的，工作效果是不大的。他們也勤勤恳恳做了一些工作，这些工作对于語文改革的發展上是有一定的打基础和推进的作用。例如，讀音統一會制定注音字母，國語會編《國音常用字汇》，錢玄同黎錦熙等人拟定國語羅馬字拼音方式等等。所以，如果你不深入理解这些工作在当时何以不象解放后这样見效，或者不全面認識

① 1955年10月26日社論，《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會議文件彙編》轉录(240頁起)，又《現代汉语规范問題学术會議文件彙編》轉录(259頁起)。

解放后党和政府怎样全面科学地历史地吸收經驗稳步引导語文改革工作，你就会簡單地感觉十年来工作还是解放前的那些項目。項目固然不是完全相同，效果实質更大不相同了，这是我的体会。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从“国語”运动發展到現在，要努力达成汉语规范化的要求，我們还需要从精神实質上認識自己的責任。就从1919起，“国語”运动者的道路是走錯了方向的！阶级的烙印在这一历史事实上是鮮明无比的。由于五四到大革命期間，中国革命的領導已經落在无产階級肩上，相应地文化革命的主导也必然要靠共产主义思想。“国語”运动者事实上从1919到1928，是在1913所繼承的清王朝的地主紳士的爱国思想基础上，按照自己的意願进行給劳动人民識字工具的“恩賜”，一貫地保持資產階級新知識階層的姿態，並沒有能跟上党所領導的文化革命統一戰綫。相反地，到了1928以后，由于跟同一阶级的政权臭味相投，甚至于有逐漸走向跟党所領導的文化革命工作对立方面的傾向，虽然他們自己是認為“擺脫”政治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文化革命統一戰綫上第一时期的一些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了第二时期(1921—1927)，他們中間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協，站在反动方面了。”解放以后，“国語”运动者能得到党和政府的团结教育，在这一工作上尽了一些力，这是值得感奮的。將如徹底改造思想，繼續努力為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設而斗争，是旧知識分子的共同問題。对一个“国語”运动者說，就更有一層要警誡，不可認為解放后文改工作还是全是解放前的那些項目，不可被某些表面事象混亂自己的头脑，以為原来的工作都是“进步”的，自己过去是“对”的！

今年五四整四十年。我在五四这一年进大学，接触到文化革命运动，后来走上“国語”运动的道路。我从事这一社会工作也有了三十年。为了紀念祖国語文改革的开始，为了闡明党和政府領導我們工作的英明正确，所以才把这些膚淺的体会写下来。

① 《毛澤东选集》卷二，672頁。

合肥师范学院語言学教研組积极开展各項工作

合肥师范学院是1958年暑期才成立的。这个学院的中文系語言学教研組，自1958年9月正式成立后，就在党总支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各項工作。截至目前为止，这个教研組除了完成上学期的教学任务和繼續担任本学期的語言学課程以外，又先后做了以下几項工作：

1) 采用在党的领导下师生三結合的原則，反复討論了教学計劃和教学大綱，并集体編成《現代汉语講稿》(初稿)，約三十几万字。

2) 在安徽省方言普查指導組的领导下，完成了41个点的方言調查工作，并会同有关部門編印了《集刊》第一册，第二册不久也可輯印。

3) 1959年3月份完成合肥、屯溪和歙县三地的學習普通話手冊(初稿)。其中的《合肥人學習普通話手冊》，由教研組同安徽省教育厅和合肥市教育局合作，在市党委的领导下，專門成立了手冊編写小組，并吸收中小学和工农业余学校的教师代表参加，共同編写。

4) 最近發出倡議書，并提出具体計劃，提議在全院的师生員工中开展一个學習和复習汉语拼音方案的突击运动(过去沒有学过的，这一次必須學習；已經学过的，也必須复習)。

5) 合肥师范專科學校以及省委会等机构的夜大学，都有現代汉语課，也由教研組派員担任。

除了以上几項之外，这个教研組的九个成員，每人又都拟定了科学研究專題(有的还多到两三个)，預定在本年九月底以前写成論文，以便国庆节向党献礼。(攸 沐)

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

——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组

一 五四运动和汉语书面语言

五四运动不仅是政治上的革命，而且是文化上的革命。五四运动在政治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① 在文化上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同封建阶级所维护的旧文化的斗争；而文化革命主要的一个方面是提倡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封建复古的旧文学和文言文。② 所以五四运动对于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也发生了巨大的作用。

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一方面白话文体逐渐代替了文言文；另一方面白话文本身也在日益发展、日益丰富着。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过程就是白话文同文言文斗争进而全部地代替了文言文的过程，同时也是白话文的健康发展的过程。

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态度 虽然“语言不是上层建筑”，“语言没有阶级性”，但是阶级“对于语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四十年来在白话文和文言文的斗争过程中充分证明了斯大林这些话所反映的真理。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革命阶级和进步分子同反动的阶级对于汉语书面语言都是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的。革命阶级总是关心白话文的健康发展，要求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而反动的阶级总是维护文言文，反对白话文。同时，赞成或者反对白话文的主张总是与当时的革命运动相关联着的。五四运动是反封建礼教的，反对白话文的林纾就站在维护旧礼教的立场上来反对白话文，③ 而提倡白话文的人则是站在反封建思想的立场上来反对文言文。钱玄同就说过：“旧文章的内容，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调蹊跷，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将为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④ 大革命失败以后，反动派千方百计压制革命。反动军阀何键在电请反动政府重新编订教科书的电文里就

近查各校教科书，往往含有赤化意味，词旨悖戾。…建路督使命，亟办清乡，亲执刀圭，洞见症结，职责所在，未敢默然。拟请中央政府聘任中外硕彦组织委员会，将各项教科书重新编订。凡小学四年级以上课本，全用文言。…

邪說既熄，詭行自祛，文化未亡，國脈可續。…

何键不愧是一个反面教员，他这一段话突出地表现了反动阶级拥文言反白话的阶级实质。白话文容易传播革命思想，工农大众和青年人读了容易觉悟起来，这对于反动统治者是不利的。所以他要求废除白话课本，重新编定。四年级以下的小学生是不怕他们造反的，读读白话还可以；让四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去吟诵“诗云子曰”，天下就容易“太平”了。这就是反动统治者的用心！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明确了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号召全党和人民群众坚持革命斗争。于是，革命深入了，接着大众文艺运动展开了，要求书面语言口语化，使文艺更好地反映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这些事例都可以说明，四十年来汉语书面语言的白话和文言的斗争是有其政治内容的。

四十年的变迁 作为五四运动前导的白话文运动首先在文艺阵地上取得了进展。一般报纸的新闻、通讯、社论虽然仍是文言的，但文艺副刊一般却采用了白话。政治性或综合性的刊物还多用文言，但文艺杂志一般都采用了白话。白话文运动在文艺阵地上可以说在五四时期已获得初步胜利，但是在应用文方面，却还是文言的阵地。而且这时使用白话文的还只是一些进步的知識分子，白话文还不能成为劳动人民广泛应用的书面交际工具。在学校教育方面，从1920年起到1928年，⑤ 白话文虽然在教科书中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但反动统治者却并未认真实行。五四运动时期以后，经过反复斗争，白话文才粉碎了一切形形色色的文言复古

*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我们接受吕叔湘先生的建议，写了这篇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又得到了吕先生的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因为写作时间仓卒，疏漏在所难免，还请读者指正。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6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678页。

③ 林纾致蔡元培书说主张白话的人：“必复孔孟，制衡常为快。”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171页。

④ 《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9页。

⑤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107—122页。

运动的反扑，逐渐地攻占了文言文的阵地。文言文的阵地是随着反动政权势力的消长而消长的。白话文的应用范围是随着革命政权的壮大而逐渐扩大的。一直到解放战争胜利了以后，白话文才在各个方面得到全面的胜利。

党和毛主席对于白话文的发展一向非常关怀。在毛主席的言论和党的语文政策的指示下，白话文日益丰富和完善，词汇愈加丰富了，语法更加严密了，书面形式逐渐定型了。白话文已经成为全民的最好的书面的交际工具了。

二 从五四到北伐

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五四运动’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领导的革命运动”。①李大钊、鲁迅和胡适是这三种类型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李大钊同志在五四运动前夕，便接受了并且传播过共产主义思想，②鲁迅先生在当时是有革命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则是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参与了文学革命运动，五四以后便很快地背叛了革命。③ 1920年12月，反动政府下令邮局停寄《新青年》。这个问题引起《新青年》内部的不同意见：胡适主张《新青年》要改变内容，发表“不谈政治”的宣言，向统治阶级投降；假如不改变内容的話，他自己就去另办一个杂志。李大钊反对分裂，反对停办，坚持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斗争到底。鲁迅主张不必发表“不谈政治”的宣言，绝对不妥协，④三种不同的意见，反映了三种不同的阶级立场。

五四白话文运动虽然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打了第一枪，⑤以后他又恬不知耻地把文学革命运动的光荣业绩冒称为自己的贡献，⑥曾经迷惑了许多人；其实他主张的“八事”倒有“七事”是窃自晚清白话文运动者袁廷梁、陈荣衮等人的说法，这一点已经有人指出了。⑦而且就他的态度说，是畏缩的。就其思想说是形式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八事”中有七事都讲的是形式，只有“一事”谈到了内容，而这一点也只是说要“言之有物”，至于“物”是什么呢？只解释成“思想感情”，根本没触及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这样，他就把革命文学运动篡改改为白话文学运动了。当时参与白话文运动的一些知识分子，许多人在主张上都比他坚决彻底得多。

陈独秀在当时是以急进民主派的姿态出现的，堂堂正正地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⑧他的主张有破有立，虽然没有明确地认识到文学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但是能把贵族文学和国民文学对立，古典文学和写实文学对立，山林的文学和社会文学对立，这已经多少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他在《答胡适书》里也表现

了比胡适坚定的态度：

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⑨

钱玄同反对封建文学的态度也比较彻底，直斥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⑩对于胡适的“不用典”而主张用典的主张；也提出了反对。⑪

在五四运动中，鲁迅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认识到文学必须服从于革命的政治。他在《呐喊》自序中说明他的呐喊是“听将令”的，后来又解释说将令就是“那时革命先驱者的命令”。他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记》，是《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說，这里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思想，给文学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⑫而在此以后，鲁迅先生对于打倒文言提倡白话，也是坚持最久的，他始终如一地捍衛着新文学和白话文，并且坚持革命斗争。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给了鲁迅崇高的评价，⑬而鲁迅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文白論战 白话文运动发难以后，刀锋首先指向了封建的旧文学。为了树立对立面，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了一篇《文学革命之反响》，集中地代表了当时各种封建的文学观点，主要是反对白话文维护文言文的观点。然后再发表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淋漓尽致地把它彻底驳倒。封建士大夫林紓、严复，这些“老新党”，更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也只好写信责难，或者是发发牢骚，或者寄希望于安福系军阀徐树铮。⑭等

① 《毛泽东选集》，671页

② 李大钊同志在1916年发表了《青春》，十月革命后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

③ 1919年6月，《每周评论》的编者陈独秀被捕，胡适窃取了主编地位之后，便发表了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向马克思主义公开进攻的臭名昭著的文章。

④ 《北洋军阀对进步刊物的摧残》，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48—49页。

⑤ 胡适《寄陈独秀》，写于1916年10月，提出“八事”未加解释。《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1917年1月，对于“八事”做了说明。

⑥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五，641页。又《逼上梁山》，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⑦ 譚彼岸：《晚清白话文运动》，30—44页。

⑧ 参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44页。

⑨ 同上56页。

⑩ 同上，78页。

⑪ 同上，48页。

⑫ 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33页。

⑬ 《毛泽东选集》，660页。

⑭ 林紓的小說《荆生》，即以荆生比况徐树铮。

到五四运动爆發起来，安福系自顧不暇，林、严等人只好消声匿迹了。

1921到1926这几年，又有买办文人新士大夫办的《学衡》和投靠軍閥的反动官紳的《甲寅》^①的逆流，他們并也提不出什么更新的道理。胡适这时已經背叛了革命投靠到大资产階級怀抱中去了，他只是虚与委蛇地应付一下，实际上他已經与这些人沆瀣一气了。

鲁迅先生后来写道：

記得初提倡白話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話漸漸通行，勢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轉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又有些人便主張白話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話要作得好，仍須看古書。前一类早已二次轉舵，又反过来嘲罵“新文化”了；后二类是不得已的調和派，只希圖多留几天僵尸，到現在还不少。我曾在杂感上描击过的。^②

对于《学衡》和《甲寅》鼓吹的讀經、复古运动，鲁迅先生都給以致命的打击。如《估学衡》、《答 K. S 君》、《十四年的讀經》等杂文，都是犀利的匕首投槍，直接打中了敌人的要害，使他們只好啞口无言了。

白話文运动的初步成就 白話文运动在这个时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新青年杂志》在1916年时，几乎百分之百是文言文，到1918年，白話文与文言文差不多平分春色，到了1919年白話文开始占了绝对优势。在这以后，各大报的副刊也差不多以白話文为主了，如当时号称四大副刊的《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国民日报副刊《觉悟》，^③虽然报纸的新闻、电讯、社論和广告仍然沿用着文言文。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力量很大，在語文教育上提出了改国文为国語的要求。当时教育部在1920年1月訓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語体文。到了1921年3月教育部又訓令各省：凡师范学校及高等师范，均应酌减国文鐘点，加授“国語”。1923年6月全国教育联合会新学制課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將所拟的“中小学各科課程綱要”刊布，关于“国語科”的課程目的和内容作了許多明确的規定。这个綱要虽沒有经过教育部公布，但教育界試行到1927年。^④从此白話文的教学在中小学取得了法定地位。尽管反动的统治政权从来并沒有認真地推行过白話文的教学，可是这也还是白話文同文言文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在这一个时期里，随着新文学运动的理論建設，对于白話文的書面形式的规范也进行了探討。

由于白話文的推行，旧的“句讀”需要改良，已有人开始試用新式标点，如1906年南潯方列生著的《蒙师教言》，在一个句子后边連用了“！！！？”四个标点符号。^⑤但是系統的主張和全面的推行，那还得說是五四时期《新青年》的貢獻。《新青年》不只發表了討論句

讀符号的文章，^⑥而且自己首先逐步推行了。这是1918年的事情。又过了两年，1920年2月教育部才以訓令第五十三号頒行了新式标点符号。当时訓令說得很含糊：“酌量分配轉發所屬学校，俾备采用”。^⑦可是由于实际的需要，标点符号逐漸流傳开了。

“他、她”書面形式的分化，也是在这时开始的（詳后文第六节）。

改直行为橫行的問題也是这时發起討論的。（1904年出版的严复的《英文汉詁》是中国汉文橫排的第一部書，不过这書的所以橫排，是由于同英文混杂的关系，并不是有意識地主張把汉文改为橫行。最早提出橫行的是錢玄同，^⑧以后又發表了不少的討論文字。《新青年》杂志还想以身做則，从第六卷起改为橫行，但是因为印刷方面条件的限制，沒能实现。^⑨

毛主席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論》里对于五四以后到1921年以及1921年到1927年这两个阶段的革命运动的成就，作了科学的估計：

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时期中以五四运动为主要的标志。…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偉大的功劳。…^⑩

第二个时期，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为标志，繼續了并發展了五四运动时三个階級的統一战綫，吸引了农民階級加入，并且在政治上形成了这个各階級的統一战綫，这就是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陣地，曾經共同宣傳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張，共同反对了尊孔讀經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裝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話文。…由于这些，再由于苏联的援助，就取得了北伐的胜利。^⑪

这就是这八年里的革命运动的总结。書面語言的

① 教育部長章士釗一方面办《甲寅》杂志鼓吹讀經，一方面又操縱教育部部务會議，議決規定小学讀經。

② 《鲁迅全集》卷一，363頁。

③ 《五四时期期刊介紹》，183頁。

④ 这段历史可看黎錦熙《国語运动史綱》卷二，109—120頁。

⑤ 《晚清白話文运动》，21頁。

⑥ 四卷一期，《句讀符号》；五卷三期，《論句讀符号》。

⑦ 《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240頁。

⑧ 《論应用文字亟宜改良》第十三条，見《新青年》三卷五期。

⑨ 《新青年》六卷一期，73頁。

⑩ 《毛澤东选集》，670—671頁。

⑪ 《毛澤东选集》，672—673頁。

斗争是由这个革命运动所规定的了。

三 两个阵营两条路线

1927年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以后，中国就出现了革命和反革命两个阵营的武装对峙局面，革命武装部队开辟了广大的红色区域。在白区里又有广大的进步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着斗争，左联就是在白区奋战的一支文艺队伍。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组成了，但是两个阵营两条路线的对峙局面本质上仍然没有改变。这种局面直到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胜利才告结束。白话文在两个阵营得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遭遇。

苏区——左联——解放区 白话文在苏区和以后的解放区得到了广泛应用和健康发展。古田会议时，毛主席就曾经根据教育士兵、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需要，指示了很多当时条件所能实现的文艺工作方法……从那时起，文艺工作就是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①毛主席的文学与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在会议决议中反映出来了。从此，苏区就出现了崭新的人民文艺。尽管这种文艺在当时不能不是萌芽状态的，但是这却代表了正确的方向，是与毛主席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里所指示的工农兵方向相一致的。为工农兵的文艺又是战士创作的文艺，这就规定了语言的通俗平易而又生动的特色，这也就是苏区和以后解放区的书面语言的风格的特色。从下面转录的战士创作的诗歌不难体会到这一点：

手榴弹^②

别看我是生铁蛋，
我的用处不一般：
不喝水来不吃飯，
冲锋陷阵能当先。
大家好好把我练，
投得准，打得远，
轟隆一声冒黑烟，
能顶几架轻机关。

苏区的报刊、教科书一开始就采用了白话。连公文、通告、法规也尽量地作到通俗化，例如192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的通告，全文都是白话的。^③

中央苏区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次围攻以后，在1932年3月26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④上有一篇报导，就完全用的是生动的白话文写成的，内中引用了国民党反动派头子们的“手谕”、函件之类，指出他们虽然被我们打得头破血流，却还在那里打着文言调子掉文呢。相形之下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下面是原文最后一段：

敌人的丧钟已在狂响着

同时，在我们这些伟大胜利的面前，敌人更加恐慌了。催促他们死亡的丧钟已在狂乱地敲响着。官兵在败残部时竟公开的嚷着：“我们九十师都被缴枪，真不得了！”白军五十二师五十九师被复灭后，蒋介石闻讯给陈诚的谕其中写道：“……惟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隐痛！”陈诚则于手谕之后写道：“……诚虽不敏，羞……”罗卓英则更在其给白军第十一师，萧乾函中写道：“……昨今两日抚视负伤回来之官兵，每忍泪不敢外流者，伤部下之心，繫部下之气耳！……英在今日已成党国之敌人……”同志们，我们的胜利给了敌人多么严重的打击啊！

我们的胜利，就是敌人的死亡，现在敌人还没有完全灭，还要竭其最后力量，拚死向革命进攻。我们要加倍努力，继续胜利的进攻，乘胜消灭快要死亡的敌人，取得最后胜利！

左联是一支在白区坚持革命斗争的文艺部队，虽然在地区上与苏区隔离开了，但是它的斗争是与苏区革命运动的方向一致的。进步作家团结在左联的周围，以鲁迅为旗手，与反动统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配合着革命运动完成了革命任务，鲁迅这时已经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⑤在左联成立时期，他独自担当了领导左联的任务。^⑥瞿秋白同后来和鲁迅一起负起了领导左联的工作。鲁迅先生出色地打击了当时各种反动的文艺主张，也抨击了以形形色色的提倡文言、复古、读经等逆流，使这些反动逆流的反动本质暴露出来，使青年不致于上他们的当。1930年开始了大众文艺论争以后，又展开了大众语文论战，在这两次论战中，左联起了巨大的作用。

左联一开始成立，就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⑦的方向。到1931年11月，执行委员会又通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指出“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⑧大众化的路线就要求大众

①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950年3月，105—6页。

② 《文代会纪念文集》，107页。

③ 原件存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

④ 原件存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

⑤ 《瞿秋白文集》，997页。

⑥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就和缺点》，见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76页。

⑦ 《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30年4月1日出版，引自中国人民大学编《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卷一，35页。

⑧ 《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92页。

的語言，所以決議里作了明確的規定：

第三、在形式方面，作品的文字組織，必須簡明易懂，必須用工人農民所聽得懂以及他們接近的語言文字；在必要時，容許使用方言。因此，作家必須竭力排除知識分子式的句法，而去研究工農大眾言語的表現法。當然，我們並不以學得這個簡單的表現為止境，我們更負有創造新的言語表現法的使命，以豐富提高工人農民言語的表現能力，正和在思想意識方面一樣。^①

瞿秋白同志對於漢語書面語言的健康發展是十分關懷的，他不但批判了胡適等人混淆白話和現代白話界線的錯誤，^②批判了全盘西化（實際就是洋八股）的偏向，而且正確地解決了“歐化”的問題。他認為詞法和句法，可以吸收外國語言的表現方法，但是一定要合於漢語自己的規律。^③他生動地寫道：

譬如說何以不寫：“她是一個寡婦，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她……”而一定要寫：“她是兩個女兒一個兒子的寡婦……”或者寫：“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的做着寡婦的她……”請問這是優美些麼？不見得。如果文藝應當是給平民群眾聽的藝術作品，那麼，這種歐化句子讀出來，簡直是極惡劣的中國話，一些兒優美意味也沒有。難怪“說書的”，“唱灘黃的”比“新文學家”高明！^④

他在《論大眾文藝》的卓越的論文里，首先討論了“用什麼話寫”的問題，他有許多卓越的見解：

總之，不但普通大眾文藝，就是“非大眾的普通文藝”，都不能夠用“周朝話”寫，都要反對用“墨子話”來寫，而且也並非要用“明朝話”來寫。而要用現代人的普通話來寫——有特別必要的時候，還要用現代人的土話來寫（方言文學）。^⑤

瞿秋白同志關於語言的理論，固然在個別論點上有偏向，^⑥但是他有許多新的認識，在當時的確是先見的：（1）他對漢語吸收外來成分的見解是精當的，符合毛主席後來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提出的學習語言的精神。^⑦（2）他對於漢語的規範化有着比較明確的要求，他希望漢語健康地發展下去。（3）“大眾語”的問題是他首先提出來的，這就給兩年以後展開的大眾語論戰準備了理論基礎。

1934年展開的大眾語文論戰，一方面是由于要反對當時的汪懋祖之流的提倡讀經和小學教文言文的復古運動，另外也是由于革命深入的需要，要求白話文更接近廣大人民群众的口語，使文藝的形式能夠更接近人民。胡適對於這個論戰採取了潑冷水的手段，他寫了一篇《大眾語在哪兒》，譏諷提倡大眾語的人“自己說不會說大眾的話，不會作大眾的文，偏要怪白話不大眾化”。並且猖狂地叫嚷着“拿出貨色來看”。^⑧魯迅先生馬上給以還擊，指出“反對者是沒有發命令的權利”的。魯迅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雖是一個殘廢人，倘在主張健康運動，他絕對沒有錯；如果提倡纏足，則即

使是天足的壯健女性，她還是在有意的或無意的害人。”^⑨魯迅先生就這樣有力地揭穿了胡適的毒計。

由提倡白話文而到提倡大眾語，這標誌着漢語書面語言發展的两个階段。五四初期白話文還只是知識分子的交際工具，這時，是要它為廣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了。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解放區擴大了，文藝隊伍也擴大起來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了。這個講話不只總結了蘇區以及左聯的文藝理論和實際鬥爭的經驗，批判了這種那種的非無產階級文藝思想，解決了五四運動以來的文藝理論問題，而且明白地規定了文藝為工農兵的方向。講話還要求作家改造思想感情，學習群眾語言。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地實踐了毛主席指示的方向。趙樹理同志等人當時就是這些文藝作家的代表人物，他們成功地運用了人民群众的語言。周揚同志在文代會的報告里指出：

解放區文藝的內容是新的，而且也正因為內容是新的，在形式方面也自然和它相適應地有許多新的創造。這首先表現在語言方面。“五四”以來，進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止一次地提出過與討論過“大眾化”“民族形式”等等的問題，但始終沒有得到實際的徹底的解決。直到“文藝座談會”以後，由於文艺工作者努力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努力學習工農群眾的語言……語言是文艺作品的第一个因素，……趙樹理的特出的成功，一方面固然得力於他對於農村的深刻了解，……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了高度的思想價值；另一方面也是得力於他的語言，他的語言是真正從群眾中來的，而又經過加工、洗煉的，那麼平易自然，沒有一點矯揉造作的痕迹。^⑩

要求學習人民群众的語言，在運用時還要加以提煉，這就具有了規範化的傾向。

黨對語言的純潔、健康的關懷，更具體地表現在解放區的語文課本上。1945年陝甘寧邊區教育廳新編一套《中等國文》，這套課本的特色是：（1）有明確的教學目的——“關於本書的七點說明”里明確提出：“本書確認國文教學的基本目的，是對於漢語語文的基本

① 《一九三一年中國文壇的回顧》，見《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乙編，93頁。

② 《瞿秋白文集》卷三，636頁。

③ 同上，648—9頁。

④ 同上，649頁。

⑤ 同上，860—1頁。

⑥ 《瞿秋白文集序》，4頁。

⑦ 《毛澤東選集》，858—9頁。

⑧ 《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卷四，551頁、543頁。

⑨ 《魯迅全集》卷五，447頁。

⑩ 《文代會紀念文集》，76頁。

規律主要用途的掌握。”(2)在編排上也與教學目的相適應，全書共六冊，每冊三十課，每五課為一單元，前四課是選文，末一課是語文規律的說明。(3)語文規律包括了“說與寫”“應用文”“詞和句”“修辭”等內容。(4)“選文內容絕大多數是新民主主義的”，^①這就顯現了理論結合實際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意圖。(5)“偶然也選一兩篇比較舊的東西”^②，但是可以看出，這是本着古為今用的態度的。(6)課文絕大多數是白話文的。

國民黨的反動措施 國民黨反動統治者在文藝鬥爭上是無能為力的。他們對付左聯的辦法是封鎖，是檢查，最後又使出了屠殺進步作家的殘酷手段。對於白話文，不但沒有認真地提倡，反而暗中慫恿文言文的復辟，在國統區里，文言文一直仍有廣大的應用場所。成仿吾同志在1934年曾經這樣指出過：

離開文學本身，在文學可以影響的範圍內，也有幾宗現象可以注意：

- 甲、各大書店現在還出文言教科書，
- 乙、許多國語教科書尚多不通的語句，
- 丙、新式標點（指標點古書——本文作者注）還在流行，依舊在亂點。^③

事實也正是這樣。雖然在1933年頒行的“初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里規定了語體文與文言文的比重為“7:3,6:4,5:5”；高中課程標準規定為“語體文言分授”。但事實並未認真貫徹。這情形一直持續到抗日戰爭勝利。國民黨系統的正中書局出版的國文教本更是根本不遵守這個比重的。1935—36這兩年出版的高中國文（葉楚傖主編，汪祖懋、叶溯中校閱），一至六冊全部都是文言文。1948年出版的《初中適用國文精選》（汪懋祖復選，汪定矣、許夢因選注），五六兩冊選文都是四十篇，白話文只各選了十篇，只占四分之一。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反動政府不只是暗中支持中學教文言文，而且明目張膽地規定要寫文言文。1942年國民黨教育部審定的國定課本《初中國文》的“編輯要旨”里就明白提出：“本書系精讀教材，其教學目的在於熟誦，務期因此充分達到訓練學生獲得運用語體文或文言文敘事、說理、表情達意之技能。”為了達到進一步加強反動統治，國民黨教育部這時還頒布了統一教本的命令。^④

國民黨反動政府沒有認真推行白話文教學，從下邊兩件事更可以得到證明。1)《國文雜誌》第一卷二期上發表了一個初中三年級學生的來信，說：“我們所讀的國文，不是一篇傳，就是一篇墓誌銘，……作文得作文言……”2)解放以後，中學採用了新華書店的國文課本，里面白話文選得多，文言文選得少，北京的語文教師許多人都感到白話文沒法教，當時曾經作為一個專題來研究。

白話文在課本里不但比重少，不被重視，而且所選的白話文，規範性也極差。《國文月刊》上也發表過批評的文字。例如有人曾舉出課本中許多類似下面這句的歐化病句：^⑤

他睡在一間胡亂叫做書齋的房中一張藤躺椅上，那樣子看去，可以稱為是午後二時光景的夏天的打扮。……什麼叫語言的純潔和健康，國民黨反動統治者是根本不懂得。

報紙的書面語言，更是文言的根據地。瞿秋白同志就曾經寫文諷刺過。^⑥後來他又寫了《中國文學古物陳列館》^⑦一文，把當時報紙的書面語言分為：(1)書房里的文腔，(2)小西崽的文腔，(3)戲台上的文腔，(4)洋翰林的文腔。各選了“代表作”以為例証。這種文腔概括了當時國民黨系統反動報紙的書面語言實際情況，而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國民黨反動政權徹底打垮為止。

毛主席對於1927到1937的十年間的革命形勢作了分析，指出“這一時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圍剿’，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時期。這時有兩種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也有兩種革命深入：政治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⑧革命與反革命兩個陣營兩條道路也反映在對待書面語言的態度上。黨所領導的抗日戰爭爆發以後，階級關係雖然有了新的改變，這種兩個陣營兩條道路的鬥爭仍然是存在着的。書面語言在國統區和在解放區依然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情況。

四 全國解放帶來了白話文的徹底勝利

白話文真正地成了唯一的書面語言，這是解放戰爭勝利以後的事。

在報刊雜誌上，現在已見不到文言文了。中學教材雖然還保留着小部分的文言文作品，但那是為了“受祖國文學遺產”的目的，不再是要求中學生熟讀以到模仿文言文的目的是。語文教學承繼了解放區的優良傳統，注意語文規律，思想政治教育 and 理論結合實際。

應該特別提出的，是黨對於語言規範化的重視。黨為了號召全國人民在運用語言，尤其是書面語言時

①② 見該書前附的“關於本書的七點說明”。

③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見《中國現代文學史考資料》卷一，192頁。

④ 《中小學國定教科書編纂之經過及其現狀》，見《華教育界》復刊第一卷，第一期，96頁。

⑤ 見《國文月刊》17期，20頁。

⑥ 《瞿秋白文集》卷三，593頁。

⑦ 《瞿秋白文集》卷三，693頁—696頁。

⑧ 《毛澤東選集》，673頁。

注意到語言的規範，為漢語規範化而努力，《人民日報》在1951年6月6日發表了《正確地使用祖國語言，為祖國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的社論，同日起又連續了呂叔湘、朱德熙的《語法修辭講話》。

漢語規範化的問題實質，早從五四起就接觸到了。如“譯名統一問題”、“吸收方言”和“吸收文言成分”問題，“要講求文法”等，都提出討論過，但那時還不可能意識到“規範化”。全國解放以後，大家學習了蘇聯的經驗，這才把漢語規範化問題明確地提出來。1955年在北京召開了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更把這一工作推向了新的階段。

在這裡，我們應該特別指出，學習毛主席關於運用語言的指示的重要意見。毛主席不只在自己的作品里，出色地運用了語言，給我們提供了運用語言的範例，而且他不只一次批判了不正確的文風，要求我們努力學習語言，此外，還指示了學習語言的道路。

祖國的飛躍發展，也要求我們的書面語言迅速發展與它相適應，而白話文的健康發展又需要政治力量的支持和領導。魯迅先生在討論大眾文藝時曾經說過：“總之，多作或一程度的大眾化的文藝，也固然是現今的急務。若是大規模的設施，就必須政治之力的幫助……”^①現在政治幫助這個條件已經具備，現代漢語書面語言的高度發展和日益豐富日益純潔健康，是完全可以預料的。

五 五四以來漢語詞匯的發展

前文提到，五四運動不但在政治上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而且把文化革命也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四十年来，漢語詞匯所以得到空前的豐富發展，這是一個根本原因。同時也証明了斯大林所說的下面這番話：

語言的詞匯對於各種變化是最敏感的，它幾乎處在經常變動中。

工業和農業的不斷發展，商業和運輸業的不斷發展，技術和科學的不斷發展，就要求語言用工作需要的新的詞和新的語來充實它的詞匯。語言也就直接反映這種需要，用新的詞充實自己的詞匯，並改進自己的文法構造。^②

四十年来漢語詞匯的驚人發展，鮮明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人民的社会斗争與生產斗争的過程；在四十年来漢語詞匯的發展中充分反映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所發揮的無比的雄厚力量。

五四以來漢語詞匯發展的總方向是：詞匯越來越豐富，詞義越來越精密，用詞越來越規範。以下分別來談一下。

詞匯的豐富 詞匯的豐富首先表現在外來詞的吸收方面。外來詞是指音譯詞與日語借詞。反映西洋文

化與生活，尤其是反映工業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音譯詞，在戊戌變法運動時期就已經大量地出現，如“斯賓塞”、“盧梭”、“巴力門”、“托拉斯”、“烏托邦”等。音譯詞一開始就被納入漢語構詞規律當中，除了語音和一部分詞的意義有所改造以及外語的形態也被去掉之外，它們還可以：（一）按漢語規律簡稱（限人名、國名等專稱），如“俄、普、奧”。（二）做為詞素按漢語構詞法構詞，如“歐洲”、“英人”、“北美合眾國”、“東亞”。但是起初也有一些不合理的現象，如把“格羅士亞”簡作“格羅”（新民叢報7號），把“阿里士多德”稱作“阿氏”（新民叢報7號）等。五四運動以後，一方面逐漸消滅了這些不合理的現象，一方面又大量地吸收了或應用了新的音譯詞，如“德謨克拉西”、“賽因斯”、“蘇維埃”、“普羅列塔利亞”、“布尔什維克”、“法西斯”、“斯大漢諾夫”、“盤尼西林”、“喀秋沙”、“習明納爾”等。這些音譯詞，一部分曾流行一時即為“意譯”詞所代替，一部分則比較穩定地進入漢語詞匯之中。

日語借詞也是自戊戌變法運動時期就大量出現的，如“政治”、“法律”、“軍國主義”、“法則”、“電信”、“要素”等。這些詞，除了一小部分日本音譯的外來詞以外，都是日本用古漢語詞或漢字對歐美語詞的“意譯”詞。它們是用漢字構成的，用到漢語里以後，每個音節仍都有意義可尋。因此，五四以後，日語借詞一方面增多起來，一方面十分牢固地納入漢語詞匯體系之中，以致令人難以感覺出它們是外來詞，由於它們是用漢字構成的，也沒有必要認為它們是外來詞了。^③

詞匯的豐富也表現在反映外來事物及本國新事物的新詞大量地產生上。例如：廣播、電扇、工農政府、解放區、代耕、土地証、互助組、積肥、原子彈、氫彈、火箭、人造衛星、人民公社、敬老院、試驗田、多面手。

在一些有生命的文言詞語的保留和創造性的運用上，也表現了詞匯的豐富。例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愚公移山”、“乘風破浪”、“人定勝天”這樣的成語，已成為革命運動中鼓舞群眾的口號。大躍進以來，甚至一些歷史上的名詞如“羅成”、“穆桂英”、“黃忠”、“蛟龍”、“龍王”、“玉皇”等，也被運用於比喻而發揮了極大的表現力。

詞匯的豐富還表現在一些方言詞被吸收到普通話里。隨着交通的日益頻繁，革命運動的廣泛展開和革命文藝的創作，漢語普通話吸收了不少生動活潑的方言詞。

① 《魯迅全集》卷七，580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譯本。

③ 因此，下文有些地方把日語借詞當作漢語的新造詞。

在詞汇丰富的同时,汉语也迅速地發展了自己的构詞法。五四以来汉语构詞上有着显明的新的特征。

第一,汉语的句法构詞法的能产力迅速增强。例如:(1)原来构詞能力極弱的主謂結構空前活跃起来,产生了大批的新詞,象“自在”、“自为”、“自觉”、“自愿”、“自发”、“主动”、“主导”、“国有”等。(2)三音节的偏正結構成为最能产的类型之一,造成的新詞象“發动机”、“播种机”、“收割机”、“增長量”、“开采量”、“傳声筒”、“可怜虫”等。(3)后附介詞詞素化的新类型得到發展,造成的新詞象“認識到”、“考虑到”、“关系到”、“敢于”、“便于”、“基于”等。此外,并列結構、状动結構、动补結構、动宾結構的能产力都大大加强。

第二,附加詞冠詞綴的新构詞方式的能产力越来越强。例如:(1)加詞綴“者”。象“記者”、“創造者”、“剝削者”、“殖民主义者”、“复仇主义者”等。(2)加詞綴“家”。象“作家”、“科学家”、“發明家”、“音乐家”、“預言家”等。(3)加詞綴“手”。象“舵手”、“射手”、“多面手”、“紅旗手”等。(4)加詞綴“員”。象“党员”、“团员”、“售貨員”、“服务員”、“司机員”等。(5)加詞綴“性”。象“历史性”、“規律性”、“决定性”、“正确性”、“不可避免性”等。(6)加詞綴“化”。象“毒化”、“計划化”、“公社化”、“地下气化”、“公有化”等。(7)加詞冠“非”。象“非人的”、“非教徒”、“非党员”、“非重点”、“非本質”等。(8)加詞冠“反”。象“反封建”、“反鉄托”、“反侵略”、“反浪費”、“反官僚主义”等。这些詞綴詞冠中,如“員”是戊戌时期从日語借来的,但新民丛报把“陆軍員”同“陆軍人員”互用,把“战时員”同“战时人員”互用,也显然还不是真正的詞綴,它成为正式詞綴都是五四以后的事。“手”在汉语中虽然早就构成了“水手”等詞,“者”“家”“性”“化”“非”等虽然也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有了詞綴詞冠的用法,但大量的应用也都是五四以后的事。因此,汉语的詞綴詞冠可以說是五四以后才定型而大大發展起来的。它們丰富了汉语的构詞法,給汉语的构詞带来了極大的机动性。

第三,一部分偏正結構的中心詞素,受外語詞綴的影响,也有了詞綴化的傾向。例如:(1)“主义”。象“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霸权主义”、“希特勒主义”、“修改边界主义”等。(2)“阶级”。象“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統治阶级”、“被統治阶级”等。(3)“派”。象“右派”、“促进派”、“观潮派”、“反动派”、“知难而退派”等。(4)“品”。象“产品”、“廢品”、“印刷品”、“农业品”、“附屬品”等。这些詞素象“主义”“阶级”“派”本是譯的外語詞綴,但是它們还能单独用为一个詞而意义不变,因此还不是真正的詞綴。“品”本是个固有的詞素,但是还有一个和它同义的詞素“物”,原先构詞时用“物”用“品”本无一定,最近却有一律用“品”的傾向,如

“产物”、“印刷物”、“农产物”等詞中的“物”都为“品”替了。①这种现象就說明了“品”正在趋于詞綴化。这种傾向的中心詞素还有很多。

第四,縮簡的形式大量运用起来。例如:“帝”、“支前”、“保秋”、“鎮反”、“土改”、“市人委”、“委”、“工运”、“联大”、“基建”、“三反”、“四害”、“五”等。这些縮簡形式使詞語的运用达到極其簡練的地步,只要意义明确的,就会逐渐凝定。此外,还有从国歌訣形式来的新的并立格的縮簡,例如“水、土、种、密、保、工、管”,“本着全国一盘棋和讓、授、拼精神”,“商业工作的主要环节是購、銷、調、存”,“鞏了鍛、鋤、剪、冲、鉗、鑽等多种技术”。这种并立格縮簡,繼承了国歌訣簡明扼要容易記憶的优点,将在前各种具体措施的口号中一天天多起来。

詞义的精密 随着构詞法的發展,汉语的多音就日益多起来。本来汉语詞汇就是由單音向多音,尤其是双音發展着的,句法构詞能力的加强和詞綴增加,又加快了这种發展的速度。

詞的双音化和多音化,本是为适应事物概念越来越复杂的情况而产生的。事物概念越复杂,詞义就越精密,原有的單音詞就不足以滿足这种要求了。例如把“美国”“境内”說成“美”“境”(新民丛报7号),把“世紀”說成“世”(同上),把“导火綫”說成“导”(申报1919,6,2),意义上就容易造成錯乱,双音化或多音化就可以减少这种含混不清的现象。

但是汉语詞义的日益精密,并不仅依靠詞的形式的复杂,它主要表现在詞义本身的發展变化上。

詞义的發展总是向着扩大与縮小两方面②进行的。詞义的扩大使一些相通的概念的表达統一起来,也造成詞义部分交叉的现象,因之同义詞就大量地产生,这就使差別極其微小的概念能用不同的詞表达来。五四以来在詞义扩大方面最显著的现象是(1)詞义的引申受着翻譯的影响迅速地进行着。例如“深刻”一詞原来指“印象很深”,而近来引申出“深入”(如“深刻的認識”)“深厚”(如“深刻的友好关系”)“深远”(如“深刻的意义”)等意义。“头等”一詞本义是“第一等”,近来引申出“最”的意义,可以說“头等重要”了。(2)詞的比喻义大量被运用。例如:“劳动果实”、“苦水”、“大翻身”、“思想包袱”、“思想武器”、“侵略的

① 用詞素“物”和用詞素“品”的,有的同时被保留下来,如“廢物”、“廢品”,“作物”、“作品”,則意义有时有了差別或根本不同。

② 关于詞义的变化,还有詞义的轉移现象,因为已及到构造新詞的問題,故从略。

“打倒野心狼”、“小麦衛星”、“工业抗旱”、“鋼鐵大丰收”、“政治挂帅”。

詞义的縮小会使詞义更具体更明确。譬如“司令”原来可做“賦稅”、“工程”、“郵政”、“印花”、“監獄”、“學校”、“慈善事業”等方面領導人的職稱，後來就專做軍事首長的職稱了。“領袖”一詞原來是大小單位的領導人的一般名稱，一个小村一小群人的首領都可叫“領袖”，現在則專指國家或政黨的領導人了。

詞义的精密还表现为詞的色彩的变化。隨着事物的紛繁和人民文化的提高，許多精確的科學專用詞轉為通用詞。代替了一些含混的不精確的詞語。隨着事物本身的發展和人們對事物認識的發展，許多詞的意義深化了，許多詞的感情色彩也因之轉變了。例如：“藝人”在舊社會是賤稱，解放後則成為對曲藝工作者的尊稱。“清高”在舊社會是褒義的，在新社會就成了貶義的。其他如“資本家”、“地主”、“功名”、“富貴”、“升官”、“發財”、“農民”、“工人”等都有這樣的變化。大抵近以來許多成語也有了這種變化，如“千方百計”、“挖空心思”、“吹毛求疵”、“班門弄斧”、“標新立異”，以前只是貶義的，現在也可用為褒義的了；“知難而退”、“四平八穩”，則是由褒義轉為貶義的。這都使漢語的詞義越來越精密，從而豐富了漢語的詞匯。

用詞的規範 語言的規範“這是一種歷史現象，這種現象是受着人民文化發展的一般狀況和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所制約着的”。①漢語詞匯，四十多年來就在人民文化的發展中按着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逐漸趨於規範。四十多年來，一些優秀的學者和作家都在尋求着他們表達思想的最完善的形式，也有力地促進了這種規範。解放以後，黨的語言規範化政策更有力地推動了詞匯的規範。有關漢語詞匯規範化的主要原則都已經體現現在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的文件中，這裡只談詞匯在人民文化的發展中依據漢語發展的內部規律逐步規範化的一些具體情況。

第一，一些結構不固定的詞逐漸凝定。拿并列結構的詞來說，原來許多詞素次序不固定的，現在多半已經凝定了。凝定的結果有二：(1)次序固定之後，另一種次序的被淘汰。例如：“人民”和“民人”、“聲音”和“音聲”、“戰爭”和“爭戰”、“意志”和“志意”、“權利”和“利權”、“責任”和“責職”、“見識”和“識見”、“介紹”和“紹介”、“審判”和“判審”、“印刷”和“刷印”、“增加”和“加增”、“野蠻”和“蠻野”、“共同”和“同共”、“反倒”和“倒反”，都是後者被淘汰。(2)分化為意義或色彩不同的兩個詞。例如“和平”和“平和”原來都可做“戰爭”的反義詞，也可形容人的性情，現在“戰爭”的反義詞只用“和平”，而形容人的性情則多用“平和”了。“決議”和“議決”原來都用作動詞，為“會商決定”之意，現在則動

詞只用“議決”，而“決議”轉為名詞，指“通過的議案”了。其他如“到達”和“達到”、“考查”和“查考”、“過渡”和“渡過”都分化為意義不同的詞。現在還有一些沒凝定的詞如“泉源”和“源泉”、“代替”和“替代”、“緊要”和“要緊”等，同五四前比較已是為數不多了。在規範化政策的促使下，它們將更快地趨於凝定。并列結構的詞如此，其他結構也是如此。

第二，關於譯借詞規範主要有兩種情況：(1)音譯詞同新造詞或日語借詞并行的，前者多為後二者所代替。例如“德律風”為“電話”代替，“披亞諾”為“鋼琴”代替，“德謨克拉西”為“民主”代替，“巴力門”為“議會”代替，“康拜因”漸為“聯合收割機”代替，“習明納爾”漸為“課堂討論”代替。也有并存下來而且將要并存的，則是因為它們的色彩有了不同的緣故。也有音譯詞代替了新造詞的，則是因為新造詞不符合原意的緣故。(2)不同的譯音或不同的寫法逐漸趨於統一。例如：“巧克力”、“巧古力”、“巧格力”、“朱古力”、“朱古律”、“查古律”、“查古列”、“諸古力”②逐漸規範為“巧克力”。“黑格爾”、“黑智爾”規範為“黑格爾”，“西伯利亞”、“西比利亞”規範為“西伯利亞”，“匈牙利”、“匈加利”規範為“匈牙利”，“沙發”、“沙法”規範為“沙發”。也有兩個不同譯音并存下來而且將并存的，如“馬達”和“摩托”，則是因為給它們賦予了不同的意義。

第三，新造詞(包括日語借詞)的規範主要有三種情況：(1)表達同一事物的許多新造詞逐漸規範為一個。例如：“計學”、“平準學”、“生計學”、“經濟學”、“政治經濟學”逐漸規範為“政治經濟學”。“群”、“人群”、“社會”漸漸規範為“社會”。(2)因詞素不同而產生的絕對等義詞逐漸規範為一個。例如：“農民”和“農人”規範為“農民”，“編譯”、“輯譯”規範為“編譯”，“破壞”、“破毀”規範為“破壞”，“遭遇”、“遭逢”規範為“遭遇”。(3)生造詞不斷地被取締。例如“論究”、“討究”(均“討論研究”義)、“結組”(“組織”義)、“明識”(“明確認識”義)都一出現就被取締。最近在文風的討論中，許多作品的生造詞語現象都受到指責，這些意義不明確的生造詞將難以進入漢語詞匯之內。

此外，文言詞的規範，實際上是書面語言中文白兩種成分的鬥爭過程。方言詞的規範，從五四文學革命一開始的時候，就受到重視。大眾語的討論雖然帶來了一些方言文學作品，但等到毛主席文藝座談會講話發表以後，單純追求方言形式的傾向就得到了糾正。

① 加爾基納-費多魯克：《現代俄語詞彙學》，中譯本，8頁。

② 高名凱、劉正琰：《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178頁。

六 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的发展

說到汉语书面形式的语法方面,从五四到现在,四十年来的变化也是巨大的。誠然,“語言的文法构造比語言的基本詞汇变化得更慢”,但是它还是在“逐漸發生变化,它逐漸改进着,改良和改正自己的規則,用新的規則充实起来。”^①可是,这是就一般的情况說的;如果是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就会加快速度。五四以来,汉语语法在不到半个世紀的过程中就起了巨大的变化,正好可以說明这点。

四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关系、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伴隨着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逐步發展、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傳播的逐步扩大,已經發生了和正在發生着巨大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的需要,汉语就不能不引起新的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書面語方面,这种变化就更显得突出、鮮明。——新的詞法产生了,新的句法产生了。汉语語法规律更加准确、精密、丰富起来了。从汉语语法發展史上看,这一时期的变化是值得我們給予足够的重視的。

在詞法方面,起了些什么变化呢?例如下列几点就應該注意:

他称代詞的“性”的分化——“性”这种語法范疇在汉语原本是不存在的。但为了把話写得更准确些,五四以来,这个他称代詞在書面語上也就逐漸具有了“性”的范疇。就是阳性:他,阴性:她,中性:它(或牠)。②例如:

她对于他已經是外人;而他对于她又何尝不是外人呢?
(契訶夫:《好人》,瞿秋白譯)

有一天他送她回家,他便和她說愛她,願意和她結婚;——她身体一搖,仿佛他打了她一下,他也被她一吓。(高尔基:《时代的牺牲》,瞿秋白譯)

这就不难看出,書面上,这种他称代詞“性”的分化的必要性了。

介詞“的”的分化——“的”是汉语中的一个特別介詞。为了讓它能够更清楚准确地表示出詞語之間某种特定的关系来,从五四起,書面語就也給了它一个新的分化规范:“的”表示一般的定·名关系;“底”表示領屬性的定·名关系;“地”表示状·动(或形)的关系。③例如:

春天,太阳很燦爛地光耀着;因此,大家很欢乐,甚至于陈旧的石头房子上那些窗子底玻璃,都暖融融地含笑。
(高尔基:《时代的牺牲》,瞿秋白譯)

如果不分化,在某些場合就容易引起誤解:

一到奴隶社会后期,……奴隶們竟亲手写起文学作品来,这样似乎可以称之为奴隶文学了。不过,这个名詞是很不通的,如果說“奴隶的文学”,不就等于說它是“主子底文学”么?如果說“奴隶底文学”,則一个有主

子有奴隶等等階級的社会里,那里会有代表奴隶的文学出来呢?(書)

“的”和“底”分化的道理就在于此:“的”和“地”呢?也此,但多关系于結構成分的确切化:

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沒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較好一点,特别是紅軍的給养使之比較地充足一点,迫切地需要的。(毛澤东:中国紅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这“困难的比較地”的“地”如果不和“的”分化,仍照老習慣,混着用,这“比較”究竟是定語还是状語就不确定了。

以上兩項所談的“他”“她”“它”“牠”在口語里是一样的,“的”“底”“地”在口語里也是一样的。它們分化对書面語言來說,是一种丰富現象。其中“的”“底”的分化似乎还不稳定,有些人还不这样用。“他”和“牠”有再进一步分化的趋势。

构形詞尾的發展和变化——用“們”表数(多数)范疇,用“着”“了”等表体的范疇,在近代語本來就已产生了。但五四以前确实还是很不完美的,五四以后才有意識地讓它范疇化、规范化。可先看一个旧例

桂英:方才这“二位”叔父是甚等人?蕭恩:兒同的“他”?桂英:正是。蕭恩:“他”本是江湖“二豪俠”,李悅榮就是“他”;蟒袍玉帶不願挂,“弟兄双双”走天涯。(京剧“打漁杀家”)

明明是多数,但也只用个“他”来表示,这在某种場合会引起誤会的。这种脫略形式的現象,在五四以后典范作品中一般地說来就看不到了。④不但如此,就在不致引起誤会的場合也往往要粘个“們”尾表示数,以便从形式上保障表达的准确性:

写党八股的人們,却总是想写給許多人看的。这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毛澤东:反对党八股)

現在延安有些人們所主張的作为所謂文艺理論基础的“人性論”,……是完全錯誤的。(毛澤东:在延安文藝座談会上的講話)

人們能發現这些法則,認識它們,研究它們,在他們的行动中估計到它們,利用它們来为社会謀福利,但人們不能改变或廢除这些法則,尤其不能制定或創造的科学法則。(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中本)

“們”尾而外,就是“着”、“了”等: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譯本,3頁。

② 关于這個問題,請參看《汉语語法教材》第一編名詞性別簡論,33頁。

③ 詳細論述,請參看《汉语語法教材》第二編介詞章。

④ 參看同上書“稱謂代詞單数的多数化”,75-76頁。

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东方，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也“接近”着胜利的时节。(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

若在旧白话，这些“着”尾当然是可以都不用的，现在用上就使汉语动词的“体”的范畴逐渐确定下来；至于“着”“了”交错着用，那就更可以看出这种词尾发展的需要，这种概括而精确的表达法，在旧白话中简直是沒有的：

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

瞿秋白同志说：

现代的中国话显然已经有字尾的言语。

……而字尾的丰富，可以使言语文字的表现力加强，现表的意思更加精确。①

这话是可以肯定的。

词法上的变化是如此(虽然仅仅是举例性质)，句法上的变化怎样呢？可以说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就是说，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和进步。这种变化，概括说来，下列几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句法结构更完整化了——作为句子构造骨干成分的主语、谓语、宾语等，特别是主语不再随便省略了。这就从形式上保障了句子作为交际工具的准确性。下边引一段话为证：②

中国政府在7月19日，为英国侵略约旦和威胁伊拉克共和国的战争挑衅行为，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中国政府警告[英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其侵略行为，并从约旦撤出其侵略军队]。中国政府还表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挑衅行为，绝不会袖手旁观。]

在这之前，苏联政府于7月18日就美英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事件发表声明，要求[美英政府立即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它们的侵略军队]。苏联政府在声明中还表示，[苏联不能对在其国境邻近地区发生的侵略行动置若罔闻，它将不得不为苏联的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而采取必要行动]。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在18日发表的演说中也宣布，[阿拉伯人民将拿起武器来保卫伊拉克取得的胜利，保卫阿拉伯民族主义]。

这几天，中国人民、苏联人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阿拉伯国家的人民以及亚非国家和世界其他各处的人民，都连日举行强大的示威游行，抗议美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并表示[全力支持伊拉克、黎巴嫩、约旦人民]。

显然，世界上真正爱好和平和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已经开始行动起来。这个行动是[为了]要制止美英帝

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挑衅[了]，[为了]保卫各国人民神圣的民族独立的权利[了]，[为了]保卫中东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了]，

[美英帝国主义合伙侵略中东国家]，已使中东和全世界的和平[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美英帝国主义在先后派兵侵占了黎巴嫩和约旦之后，正继续向这两个国家增兵。它们的侵略武装正匆忙地向土耳其、塞浦路斯、亚丁以及东地中海的海面集结。美英的侵略目标正指向伊拉克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它们妄想[在黎巴嫩和约旦站稳脚跟之后，来进一步扑灭整个阿拉伯东方和亚非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美英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行动和狂妄野心，是对所有爱好和平和独立的国家和人民的挑战。(人民日报社论：不能袖手旁观)

这么长的一段话(共十四句)，竟沒有一句在句法构造上是脱略形式，让读者去“以意逆志”的，这就可见汉语句法构造形式的日趋形式化、完整化了。

句法构造更复杂化了——伴随着认识的日趋深化，思维的日趋复杂化，作为思维表达的物壳外壳的语言，构造也就必然要日趋精密化、复杂化，这种现代化的精密的、复杂的思想，已经不是从前手工业生产时代所惯用的四个字一句的短句子所能够表达得了的。五四以来，长句子的增多，乃是时代的要求，实际生活的要求，这是必然的趋势。下边略举几例说明：

“一个以滚珠轴承化为中心的发明创造与推广使用相结合的所有的工具、改革运动的”高潮，正在各地形成。(人民日报社论：大搞工具改革)

“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乡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上是长定语例。

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同上)这是长在状语例。

很明显的，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

(下转181页)

① 参看瞿秋白《罗马字的中文还是肉麻字中文？》见《文集》第三卷，659—660页。

② 为了说明这段引文的语法成分，这里用“加线法”分别在各成分下面加线表示，即字下加一的是主语，加二的是谓语，加三的是宾语或补足语，加四的是宾语的定语；另外，凡句中作骨干成分的子句或短语，一律加「」号，其中若遇原文本有的引号，便改为『』号。

五四以来汉语词汇的一些变化

伍 民

五四运动是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运动,同时又是一个文化革命运动。就政治上说,它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并且从1921年开始,在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给中国的革命运动带来了新的局面。

就文化上说,五四运动是我国传播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和先进的文化思想的开始。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这一长时期内,可以说是中国传播日本和欧美资产阶级文化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而到了五四时期,当时一些进步的知識分子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在中国传播馬克思列宁主义,给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思想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当时,一部分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識分子如李大釗、瞿秋白等人广泛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苏联的进步文化。李大釗在十月革命刚成功的时候,就写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分析了世界形势,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以后瞿秋白等人都先后通过著述和翻译,介绍了苏联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例如瞿秋白同志所著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就是中国最早介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初期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作品。他还翻译了许多列宁和高尔基的文学理论和苏联的文学作品。

五四时期开始的这些变化,不但引起了其后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巨大变化,而且给五四以后汉语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在五四以前,“文言”和“白话”在书面语言中处于并存的状态。尽管宋元以来出现了不少优秀的白话文学作品,而且以北方话为基础形成起来的“官话”,实际上已在口头上成了当时全民的交际工具,但是文言文在五四以前,仍然作为文学语言的正式书面形式而存在着。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才使白话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书面上开始夺取文学语言的地位。

白话文虽有較長的历史,但是它成为民族语言的最高形式的文学语言,还是在五四时期才开始的。在

五四时期,它还是处在成长过程的最初阶段,它还很不十分完善的;随着五四以后的社会发展,它才逐渐丰富和严密起来。可以这样说,从五四时期的“白话”发展到今天的普通话的过程,是汉语旧质要素不断消亡和新质要素不断积累的过程,是汉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就五四以来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情况,作一个简要的叙述。

二

语言反映社会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社会向前发展,语言也跟着向前发展,特别是语言的词汇,对于社会的变化最为敏感。斯大林同志说:“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就要求语言用工作需要的新词和新的语来充实它的词汇。”^①汉语词汇的发展情况正是如此。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社会一直处于不断革命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的语言里也就陆续出现了无数新词。

新词的产生反映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地列举,下面只能就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

从五四运动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事情是共产党的成立和党成立以后对国内外敌人的各种艰苦的斗争。能够直接反映这种种斗争的新词是很多的。例如1927年在党领导下建立了红军,于是出现了“士兵会”“边区”“游击区”“指导员”“长征”“指挥员”“战斗员”等等新词。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在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的情况下,又出现了许多新词,如:“八路军”“新四军”“决死队”“民兵”“三三制”“促进会”“敌后”“根据地”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并开展了大规模的建设,整个社会得到了空前的飞跃发展,反映在语言里就是出现了大量的新词。例如我国从1953年开始,国家对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就产生了“统购”“统销”等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文本,8页。

銷”等新詞；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上半年，實行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產生了“公方”“私方”“定息”等新詞；1957年提出整風後，就有“鳴放”“大字報”等新詞出現。大躍進以來更是產生了不少新的詞語，如“下放”“多面手”“評比”“綠肥”等都是。此外，如“大型”“工分”“规范化”等也都是解放後出現的新詞。這類例子，舉不勝舉。

五四以後究竟產生了多少新詞，現在還沒有人作過統計。就這些新詞的構成方式來看，它們都是合成詞，④構詞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例如：

- 1) 項目 部門 環節 爭取 醫療 審查 安裝
節約 鎮壓
- 2) 中醫 工地 油料 远景 教條 偏向 小型
車間 高度 潛力 事件 文件
- 3) 青年團 主人翁 黨委制 細菌戰 原子彈
群眾性 特殊性 決定性 思想性 藝術性
工業化 集體化 機械化 自動化 炊事員
教導員 管理員 輔導員 售貨員

1) 是聯合式，2) 是偏正式，3) 是混合式。這三種方式是現代漢語中新詞構成的主要方式。混合式中的“性”“化”“員”等的構詞能力特別強，有發展為造詞成分的可能。新詞的構成方式自然不限於上面三種。其他如“自滿”“國營”是表述式，“動員”“帶頭”“鼓掌”“建議”是支配式，“加強”“提高”“推動”“肅清”是補充式。

還有一些新詞，原來是詞組，因為它很常用，經過壓縮而成略語，久而久之，這些略語就當作新詞來用了。如“抗戰”是“抗日戰爭”，“整風”是“整頓作風”，“文工團”是“文藝工作團”，現在我們已把它們作為一個詞來用，很少人再說它們的全稱了。

新詞的產生只是詞匯發展的一個方面，五四以來詞匯的發展還表現在詞義的變化上。我們還常常用給舊詞增加新義的辦法，來表現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事物，這樣，原來的詞義就有了變化。詞義的變化，有三種情況：

1) 詞義的擴大。這些詞一方面保留了原來的意義，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新的意義，其中有一些是比喻性的。例如：

紅色、白色 原來都是指顏色，五四以後，我們則用“紅色”象徵革命，如“紅色政權”；用“白色”象徵反革命，如說“白色恐怖”。

衛星 原來指圍繞其他星球旋轉的行星，如“人造衛星”。大躍進以來，凡是在某方面作出了優異的成績，統稱為“放衛星”。其他如“(丟)包袱”“(扣)帽子”“(會)醞釀”“(思想)健康”等，都是由原來的具體意義擴大為表示一種比較抽象的意義(有人稱為比喻義)。這

是詞義擴大的一種現象。

詞義擴大的另一種現象，是從詞的原來意義里引申出一種新的意義。例如：

節目 原本指文章的章節項目，現在則經常用來指稱各種演出的項目，如“文娛節目”。

迷信 原來只把信仰鬼神稱作迷信，現在凡是盲目地相信某人或某種事務都稱為迷信。如“迷信專家”“迷信書本”。

基本 原來是“根據”的意思，現在則是指主要的、絕大部分的意思。如“我們基本完成了任務”。

“節目”“迷信”“基本”的引申義，我們現在經常用，三者的原義反倒比較少用了。另外有些詞則不然，我們不但常用它的引申義，也常用它的原來意義。如：

單位 我們一方面用它指計算事物數量的標準，如“度量衡單位”；另一方面，我們也用它指各機關部門。如“生產單位”“工作單位”。後者就是它的引申義。

元帥 我們原來只用它來指帶兵的高級統帥，如“彭德懷元帥”；大躍進以後，在社會主義建設飛躍的發展中，為了讓群眾容易了解哪些是建設中最主要的東西，是能夠帶動全面的東西，於是這個詞就有了新的引申義。如“鋼鐵元帥”“糧食元帥”等。

戰綫 我們原來只用它來指軍隊作戰的陣綫；五四以後同敵人的鬥爭逐漸普遍到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於是我們還用它指各種鬥爭的陣綫。如“文化戰綫”“思想戰綫”“經濟戰綫”，等等。

詞義擴大是現代漢語詞義變化中最常見的現象。這種例子非常多，如“業務”“收穫”“坦白”等都是。

2) 詞義的縮小。近四十多年來漢語詞義縮小的現象，應該說是比較少的。五四以後，少數詞義縮小的例子如：

地主 原來除指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的人以外，也可以用來指“主人”(如“地主之誼”)，解放以後，由於大家對“地主”這個詞的憎惡，就再沒有人用它來指“主人”了。

特務 原義是指擔任特殊任務的人或舊日軍隊中的伙食管理員。反動派為了鎮壓人民，專門豢養了一批暗中搞破壞活動的壞蛋，又不敢把他們的工作公開，於是也稱之為“特務”(這個意義的用法來自日本)。由於大家對這種人的憎恨，對一般擔任特殊任務的人就不再稱為“特務”，於是這個詞的詞義縮小了。

3) 詞義的轉移。有些詞從形式上看是個舊詞，但是它的意義卻完全改變了，舊詞所代表的意義現在根本不用了。如：

④ 音譯外來詞除外，見下。

檢討 原義指的是對某一問題的檢查研討，現在指的是自我批評。

書記 原義是指抄寫文書的人，現在則指黨團組織的各級領導人。如“黨委書記”“支部書記”等。

近四十年漢語詞義的變化，主要是詞義的擴大，詞義的縮小和轉移比較少見。詞義的擴大，使得一個詞具有多種意義，就其增加的意義來說，是同增加一個新詞相同的。它與一般新詞不同的地方，是在形式上採用了舊有的形式，在意義上也同原來的意義有一定的聯繫。詞義的轉移更應該說是新詞，因為它僅僅利用了舊詞的形式，在意義上同舊詞並無關係。詞義的縮小，則是原來詞義的部分死亡。

五四以來，詞匯的變化還表現在詞性的變化上。古代漢語中，單音詞兼類的現象是很常見的，如“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見《老子》），都是形容詞兼動詞。五四以來，兼類的現象則往往表現在雙音詞上。如“端正、豐富、密切、孤立、健全、粉碎”都是形容詞，可是現在可以作動詞用。如“端正學習態度”“豐富科學知識”“密切群眾關係”“孤立階級敵人”“健全革命組織”“粉碎敵人圍剿”。

隨着社會的發展，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一部分詞。總的說來，消失的舊詞遠沒有產生的新詞那么多。五四以來，消失比較快的主要是那些不符合新社會要求的詞。

隨着我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原來反映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詞慢慢在日常生活消失了，只在歷史敘述中才能碰到，如“租界”“淪陷區”“便衣隊”“童子軍”“中央軍”等。

我國革命勝利後，有些不符合新社會要求的職業取消了，反映這方面的詞，也就跟着消失了。如“當舖”“妓院”“交易所”“中人”“野雞”“僕人”等。

有些舊詞的消亡，跟社會性質的改變沒有那麼直接的聯繫，它們往往由於一些別的原因，被另外的詞代替了。這有兩種情形：一種是被另外一個跟它意義相近的詞代替了。如“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結束後為“解放軍”所代替，“黨團”改用“黨組”；另外一種是兩個詞的意義完全相同，只是詞素的次序不同，其中有一個逐漸被廣大的群眾採用，另一個則逐漸被人遺忘，到現在已經死亡了。如：“紹介→介紹”“征特→特征”“利便→便利”“納交→交納”“爭斗→鬥爭”“鑒戒→戒鑒”。

三

五四以後，漢語詞匯的變化還突出地表現在大量吸收外來詞和方言詞。外來詞大量地進入漢語同翻譯工作的普遍展開有關；方言詞大量地進入書面語言則

同白話文取得了文學語言書面形式的正式地位有關。下面分別加以敘述。

五四以後，蘇聯文化的廣泛介紹和傳播，引起了对翻譯工作的重視。瞿秋白同志曾經寫過《論翻譯》和《再論翻譯》等文章來說明翻譯工作者的任務和翻譯的重要性。他說：“翻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名著，並且有系統地介紹給中國的讀者（尤其是蘇聯的名著）——這是中國普洛文學者的重要任務之一。”^①他以為翻譯的任務“除了能夠介紹原本的內容給中國讀者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言語”（《論翻譯》）。^②他又主張“絕對用白話做本位來翻譯一切東西”。^③這些話明確地指出了翻譯工作在現代漢語文學語言形成上的重要作用。毛主席在《反對黨八股》中說：“要從外國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分。我們不是硬搬或濫用外國語言，是要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於我們適用的東西。因為中國原有的語匯不夠用，現在我們的語匯中就有很多是從外國吸收來的。……我們還要多多吸收外國的新鮮東西，不但吸收他們進步的道理，而且要吸收他們新鮮的用語。”^④翻譯外國著作，可以說是吸收外國詞語的唯一途徑。通過翻譯作品，我們把許多於我們適用的外國詞語吸收到漢語里來。由此可見，五四以來對於先進文化思想的介紹和傳播，不但為中國社會革命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並且為現代漢語的詞匯增加了一大筆財富，使現代漢語詞匯大大豐富起來。

五四以前，漢語的外來詞大都來自日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一些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和革命派，受到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企圖走日本的維新道路，選派了大批留學生到日本留學，這些留日學生就成了借用日本詞的主力軍。（編者按，甲午戰爭以前，通過科學技術著作的翻譯工作，還從歐美的資本主義國家吸收了不少新詞術語，不過使用未廣。）當時對西歐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文化著述，也往往通過日文譯本再譯成漢語，傳到中國。日語里許多名稱用漢字作為書寫符號的，漢語吸收起來比較方便，這也是當時的借詞大多數來自日本的原因之一。

五四運動以後，帝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遭到的破壞已逐漸恢復了，侵略的魔爪又伸到中國，重新加劇了對中國市場的角逐。特別是美帝國主義，極力培植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勾結殘余封建勢力向中

① 《瞿秋白文集》（二）（論翻譯），917頁。

② 《瞿秋白文集》（二）（論翻譯），918頁。

③ 《瞿秋白文集》（二）（再論翻譯），927頁。

④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858—859頁。

國人民進攻，更從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向知識分子灌輸奴化思想，這一時期外來詞的主要來源就變成了英語。從1927年建立革命根據地以來，由於政治、經濟的原因，外來詞的吸收形成了兩個不同的區域。在國統區，主要是吸收許多英語的詞，如“香檳、拷貝、撲克、吉普、尼龍、派克、維他命、華爾滋、賽璐珞、模特兒、法西斯、盤尼西林”，等等（這些詞本來不見得完全是英語的詞，但當時是從英語轉譯過來的）。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帝國主義奴化教育的影響和買辦階級媚外、崇外的結果，在當時所謂“上層”社會中還出現了一些不健康的語言現象。這些人為了炫耀自己的英語知識，以示文明和高雅，就故意不用漢語原有的詞，而代之以英語。例如漢語原來就有“小姐、先生”這些詞，可是偏要說“密斯”、“密斯特”；此外如把“手杖”說成“斯狄克”，“再見”說成“姑德拜”等等都是。這種現象，當時在“上層”社會中雖成為一時的風氣，但是，人民群眾拒絕它，這種不健康的語言現象，自然也就隨着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演出中國大陸而消失了。在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情況就完全不同，為了介紹蘇聯的革命經驗，當時就已經直接或間接吸收了一些俄語的詞。如“白軍、白匪、白區、赤衛隊”，等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由於蘇聯的物質技術援助，由於中蘇兩國廣泛的文化交流，俄語成為漢語吸收外來詞的主要來源。如“卡秋莎、布拉吉、文化宮、導彈、教研室、專業、專門化、勞動日、集體農莊、列兵、突擊隊、邊防軍”等等都是。

五四前後，由於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很落后，需要進行全面的、徹底的變革，因此外來詞所反映的概念也是多種多樣的，有政治、經濟方面的用語，如“動產、破產、公債、交易、動員、法則、侵略、侵蝕、取締”，等等；有一般的日常生活用語，如“電池、廣告、攝影、銀行、化粧、沙發、咖啡”，等等；也有科學技術方面的專門用語，如“電子、原子、伏特、通貨、內在、外在”，等等。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已逐漸由一個落后的國家變成了社會主義強國。我們的黨在運用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方面創造了豐富的寶貴的經驗，我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已成為先進的制度，擺在新中國面前的迫切任務是如何在科學技術上、經濟實力上迅速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因此，近年來吸收的外來詞偏重於科學技術方面，一般生活用語和政治經濟方面的詞就顯得比較少，這種情況正反映出我國社會發展的变化。

現代漢語里的外來詞，有許多是從五四前後借來的。當時由於現代漢語文學語言尚未最後形成，缺乏統一和明確的規範，因此對外來詞的吸收，還沒有一個合理的統一的原則，在吸收外來詞的方式上存在着相

當紊亂的現象。同一個詞，有時用音譯如“德律風、賽恩斯、烟士披里純、德謨克拉西”等；有時用意譯如“電話、科學、靈感、民主”等。有些詞分成兩半，一半音譯，一半意譯，如 mortar-car 譯成“摩托車”，ice-cream 譯成“冰其淋”；另外又有些詞則在音譯以後，再加上一個漢語的詞來表明它的意義，如 butter 譯成“‘白脫’油”，ultimatum 譯成“‘哀的美敦’書”，car 譯成“‘卡’車”等。象這樣譯法上的不一致，不能不造成語言上的紊亂和使用上的不便。此外，由於我國各地方音差別很大，一些音譯的詞，隨着譯者的方音差異而有所不同；而且不同的譯者在音譯時，也可以自由地選用同音不同形的漢字，比如，同是 chocolate，便有“巧克力、巧格力、巧古力、朱古力、朱古律、諸古力、查古律、查古列”等八種譯法；一個 violin 有“梵啞鈴、外奧林、伐烏林、繁華令、浮古琴”五種譯法，有的簡直會使人誤會它們根本是不同的詞。

解放以後，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空前統一，以及黨對漢語規範化、推廣普通話的重視，這種紊亂現象已逐漸減少了。凡是漢語中有相應的表達形式時，就不再直接吸收外來詞；在吸收外來詞時，也以意譯的形式占多數，音兼意譯的和單純音譯的除地名、人名外已經很少了。如近年來吸收的“導彈、火箭、核武器、氫彈、冷戰”等等都用意譯而不用音譯。一些過去音譯的詞也有不少為意譯所代替。如“維他命——維生素、盤尼西林——青黴素、卡秋莎——火箭炮、習明納爾——課堂討論、引擎——發動機”等等都是。

現代漢語詞匯豐富的另一來源，是吸收了不少方言詞。民族共同語的形成，雖以某種方言為基礎，但它並不排斥從各種方言里（包括基礎方言）吸收有用的成分。毛主席說：“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人民的語匯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現實生活的。”^①如果作為民族語言最高形式的文學語言不注意從人民群眾活的口語里吸收新鮮的血液來充實自己，那它是不可能得到很大的發展的。

五四以前，文言文雖作為文學語言的書面形式而存在，但是它是脫離當時的口語的。當時的封建文人都認為方言俚語不配登大雅之堂，所以文言文是根本排斥方言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白話文不但在口頭形式上而且也在書面形式上取得了文學語言的地位。白話文是以北方話作為基礎的，這樣一來，書面語和口語之間才有了血肉的聯繫，方言詞向書面語的詞匯領域滲透才成為可能。

從五四到抗戰前夕，書面語雖然吸收了一些方言詞，但是由於中國當時處於封建軍閥的割據狀態，各地

①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858頁。

区之間缺乏統一的、強有力的政治和文化的維系力量，同时又因为人民群众在那时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他們被排斥在政治和文化活動的大門之外，因而这一时期人民大众的口語对于書面語的影响不是十分显著的。这一时期一方面有許多北方話口語的語詞进入書面語，另一方面，由于上海已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活動的中心之一，所以这一时期也吸收了一些吳語的語詞，如：“垃圾、貨色、把戏、癆三、拆烂污、掏腰包”等等都是。方言詞的吸收，虽和政治文化活動的中心有关，然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广东也曾是革命的策源地，但在書面語里，广东話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可能是由于第一次大革命經歷的时间不长，广东話語音結構的特殊性也可能妨碍了它进入書面語言。总起来看，这一时期虽然也吸收了一些方言詞，但是跟新詞的产生和外来詞的吸收比較起来，方言詞所占的比重是非常少的。三十年代“大众語”問題的論爭，虽然在實質上是要求書面語向口語进一步接近，然而也仅仅是这种要求的反映，并没有在語言方面产生什么深刻的影响。抗战期間，与方言拉丁化差不多同时，曾經提倡过“方言文学”，这主要停留在文学形式的討論上，真正实践的人并不多，給文学語言带来的影响也不大。

抗战开始以后，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进步的知識分子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展开了广泛的抗日救亡宣傳活动。为了使宣傳工作收到更好的效果，在他們的口头或書面中，就必然有意識地注意到人民群众的語言。特别是在当时的解放区，由于人民群众政治、經濟和文化状况的改变，他們的語言，不管是通过出版物，或是出現于口头，都会很自然地對書面語产生一定的影响。

1942年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發表后，对以后書面語言的發展，給了極大的影响。毛主席提出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路綫，要求作家描写工农兵的生活，刻划工农兵的人物性格。

（上接178頁）

如果規定了“現代漢語”的範圍，重复的問題是基本上可以避免的。所謂不可避免，这是由于相近的学科彼此总有許多联系。还應該看到，即使有重复，而各門学科的講授角度和重点也可以不同。

最后，我們必須再強調一下“語言学引論”這門課程的重要性。大家从来都很关心這門科学怎样才能为无产階級政治服务。这可以从最現實的問題来看一看：不懂音位学的理論，能够制訂出漢語拼音方案么？又怎样帮助少数民族創制文字呢？不懂語言和文字的

从此以后，在作家們的作品里出現了一大批人民大众的日常用語。固然当时在运用方言的問題上有些作家的还缺乏应有的选择，然而書面語毕竟从这些方言里提炼出一批有用的成分，并且很好地被文学語言所接受，使它由原先方言的地位上升为普通話的詞汇。現在我們常常在一般的書面語里看到的，如：“淘气、吃驚、够呛、胡扯、底細、干巴巴、摸底、打气、出洋相、窍门、露头、加油、狗腿子、沒譜儿、耍奸、捉摸、冒火、搞、搞火、名堂、拌嘴、出漏子、打交道、甬、压根儿、别扭、掛号、詳、拉倒、二流子、寒碇、蹣跚”，等等，都是由方言中吸收进来的。从这些材料看起来，書面語里方言成分的主要来源是北方話的口語，特别是北京話。这一方面是由于基础方言在这方面有它先天的优越条件，另一方面也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

解放以后，全国出現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人民的文化水平大大提高，出現了空前高漲的文化运动，方言向共同語集中的趋势已經大大加强了。可以想見，今后書面語吸收方言詞的趋势，不是逐漸加强，而是逐漸减弱。当然書面語今后还是会吸收方言詞的，然而我們今天的民族共同語已經有了明确的規範，書面語对方言詞的吸收，必然会朝着正确的方向發展。

四十年来，詞汇变化如此之大，就中国整个历史来看，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而这种变化，正是由五四运动中的文化革命开始的。在紀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現在，我們認為有必要对五四运动給汉語的發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作出阶段性的科学总结，这就有待于我們全体語文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了。我們相信，随着今后社会的飞跃前进，汉語的發展一定要比过去四十年还要迅速，还要丰富多彩。同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汉語飞跃發展的时期已經到来了！我們語文工作者應該拿出二十四分干劲来，欢欣鼓舞地迎接这一时期的到来。

关系，能够进行汉字改革么？不懂語言的發展規律，能够很好地进行汉語規範化的工作么？不懂語言和方言的关系，推广普通話能够圓滿进行么？有关这些問題的理論根据，都是来自“一般語言学”或它的基础課程——“語言学引論”。因此，我們可以說，党的三大語言政策都是根据這門学科的理論和中国的具体情况制訂的。这正是体现了這門学科为无产階級政治服务的方針。（新疆师范学院 李兆同、徐思益）

关于建立新的“语言学引论”课程的讨论

(一)

我们在《中国语文》1958年12月号上，就“语言学引论”这门课程的改革，提出了一些粗浅的意见以后，有些同志基本上表示同意，有些同志对我们的部分论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现在，这门课程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我们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再谈谈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1) 张成材同志批评我们上次只谈了几个大原则，不够具体确切。认为“表达是否清楚也是一个方面”。我们认为，只有在内容的彻底改革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去考虑如何表达得更清楚更生动的問題。同时，我们丝毫没有忽视表达清楚这一点，因为，有了正确的内容，还需要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了解它、掌握它。我们所坚决反对的是，不改革内容而只在语言表达上、章节安排上绕圈子的错误做法。因为，错误的甚至有毒素的内容，表达、安排得越好，其结果是危害性越大。张成材同志的文章，以省略号代替了我们上次文章的内容，这种丢开文章的基本精神抓住片言只语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其实，张成材同志谈的基本上也是内容问题，并没有说清如何才能表达得更清楚。

2) “语言学引论”要不要讲语音、语法、词汇各部门基本理论，这个问题，大家的意见较为分歧。孙良朋、张成材等同志主张不必讲，贺绍兰、葛本仪等同志主张要讲。我们认为，不但要讲，而且还要讲得清楚透彻。

我们的教学改革，是要剔除不必要的以及错误的内容，并不是删去必要的内容。如果取消了语言学各部门的基本理论，只讲语言的性质、起源、发展等一般原理，这还能叫“语言学引论”吗？要使学生真正了解语言学的一般原理，也必须使学生掌握各部门的基础知识，才能做到。

有的同志提出：既然叫做“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基础”，如果又要去大讲语言学各部门的基本理论，这就同课程名称不符了。其实，这当中并没有什么矛盾。语言学各部门的基本理论，又何尝不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一部分呢？讲的时候，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讲，也可以用唯心主义的语言观讲，这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吗？所谓“基础”，我们看来，就是阐明基本概

念，讲清基本原则，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提供基础知识，同“引论”的含义并无什么差别。提出要改名称的目的，在于更明确这门课程的思想性、战斗性，说明要以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来讲授这些基本理论，这是针对唯心主义语言观在语言理论教学中泛滥的情况提出的，同讲不讲语言学各部门并无关系。

首先，应该明确“语言学引论”是一门理论课程，它的任务就应该同研究具体语言的汉语课程有明确的分工。它应该讲清楚语言各部门的对象与任务，介绍常用的术语和概念，阐明一般规律，解决研究这门学科的观点和方法的问题。以语音学为例，我们应该阐明：

1. 语音学的对象和它在语言学中的地位。斯大林曾一再强调语言自古以来就是有声的，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通过讲授，使学生了解到：要研究语法、词汇、文字，首先要掌握可以捉摸的语音。
2. 语音的物理性质、生理性质、心理性质、社会性质。应该突出讲社会性质，研究语音的物理、心理、生理性质是为语音的社会性质服务的。因此，其他部分可以少讲，音位学却应该多讲。
3. 语音学的分类及其研究方法。语音学可以基本上分成描写语音学与历史语音学。确定这个分类原则后，就可以充分阐明两者的关系，以及怎样研究这门学问的方法论上的问题。
4. 国际音标的性质、书写法、发音、用途。
5. 语音学的现实意义。讲授中应该指出：语音学是研究语言学各部门的基础，能帮助我们准确地掌握本民族语言和外族语言的标准音，能使我们了解各个语言的语音体系，应该特别着重阐明语音学对于调查方言、推广普通话的重大作用。这里提出的只是举例性质，并没有包括语音学要讲的全部内容，也没有考虑到次序安排，但从可以看出，这同现代汉语语音并无多少重复之处。

我们所说的从汉语出发，不等于讲汉语，以汉语代替一般语言学。作为一般语言学的基础课的“语言学引论”和作为具体语言学的汉语，各有自己的具体内容。前者着重于阐明一般理论问题，通过一些具体的例证，解决学习和研究语言学的一般原则和方法论问题；后者则是讲授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各部门的知识，从而进一步研究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文字改革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所谓从汉语出发，就是要求我们在讲授“语言学引论”时，要从当前党的语言政策的实际要求出发，总结汉语研究成果，使之提高到一般理

論上來，以豐富一般語言學理論。還要批判中國語言學者及對中國語言學有影響的外國學者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觀點、方法，講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主席關於語言文字的言論和指示，以幫助學生樹立馬克思主義的語言觀。這樣，我們就不會因為從漢語出發，發生與現代漢語重複的問題了。當然，要做到一點都不重複，那是不可能的，也沒有必要這樣做。我們要分清是必要的重複，還是不必要的重複。這就要求兩門課的教師，搞好協作關係。如果這種重複是必要的，比如國際音標的教學，有些音素漢語中沒有，有些音素漢語中有，重複的就多學一次，這只會使學生掌握得更好。應該指出，如果先前學過的只是基本概念，後來是作進一步的探討，這並不算重複。

目前，有不少同志考慮到學生的接受能力問題，因而對開設“語言學引論”這門課程有些顧慮，這的確是值得考慮的一個現實問題。我們有必要根據學生具體情況來考慮課程的安排。賀紹蘭、葛本儀兩同志提出把“語言學引論”放在二年級開，這個建議很好，我們完全同意。一年級不講“語言學引論”，先講“現代漢語”，這對學生有好处，因為他們在中學已經多少學過一點漢語，而且漢語又是日常說的，所以容易接受。到二年級時，他們已經學過一年現代漢語和一年外國語（英文或俄文），在這個基礎上學“語言學引論”，困難就會大大減少。（南京大學 裴顯生、夏錫駿）

（二）

《中國語文》近來關於如何改革“語言學引論”課程的討論，引起了我們教研組同志極大的注意，同時，也對我們有很多啟發。我們對這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展開了熱烈的爭辯，最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下面就談談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有人說，高等師範院校中文系學生是面向中學的，可以不學語言理論，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作為未來的中學語文教師，決不能只懂得一點漢語知識就夠了。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的武裝，沒有銳利的思想武器，就不可能更好地培養學生觀察和分析語言現象的能力，也就不能更好地運用語言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同時，為了吸收中學語文教師參加我國語言科學研究隊伍，也不能不先使師範院校中文系學生有較好的語言學基礎知識。

“語言學引論”對學語言課程的指導作用，正如同“文學引論”對學文學課程的指導作用一樣。“文學引論”要講文學的特徵和社會作用，文學戰綫上兩條道路的鬥爭，黨的文艺方針等等問題，“語言學引論”也要講語言的特徵和在社會生活、生產鬥爭中的作用，語言學界兩條道路的鬥爭和黨的語言政策等等問題。至

於“語言學引論”這門課究竟應該講些什麼，我們的意見是：

1) 闡明語言學的性質和內容，語言學和其他科學的關係以及語言學對於語言實踐的意義；

2) 系統講授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基本理論，如語言的社會本質、特徵、起源、發展等，並對在中國語言學界有影響的各種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和庸俗唯物主義思想進行強有力的批判；

3) 講述我國各民族語言發展的現狀，闡明黨的各項語言政策的理論基礎和現實意義，着重論述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毛主席對語言問題的指示，瞿秋白和魯迅等對語言問題的見解，語言學界兩條道路的鬥爭和我們應有的任務，等等；

4) 說明語言的教育作用，語言和文學的密切關係，語言理論對提高語言修養和文學修養的重要意義，作為語文教師或語文工作者學習語言的方向和應有的態度。

至於漢語的語音、詞匯和語法各部門的基本理論，應該放到“現代漢語”中講而不必放到“語言學引論”中講，因為一年級學生沒有系統地全面地掌握漢語的實際知識，講這些理論，效果不會好；而且在“語言學引論”中講了，就難免和“現代漢語”重複。不在“語言學引論”中講漢語各部門的具體理論，不能認為這不是從漢語出發。

同賀紹蘭、葛本儀兩同志的意見有所不同，我們認為“語言學引論”應該放在一年級講，因為：1) 它可以引導學生學好語言課程，對他們學習漢語有幫助；2) 它如果能密切聯繫漢語實際、學生思想和業務實際，是不怕一年級大學生接受不了的。只要政治挂帥，解放思想，一年級同學也完全可以學好這門課。

最後，我們認為，關於語言和語言學的許多專門問題，如音位學、語法範疇、毛主席的語言風格、魯迅作品的語言等等問題，放在“語言學引論”和“漢語”課裡面講都不合適。講簡單了，對學生幫助不大，詳細、深入地講，又會影響整個課程的計劃和要求。因此，我們主張在高年級再開設“語言學專題講座”。（華師範學院中文系漢語教研組青年教師）

（三）

我認為開設這門課的主要目的應該有三個：

首先，是作為綜合大學一切語言課程的“引論”，介紹學習語言學的目的、觀點、方法，這門科學有哪些內容，分哪些部門，各部門之間的關係，在這門科學中哪些方面存在着思想鬥爭，我們應該以什麼態度來學習以後的語言學課程等等問題。

其次，它應該給以後的漢語課程，主要是現代漢語

的學習打下一个理論基礎。

再次，它應該給以後的語言理論的學習打下一个基礎。綜合大學的語言理論課不多，除“語言學引論”外，只有“一般語言學”、“語言學史”等課程，這些課程因為要一定的語言學知識作為基礎，要到高年級才能開設，在這以前兩三年有必要先開一門“語言學引論”。

如果這門課開設的主要目的確定是這樣，那末，它應該在一年級講，作為語言學課程的入門課。我想，高中畢業程度的同學是掌握了一些社會科學的知識和語言的感性知識的，在這個基礎上，如果教師教學方法得當，多結合實際，同學是可以理解接受的。在這裡我同意張成材同志的意見，認為教學方式方法的改進應該是教學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

我認為在“語言學引論”中除了介紹語言學的對象、任務、語言的性質和發展等理論知識外，有必要講語言學的各部門。有人主張把這些理論歸并到“現代漢語”里一起去講。我覺得，這樣一來，現代漢語這門課可能太龐大了，在講“現代漢語”之前，先在“語言學引論”中講些理論，好處是：可以先對現代漢語的語音、詞匯、語法各部門有一个整體的觀念，另外，可以給同學研究現代漢語打一个初步理論基礎。所以在“語言學引論”中可以多講一些一般的理論和現象，而“現代漢語”就可以就漢語的現象進行比較深入的分析，將漢語的特點闡述得更充分些，重複的地方可以略些，這樣也可以幫助縮減些“現代漢語”的內容。（南京大學 許惟賢）

（四）

“語言學引論”課程我學過兩遍，所以對它的感受比較深。現在我從學生的角度談談對這門課程的意見。

1) 1957年上半年大鳴大放時期，北京俄語學院貼出這樣一大字報：要求高教部取消“語言學引論”。今年年初，吉林師範大學中文系黨總支發動同學討論“語言學概論”有沒有繼續開設的必要。有的同學主張不單講，同現代漢語合併，有的同學主張開几个專題就可以。這些都是間接取消或削弱這門課程，我是不同意的。這是一門理論課，我們必須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指導具體語言的研究（如漢語、俄語），這是方向問題。如果取消了“語言學引論”，就等於取消了文學課程中的文藝理論一樣，所以繼續開設是完全必要的。

孫良明同志經過教學實踐得出了“把馬克思主義語言基本理論同漢語合併在一起講是不恰當的”結論，大家應該重視。

2) 賀紹蘭和葛本儀兩位同志認為，開設這門課的

主要目的是：“使同學通過語言學一般理論的學習和掌握而具有研究或解決具體語言（漢語）提出來的實際問題的能力……”我看這樣的提法要落空。這不是懂得了一般語言知識和掌握了語言理論所能辦到的，還必須較深入地了解具體語言才行。

我認為開設這門課程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學生具有馬克思主義的語言觀，系統地掌握基本理論知識，能幫助學生科學地理解具體語言中的一些現象。通過這門課程的學習，使學生充分地認識到黨的語文政策的正確和重要，從而貫徹黨的語文政策，宣傳黨的語文政策。

3) 我認為這門課應包括以下三大部分：1. 語言學基本理論知識：主要是講授語言的社會本質，語言的起源和發展。同時，批判西方唯心主義語言學家；講述當前我國語言學界的兩條道路的鬥爭。2. 從理論上闡明推廣普通話、漢語規範化、文字改革的正確。還講述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要進行掃除文盲以及編寫掃盲課本的原則。總之，要為黨的語言政策服務。3. 講怎樣學習語言，怎樣運用語言，語言和文學的關係，衡量運用語言好壞的標準，等等。解決同學們迫切需要而又實際的東西。

至於語音、詞匯和語法我看用不着過多的去講它。

裴顯生和夏錫駿兩位同志認為“講‘語言學引論’如果不講語言各部門就等於造房子只奠定了地基而不造房子”。我認為“語言學引論”課程是打地基，而不是蓋房子，蓋房子的任務應該交給具體的語言課。

4) 我主張在一年級開這門課，因為先學了理論可以指導具體的語言的學習，可以幫助理解具體語言中的一些現象。理論應該做先導。

主張在三年級開設這門課程也不是沒有道理的，的確能理解得深透些。但是，在一年級就開設這門課程也不是沒有條件，因為同學們在中學已經能夠初步掌握漢語的材料，同時也學了外語。擔心學生基礎差接受不了是沒有必要的。從前的高中畢業生語言知識少得可憐，這是因為以前的中學里只有文學課而沒有語言課的緣故。我在中學時就沒學過“漢語”。現在的中學已經開設了“漢語”課（從前是單開“漢語”，現在同文學課合在一起了，以後怎樣設置，還不知道，反正有漢語的內容），所以在一年級開設還是有條件的。（吉林師範大學 曷 功）

（五）

最近看到《中國語文》上的討論，在高等學校里必須開出講授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的課程來，這是大體上一致的看法。但有这么几个問題：講不講語音、詞匯、語法等語言學各部門的基本理論？課在哪一年級

开，課程名称改不改，叫什么。这些就是关于講授內容、開設時間、課程名称的問題。我們觉得这些問題都應該討論解决，但目前似乎應該首先解决講授內容問題，因为这是我們所討論的問題的核心，解决了內容問題，名称問題也就隨之而解决。內容上統一了認識，也便于解决開設時間的問題。

我們認為，討論講授內容也不應該局限于語音、詞匯、語法等語言學各部門基本理論要不要講的問題上，要把眼光放遠些。應該意識到我們是在建設一門新的語言課程，那就必須從高等學校應該開出一門講授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基本理論的新課程出發，來討論講些什麼內容，怎樣講法。我們觉得這不僅僅是“語言學概論”課程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我國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課的新體系問題。因此，在討論講授內容的時候，決不能被以前“語言學概論”的舊框框所束縛。

講授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的新課程（名稱問題暫且不談），我們認為應該包括這些內容：1）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基本理論。2）斯大林同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的講授，要求使學生系統了解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基本理論的教學任務，認識到語言科學、語言教學中的政治思想性。3）毛澤東語言理論研究。這個工作我國語言學界在以前做得很不够，最近，王德春同志的“認真學習毛主席的語言理論”（《中國語文》，1959年2月號）一文的發表，可說是個好的開始，今後我國語言學家對於我們領袖關於語言方面的理論應該進行廣泛深入的研究。4）批判中外語言學者唯心主義的語言學說。在這部分還要着重批判高本漢等外國資產階級語言學家對漢語的污蔑，澄清一些漢語研究者的胡塗思想。5）新中國語言科學的新發展。這部分應着重講述新中國成立後，黨對語言研究工作的重視和領導，新中國語言科學的新成就，以及當前語言研究、語言教學方面的任務。（山東師範學院 李子云）

（六）

高等學校的語言文學專業要不要“語言學引論”這門課程，直到目前為止，還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從《中國語文》所組織的“語言學課程整改筆談”和每期報導的如高等院校語言學課程整改情況來看，大家的意見相當分歧。歸納起來，大家對“語言學引論”這門課程的意見，大致可以分成：1）取消論，2）合併論，3）縮減論，4）分散論，5）加強論；第二、三兩種意見，實質上也等於主張取消，不過提法不同。這幾種意見的具體主張都已見於近幾期的《中國語文》，這裡不必一一引述，只談談我們的看法。

首先，我們認為，這次語言學課程整改的成績是

很大的，許多教師開始注意到了理論聯繫實際；許多教師又都提出了對這門課程的整改方案，雖然有些並不完善，或者說，還不正確，但是，至少表現了想說敢說的共產主義風格。要說這次整改還有缺點的話，那就是缺乏科學分析。有人看到“語言學引論”這門課程問題嚴重，而沒有分析問題嚴重的原因和解決問題的办法，就產生了一種取消或削弱這門課程的傾向，這顯然是不正確的。我們認為，必須加強基礎理論課，決不容許取消或削弱“語言學引論”，必須解決“語言學引論”這門課程在過去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具體的途徑就是在黨委領導下發揮教師的指導作用，加強科學研究，特別是漢語的研究，來豐富語言學理論，提高教學質量。

其次，我們談一下這門課程如何結合實際的問題。

第一，怎樣結合學生的實際，這確實是應該首先考慮的一個問題。“語言學引論”只講語言學的一些基本概念和一般知識，學生是具有接受這些知識的能力的，因此，我們始終認為，結合學生實際的根本問題，是教師如何改進教材內容和教學方法，而不是取消這門課程或削減這門課程的內容。

第二，怎樣結合中學的實際，也是許多高等院校的同志們最關心的一個問題。高等師範院校的培養目標是中學教師，因而在課程設置上，強調面向中學，結合中學實際，這完全是正確的。但是，所謂結合中學實際，也決不能狹隘地理解成為結合中學課本實際（有人主張連語言材料都完全來自中學語文課本）。如有的同志看到中學的漢語和文學合併後，就主張在高等師範院校的語言文學專業里也取消“語言學引論”，或把這門必修課程改為選修課。有的學校認為“語言學引論”這門課程的許多內容，對語文教師說用處不大，因而就大力削減，把它的剩餘部分合併到“漢語”課中去。我們認為，這種做法是不正確的。

第三，關於結合漢語的實際問題。所謂結合漢語實際，決不是在“語言學引論”中盡舉一些漢語的例子，更不是如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樣，“去掉不易結合漢語的部分”。“語言學引論”是“一般語言學”（即通常所謂“普通語言學”）的“引論”，不是個別語言學——漢語的緒論。它的內容不僅要概括漢語研究的成果，而還要概括世界其他語言研究的成果。它所概括出來的理論不僅要指導對漢語的實踐，而且也要指導對世界其他語言的實踐。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就根本不是什麼“結合”問題，而是應該加強漢語的研究，把漢語研究的成果上升到一般理論，進一步去豐富“一般語言學”或“語言學引論”，使這些理論回過來指導漢語實踐。

再其次，我們認為“語言學引論”和“現代漢語”的重複現象既可避免，也不可避免。（下轉174頁）

毛主席的比喻

唐啓运

毛主席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比作纸老虎，确是十分鲜明的比喻。这个比喻使人们形象地认识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那种虚弱无能、外强中干的本質特征，使人们受到了深刻的政治教育。

毛主席的著作中，许许多多的比喻都是十分鲜明的。他曾经把日本侵略者比作妖精，比作驢子，比作野牛，比作瞎子和聋子。把帝国主义比作怪物，比作大山。如：

“我們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驢子的。”（三，904頁）①

“使它（按：指日本侵略者）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陣，我們一声喚也要把他吓一大跳，…”（二，474頁）

“我們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們变成瞎子和聋子，…”（二，455頁）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一，158頁）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三，1126頁）曾經把美帝国主义比作野兽，把各国反动派比作渣滓，比作蠢人。如：

“这种情况，迫使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建立了奴役世界的计划，象野兽一样，向欧亚两洲及其他地方乱窜，集合了各国的反动势力，那些被人民唾弃的渣滓，…”（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話。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

曾經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小军阀比作大狗、小狗、餓狗、餓狗，比作猫兒，把頑固分子比作狗屎堆，把国民党比作粪坑。如：

“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餓狗餓狗（按：指国民党内部之间的爭斗）之間的一点特別有趣的爭斗，…”（一，146頁）

“那有猫兒不吃油，那有军阀不是反革命？”（一，152頁）

“假如赫尔利政策繼續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

（三，1140頁）

“頑固分子，实际上是頑而不固，頑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二，709頁）

从上面这些比喻中我們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野蛮、愚蠢、骯髒、卑鄙的东西，腐臭面和阴暗面就是他們的代表。他們的本質注定了他們是見不得光明的，他們在共产主义的曙光所照亮的世界里将最后失去其立足点而死亡。

我們从毛主席另一种与此截然不同的比喻中却看到了光明世界的代表，他們就是作为社会历史主人的人民群众，是燒毀腐臭面和阴暗面的人民军队，是引导人民前进的共产党，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

“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一，136頁）

“我們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們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三，1126頁）

、“紅軍象一个火爐，俘虏兵过来馬上就熔化了。”（一，70頁）

“它（按：指中国革命）是立于高山之巔远看东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的嬰兒。”（一，112頁）

“但是我之包圍好似如來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橫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二，435）

从这些比喻中，我們可以看到人民群众和他的军队，和他所热烈拥护的社会主义，和他所衷心爱戴的共产党是多么的坚强有力，他們是銅牆鐵壁，是上帝，是如來佛的手掌。他們又是多么的美丽可愛，他們是光芒四射的旭日，他們是光明美好的象征。

从上面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比喻中，我們可以曉得，比喻并非是非單純的語言技巧問題。当然，不懂得語言技巧是不能写出好的比喻的，然而这不是毛主席善于比喻的根本原因。我們在这两种比喻中，觉得它之所以

① “三”是《毛澤东选集》第三卷，下同例。凡不是选集中的例句，另在句后注明。

能使人产生无穷无尽的鼓动力，之所以能使人受到極其深刻的政治教育，首先就在于它鮮明的思想性，在于它飽和的感情，分明的階級的爱憎，在于它精湛的論断和科学的預見。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我們首先在这里探討了毛主席比喻中的鮮明性。

其次，要談的是毛主席比喻中的形象性。比喻的特殊作用，本来就是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把远处的东西近处化，把深奥的事理淺显化。較难理解或較难掌握的概念和事理通过比喻而显现于眼前，使人产生实感，引起共鳴，叫人明白。但是作喻的事物，由于各人不同的选择，就会使各人的比喻具有不同的特色。毛主席用来作喻的事物，是人人共知的，以及与此种人人共知的事物相适应的淺显通俗的為人民群众所欢迎的詞語。这和某些人追求奇詞僻語的比喻是完全不同的。

非一条直綫那样發展的战争形态，自然是錯綜复杂的，但是錯綜复杂到什么样子，毛主席用“犬牙交錯”一語就把它說穿了。他說：“犬牙交錯的战争形态，就是頗为特殊的一点，…”（二，433頁）

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时常要談到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是怎么个样子呢，如果从抽象的理論上来論述，則非浩浩蕩蕩長篇大論不可，但是毛主席只用了两个平凡的詞就把它的特性具体地說清楚了。他說：“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軍事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一，212頁）

游击战争有不同于正規战争的特殊性，在一定的情形下，游击部队迅速轉移就是其特性之一，但是迅速到什么个程度呢，在毛主席的笔下，就把这个程度一語道破了。他說：“如果敌情特別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象流水和疾風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二，375頁）

解放以来，人人都談批評的意义，无不举医生治病一語来作比喻，这个比喻就是毛主席最先用的。这确实是比喻得淺显明白，真是三尺孩童也能完全領会。毛主席說：“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發了闌尾炎，医生把闌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三，850頁）

把沒有解决的思想問題和沒有放下的精神負擔喻为包袱，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了，但是却未必人人都知道这也是毛主席的比喻。毛主席說：“为了爭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間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謂放下包袱，就是說，我們精神上的許多負擔應該加以解除。”（三，971頁）

把思想上和工作上的缺点比作灰塵，也是毛主席首創的比喻。他說：“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扫的，不打扫

就会积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扫和洗滌。”（三，1120頁）

東風压倒西風也是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这是毛主席1957年11月在苏联發言时所用的。東風是清和的風，使人和气象蓬勃的感觉联系了起来，而西風是寒冷的風，只能使人感觉到寒意。

犬牙交錯、望遠鏡和顯微鏡、流水和疾風、医生治病、包袱、灰塵、東風和西風，这些都是人人共知的平凡事物。毛主席就是把它們用来使許多抽象的概念或事理形象化了。

拿流傳廣泛的諺語、成語、典故来作比喻，是毛主席比喻的形象性的另外一个特点。

“对于他們，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三，884）“錦上添花”是喻提高，“雪中送炭”是喻普及。

“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顧罵人，那就怎样罵也是空的。”（三，886頁）“阳春白雪”也是喻深入、提高，“下里巴人”也是喻通俗、普及。

“世界上多少人被張伯倫及其伙伴的甜言蜜語所蒙蔽，而不知道他們笑里藏刀的可怕。”（二，585頁）“笑里藏刀”是喻外和易而內陰險的偽善者，張伯倫及其伙伴就是这样的偽善者。

“‘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虽然喪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迴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內潰，…”（二，469頁）

“他們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猻散，全局就改觀了。”（二，751頁）

“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二，318頁，指自由主义的表現之一。）

这些諺語、成語、典故，是汉族人民許許多多的智慧花园里的一两朵花。正因为这是汉族人民所特有的，所以用来作成的比喻就富有濃厚的民族特色，使人看了特別感到亲切。

再次，我們要談到的是毛主席比喻中的多样性。

几个能喻者來說明一个被喻者，这是比喻的多样性的表現之一。“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种机。”（一，147頁）同是長征，但用了三个能喻者來說明。“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一，290頁）“只有那些主觀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問題的人，…这样的人是沒有不跌交子的。”（一，289頁）“可是我們的同志看問題，往往帶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釘子。”（一，779頁）也都是用三个不同的能喻來說明同一的被喻者，用碰壁、

跌交子和碰釘子來喻犯錯誤。

此外，毛主席所比喻的語詞，或者是口語，或者是諺語，或者是成語，或者是典故，這也是他比喻中多樣性的一種表現。

最後，談談毛主席比喻中的準確性和精煉性。毛主席的每一個比喻都是經過認真的推敲和着力的錘煉的，被喻者和能喻者之間的本質聯繫是十分恰當和十分準確的，並不是現象的堆砌，隨便作喻，而是对被喻者和能喻者之間的某方面的共同點作了高度的概括，以及與這概括性相適應的是那唯一能準確地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詞語。

毛主席把馬克思主義比作箭，把中國革命比作靶。他說：“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和靶的關係。”（三，842頁）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箭不能脫離中國革命實際的靶而亂放，要有的放矢，理論要與實際相結合。一個不是那麼容易懂得的理論，由於毛主席用了準確的比喻，也就立刻懂得了。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一，129頁），“〔中國的正義戰爭〕是把全世界歷史轉到新时代的橋梁”（一，172頁），“誰要反共誰就要準備變成齏粉”（二，662頁），“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僕”（一，153頁），“我認為目前形勢的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1957年11月在蘇聯的發言），“中國領土台灣、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國在外國的軍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國主義脖子上的絞索。”（1958年9月在最高國

務會議上的講話）——這許多都是準確地選用了最恰當最凝煉的詞語來作比喻的，句子的形式又是那末的直截了當，干脆利落，簡明精煉，確是準確性和精煉性的巧妙結合。

通過同一事物否定式的比喻和肯定式的比喻這兩方面的對照，更明顯地看出了毛主席用語的準確性和精煉性。他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綉花。”（一，18頁）革命是“暴風驟雨，迅猛異常”（一，13頁）；“這些作風不正，並不象冬天刮的北風那樣，滿天都是。”（三，834頁）“這不過是一股逆風，一股歪風，是從防空洞里跑出來的。”（三，834頁）“國民黨現在實行他們的堡壘政策，大築其烏龜殼，以為這是他們的銅牆鐵壁。”（一，136頁），等等。這都是對同一件事物的兩種比喻，兩種比喻代表兩種不同的看法，從兩種不同的看法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選用比喻所應有的思想性和正確的立場觀點。毛主席的比喻所以那麼準確和精煉，所以那麼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這和他高度的思想性和鮮明的立場觀點是有密切的關係的。

總而言之，毛主席的比喻是鮮明的、形象的、多樣的、準確的、精煉的。毛主席不但是偉大的人民領袖和思想家，而且是杰出的語言大師和修辭家。不少同志都說不用看作者的名字，看了文章也知道是毛主席寫的。毛主席的語言是有他獨特的風格的，而獨特的風格所由表現的方法之一，就是他那鮮明的、形象的、多樣的、準確的和精煉的比喻。

（上接169頁）

決戰；反對固定的作戰綫和陣地戰，承認非固定的作戰綫和運動戰；反對消滅戰，承認死滅戰；反對戰略方向兩個拳頭主義，承認一個拳頭主義；反對大後方制度，承認小後方制度；反對絕對的集中指揮，承認相對的集中指揮；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主義，承認紅軍是中國革命的宣傳者和組織者；反對土匪主義，承認嚴肅的政治紀律；反對軍閥主義，承認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權的軍事紀律；反對不正確的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承認正確的幹部政策；反對孤立政策，承認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後，反對把紅軍停頓於舊階段，爭取紅軍發展到新階段——所有這些原則問題，都要求正確的解決。（同上，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上面是長在分起的同位的例。

如此等等，可以分析很多句子所以延長的原因；但不論是什麼原因，目的却只有一個：那就是為了實際的

需要。如果沒有這種需要，卻硬要把句子延長，那就真要算“生造”的東西了。^①

五四以來，漢語語法所發生的變化是否就限於這些呢？不，還多得很。這裡只是舉例性質。但是，就拿以上所說的這些來看，已經不难看出，漢語語法在這短短的四十年中已經發生了多么巨大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很顯然地，是遵循着漢語語法的內部規律在不斷地急遽地然而又是穩妥地向着更完善、更精密、更豐富的新的階段發展的；可以斷言，漢語語法在今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建設進程中，通過廣大群眾的語言實踐，通過政論家、文學家、科學家的語言實踐，必將仍然遵循着這個方向被推向更高的新的階段，而成為人們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建設進程中交流思想、調整工作的一種最鋒利的武器。

^①參看《反對黨八股》，《毛澤東選集》第三卷，865頁。

“平仄”也能算漢語語詞結構的“音樂性”嗎？

(一)

讀了徐世榮先生《漢語語詞結構的音樂性》^①一文以後，我有一些看法，有的和徐先生一致，有的不一致，現在一併提出來，請徐先生及其他同志指正。

我同意“聲韻結合的規則化”和“凡音節都有聲調”是漢語語音突出的特點。我認為，分聲調是使漢語具有“音樂性”的最基本的因素，特別就普通話（北京語音）來說，“清亮、高揚”而又“舒緩、柔和”，“四個聲調看來是高音成分多，而低音成分少”。^②

關於音樂性在語詞結構上的表現，就“有規律的重複”這方面來說，我認為是符合現代漢語的特點的，徐先生所舉的許多例子，令人深為信服。但就“有規律的調配”這方面來說，我認為和現代漢語——特別是普通話，是不盡相合的。

分平仄，是古代漢語的特點。古音* 分平、上、去、入四聲，上、去、入為仄聲。分四聲，分平仄，都是從調值出發的。古音調值情況，現代無從知道，但顧名思義，“平”或許是平調（或高或低），“上”或許是升調，“去”或許是降調，“入”則是短促的調子。平仄相對或調配，語音就鏗鏘好聽了。

然而，現代漢語，象有入聲的東南各地方言，平（又分陰平、陽平）和仄的界限，往往難分得那樣清楚（上海話陽平和去聲調值相同）；沒有入聲的“官話”，入聲有的歸到平聲里去了，“西南官話”幾乎全歸陽平。看起來，從現代漢語語音上推敲平仄，意義是不大的。

如果完全撇開古音，僅就現代漢語——普通話的聲調來分平仄，那就該是另一回事了。但意義究竟在哪裡呢？按徐先生的說法，平聲（陰平、陽平）“高音成分多”，仄聲（上聲、去聲）“低音成分多”，“在聽感上，由於平、仄的‘音高’程度不同，分為兩個大類”。然而，碰到兩個上聲相連時，前一個上聲（仄）就變得象陽平（中升調），平、仄界限就不那麼分明了。

另外，輕聲屬於“平”還是屬於“仄”，徐先生沒有提。關於輕聲在漢語語音中的“音樂性”作用，徐先生也沒有提。

現在就事論事，看看徐先生舉的例子。這些例子是用來說明規律的，然而徐先生沒有舉的例子，象“上一下”、“大一小”、“冷一熱”、“進一退”（反義詞）、“樹一木”、“光一明”、“悲一哀”（同義詞）、“早一晚”、“動一靜”、“開一關”（相對相關的事物），等等，不是平仄相對的；象“墨水”、“飛機”、“眼鏡”、“飯碗”、“茶壺”、“順

序”、“反對”、“汹涌澎湃”、“氣吞山河”、“互助合作”等等詞語，不是平仄調配的，那又算什麼呢？難道可以說這些都沒有“音樂性”嗎！

現代漢語是從古代漢語發展而來的，許多詞語（特別是基本詞）在結構上保留了平仄相對、平仄調配的痕迹，是很自然的。但是，新生的詞語，是不講究這一套的，看看“紅軍”、“火箭”、“水電站”、“共產黨”、“拖拉機”、“八字憲法”、“社會主義”、“中國人民銀行”、“團結一批評一團結”，等等，就可以證明。

徐先生能首先從語音條件來研究漢語語詞結構，從而打開了一條路徑，這是很好的，應該歡迎。象音節重迭、聲韻重迭的說法，都是有價值的。但是，在今天，即使象詩歌的格律，也只講究節拍、押韻等等，而不講究平仄。徐先生研究今天的日常使用的語言時，大講平仄相對、平仄調配，是不是脫離實際、鑽牛角尖？我想，這不應該是個方向。（元 丁）

(二)

徐世榮先生在《漢語語詞結構的音樂性》一文中，認為漢語語音結構中有兩個比較突出的特點：一是聲韻結合的規律化，一是聲調高低的变化。在這兩特點基礎上，大量語詞結構具備了音樂性。

什麼是音樂性，怎樣理解語詞中的音樂性，這問題我不想全面來和徐世榮先生商榷，因為這問題涉及很廣。現在我只想和徐世榮先生商榷一下“音樂性”在語詞中的第二種表現——即平仄相對和平仄相配的問題。我認為，漢語語詞中如果存在音樂性的話，它並不是平仄調配。

徐世榮先生認為“漢語造詞，大量的單音節‘反義詞’都是平仄相對的，如果相提並論之時，就自然有抑揚高下的變化”；據說這是由於人們聯想到相對、相關的事物，就容易有平仄相對的說法。在後面又說，“聯合式雙音節詞，極大多數都是‘平仄’或‘仄平’的格式”。他前後一共排列了七、八十個平仄或仄平相配的詞作為例子。看來是理由充分，例子相當多，叫人不能不信。徐世榮先生還說，“這不僅是‘修’辭問題，也是‘造’詞的一條規律”，問題提得很嚴重，似乎以前的語言學者都沒有注意及此，而現在這規律被發現了。

① 見《中國語文》1959年2月號。

② 徐世榮：《普通話語音講話》，5—6頁。

* 這裡所謂“古音”，大體上是指中古音說的——編者注。

为了运用这条规律,我翻了手边几本语法书,想找出一些反义词和联合式双音节词来证实这条规律是否正确;但是一看之下,大失所望。比如,在《语法和语法教学》一书(100—101页)中所举的六十六个联合式双音节词和反义词里,只有三十个是符合这条规律的。徐世荣先生的《现代汉语》第二册(105页)在讲到双音节反义词时,所列举的十八个反义词,也只有七个词符合徐世荣先生所讲的规律。

仅就上举两书所见的八十四四个例子看,只有三十一个符合徐世荣先生所说的平仄相配的规律。当然,这个比例是不少了,我们要用数学方式来计算一下,那么,在八十四四个词中,就是出现一半“仄平”“平仄”相对的词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实际上,我们从语料中可以找到千万条“平仄”和“仄平”相配的双音节词,也可以找到千万条“平平”和“仄仄”相配的双音节词。我们虽然没有统计汉语所有双音节词中属于“平仄”和“仄平”、“平平”和“仄仄”的各有多少(事实上不可能这样做);但是从语法书中的例子中也足够说明这样的问题:在构成联合式双音节词时,平仄的调配是没有规律的,所以能在八十四四个例子中出现三十七个,这是由于数学上“或然率”规定的(根据“或然率”,出现四十二个例子也不算多)。

徐世荣先生后面提到所谓“四字成语的平仄调配成了一定的形式”的说法,我们同样也可以推翻。徐先生把四个字成语排列成“平平仄仄”和“仄仄平平”的格式,说“一、三有不拘的,二、四固定”,那么它们的形

式就是“×平×仄”、“×仄×平”,而实际上还是“平仄”“仄平”的形式。用上述说明双音节联合词的理由,同样可以算出“×平×仄”、“×仄×平”的可能率也不过是百分之五十。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同徐世荣先生所提格式相反的例子,如“有备无患”、“一草一木”、“青出于蓝”、“百家争鸣”、“百战百胜”、“杞人忧天”、“知己知彼”,等等。

因此,我们认为所谓“平仄相配”、“平仄相对”,决不是什么构词规律,我们能够遇到很多“平仄相配”、“平仄相对”的词,那是必然的,因为事实上双音节词和四音节成语有百分之五十可能构成这类形式。

平仄相配是古代文人作诗选字用的一种规则,在现代白话诗里早已不注意这些了。前人研究的结论是:古代平声是长音,仄声是短音,所以自然平仄分成两类。大家都知道,古代语言传到现代,在语音上变化很大。在现代汉语里,声调虽然在区别字义上还有其重要作用,但是对四声能有平仄感觉的(即阴阳平是一类,上、去是一类),恐怕除了“文人”以外,一般人民群众是不会体会的了。词汇是全民创造的,决不是个别文人创造的,在实际语言中,人民群众感觉不到这种平仄的区别(注意:不是说没有四声的区别),人民群众在造词时自然不会管什么平仄问题了。

我们认为,发现语言规律的时候,必须掌握充分的资料,才能作出正确结论。徐世荣先生所以得出这样不妥当的结论,就是因为所根据的是片面的材料。

(施波)

上接187页)

没有解释词义,然而是有用的。听说凌景燧同志在他校本里做了很多解释词义的工作,希望能够早些印了出来。这个作品不单在文学史上有着它的重要地位,在语言史上也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再谈《谈“西厢记”的词语解释》。

张心逸同志是一位极为勤奋的元代词汇研究工作,在这方面进行工作的人还不多,而这又是汉语史,特别是普通话史里的一个具有重要环节性的工作,我们欢迎他的努力和他所取得的成就。

在这篇文章里,张心逸同志批评到了我校注的《西厢记》里的几个注释,我衷心地感谢他的好意。我的那个校本虽然修订了两次,但是仍旧存在着许多问题,希望同志们多提些意见,我准备重新再搞它一遍。

关于“演撒”的解释,毫无问题地,我弄得不对。我想这是一个同行语,和“梦撒”、“涨老”相类。“撒”字用做词尾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关于“闲磕牙”的解释,我弄得也不明确;然而解释做“诽谤地说是非”似乎

感情色彩又未免过于浓厚了。根据现代北方官话区的方言里所保存下来的用法来看,还是王季思同志解释做“聊天”或“摆龙门阵”的“闲话”适宜,不过在不同的情况下,它的意义有所变化和丰富,“胡吹乱扯”是其一,“说是非”(犹之乎“小广播”)也是其一,其目的性却不一定就是“诽谤”。

较为重要的问题是张心逸同志提出来的词汇分类问题。王伯良分成九类当然不妥当,他是根据词的来源进行分类的,这会分不胜分,而且总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无法归类的或是跨类的词。张心逸同志的四分法当然比王伯良的好得多,可是我以为它也仅只能起一个标识的作用,将来大规模进行宋元词汇研究成果的总结工作的时候,我看还是根据语言现象来分类要更好一些,例如,用词类分就可能是一个办法。

末了,这兒要感谢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同志们,特别是赵正之教授,他们在关于“乳楸”的解释上给了许多有益的帮助。

“乳口”和“鉤窗”

——《西廂記諸宮調》詞彙研究之一——

〔捷克〕米列娜·維林格羅娃

关于中国古典文学范畴里的通俗文学語言的研究——汉语史研究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直到今天还应该說是做得并不很够，因此在讀作品的时候，无论是有关句子結構方面或詞义方面，常常使人遇到困难。我在研究金、元两代的諸宮調的时候，不断地碰到这些問題。

諸宮調在古典說唱文学的發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可能是从变文發展而来的。而且由于自己非常丰富的音乐形式，往往被人視作戏剧的前身。它最繁荣的时代是金代和元代，而且根据历史文献还可以断定：一直到明代，諸宮調仍然普遍流傳演唱，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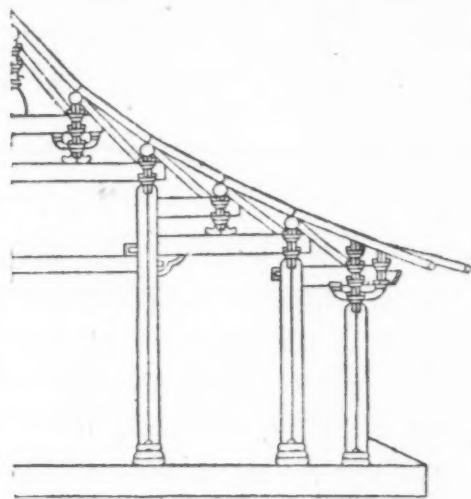
現存的諸宮調只有四种，那就是：1)金代佚名的《刘知远諸宮調》，2)金代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3)元代王伯成的《天宝遺事諸宮調》，4)我們把保存下来的宋代南戏《張协状元》的开头一段也看做是諸宮調。在这四种保存下来的諸宮調里，只有《西廂記諸宮調》是完整的，别的只是片断。我們認為《西廂記諸宮調》是最典型的諸宮調，因为它的内容和語言有着明显的民間風格。

在研究《西廂記諸宮調》語言的时候，我們碰到了一些詞，它們的意义在今天不能明确地被人了解。它們中間的一些詞完全是民間用語，又大都是屬於方言性質的，另一些是由專名詞轉化為民間常用詞的。这些原来的專名詞大概在《西廂記諸宮調》流行的时候曾經被普遍使用过，但是后来社会情况改变了，有些詞也变得陈旧过时了，它們的意义就被人忘却了。

在《西廂記諸宮調》里，我們把“乳口”[zýk'ou]和“鉤窗”[kōutš'ūāng]做为这一类的詞的代表。^①

1) “乳口”这个詞出現在《西廂記諸宮調》第一卷叶四的上半叶的第一行：^②“西有黃河东华嶽。乳口致楼沒与高，仿佛来到云霄”。《西廂記諸宮調》的作者董解元在这里描写了黃河在河中府的汹涌的激流，在那里黃河的浪濤是如此高，連致楼的高度都不能和它相比。这里，“乳口”修飾致楼，它含有形容詞的性質，我們怀疑“乳口”这个詞的内容与致楼的建筑工程有关。

李明仲写于熙宁年代(1066—1077)的《营造法式》说明了这一問題。^③在它討論“大木作”制度的那一卷(5卷叶一的下半叶)我們第一次碰到“乳栿”这个词。它与建梁的五种木工之一有关。但是在“乳栿”一詞簡單說明“若对大角梁者与大梁广同”中，沒有圖画是很难使人明确的。《营造法式》第31卷虽然附有若干結構圖紙，它們整个地使建筑的木料結構形象化，但是并没有将乳栿細致地描画出来。只是在比較所有的运用了乳栿的建筑的結構圖紙以后(圖9,10,13,14,16,19,20,附8,9,10,12)，我們才能得出这一結論：这是指当两椽的外端和檐柱中綫相交的梁，它的頂端支持着屋頂上前后两部分的椽，下部分割牵建筑內部結構的水平梁和主柱。(見圖)



根据結構圖紙引出結論，乳栿大多运用在高大寬广的建筑里。这一点在《营造法式》第19卷“大木作功限”叶四的下半叶和叶六的下半叶得到証明，那里說，乳栿运用在建筑“倉、廩、庫屋”及“常行散屋”，“官府廊屋之类”的时候。

① 标音根据《中原音韵研究》的构拟。上海1957年商务印书館版，180頁、279頁、275頁和146頁。

② 适适子梓校，張羽序本《西廂記諸宮調》，上海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这是現存最古的版本。

③ 1925年朱啓鈴影印本。

現在剩下的只是說明，為什麼《西廂記諸宮調》的語言沒有直接運用“乳楸”而用“乳口”。我們認為是因為“楸”字不是慣用字，我們只能在最大的辭典里才能找到它。例如《康熙字典》這樣解釋它的意義：“以小木附大木上為楸”；（這一定義也支持了我們在《營造法式》基礎上的解釋）所以民間語言沒有按照原樣汲取“乳楸”這個詞，只用了它的第一個音綴，而用形象化的名詞語尾“口”字代替了它的第二個不習慣的音綴“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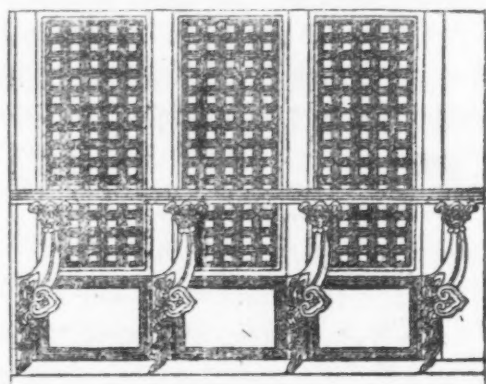
總的說來，“乳楸”這個詞原來是作為專門術語在建築學中使用的，變成了民間語言“乳口”這個詞，它指明是建築物為了高和寬廣，在使用木材結構和檐柱中接相交的梁。很可能“乳口”這個詞得到普遍使用之後，在談到建築方面時候，把它當作“高大”的意義使用。

這一解釋也非常嚴格地適用於《西廂記諸宮調》的原文：“西有黃河東華嶽。乳口敵樓沒與高，仿佛來到雲霄”。我們可以很簡單地這樣解釋：甚至那有乳口的敵樓，也就是很高的敵樓都不能以自己的高度與黃河的巨浪相比。

2) 第二個詞“鉤窗”出現在《西廂記諸宮調》第1卷葉十四上半葉第五行。在最早的適子本（16世紀）、居隆本（16世紀）和《六幻》本（17世紀）中，“鉤”字都錯成“鈞”字。黃嘉惠本（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和綏紅室本（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正確地修正為“鉤”字。在這裡描寫出春天和普救寺的環境，張生在那時

第一次偶然單獨與鶯鶯相遇，原文為：“藥欄兒邊，鉤窗兒外，粧點新晴。花染深紅，柳拖輕翠。”

在《營造法式》第7卷葉三的上半葉“小木作制度二”一節中我們找得到闌檻鉤窗的描寫：“造闌檻鉤窗之制：其高七尺至一丈，每間分作三扇，用四直方格眼。檻面外施云拱鵝項鉤闌，內用托柱，各四枚，其名件廣厚各取窗檻每尺之高積而為法。”為了清楚，我們也附上鉤窗的結構圖紙，這是從《營造法式》卷32葉七的下半葉上復制的。因此，在《西廂記諸宮調》原文里，鉤窗和欄兒（它即是《營造法式》里的“闌檻”）是緊密相鄰的，我們認為《西廂記諸宮調》的作者一定熟習《營造法式》里所描繪的“欄窗”形象。



最後，我要真誠地感謝吳曉鈴教授，承他在確定《西廂記諸宮調》中詞義的時候給予了我寶貴的啓示。

（伊爾譯）

談《西廂記》的詞語解釋

張心逸

最近幾年來，文學古籍刊行社出版了不少公私藏家的珍本秘笈，供給研究語言和文學的人以寶貴的資料，《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以下簡稱“奇妙本”）就是其中的一部。我因了這書的刊行，打疊起重溫《西廂記》的精神，仔細地把它和新版的《西廂記》作了一番校讀。

讀《西廂》最感困難的，是由文中夾着的方言詞語。我們不加分析，便不能了解曲中人物的口吻和神情。“奇妙本”注釋比別本精詳，可是關於方言詞語，却付缺如。本來這類詞語，古今讀者大都以不求甚解處之。元陶宗儀云：“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尙罕有人解之者。”他所指的董西廂是《西廂記諸宮調》，就是元代王實甫《西廂記雜劇》（以下簡稱“王西廂”）的藍本，王實甫汲取了它的不少的文字。

明代的徐文長、閔遇五、王伯良、凌濛初等曾對這類詞語作過一番整理，著作流傳的有閔氏的《五劇箋疑》，凌氏的《五本解証》，王氏的《古本西廂校注》等。尤其是王氏更精詳地把這些詞語區分為九類：一、成語、二、經語、三、方語、四、調侃語、五、隱語、六、反語、七、歇後語、八、掉文語、九、拆白語。

不過他所區分的九類，互有牽連與抵觸，例如他說：“有美玉于斯”是“掉文語”。案此語出自《論語》子罕章：“有美玉于斯，韞匱而藏諸？”所以也可歸入“經語”。又因此句是紅娘對張生付簡，表示珍藏，請張生放心，故借此經語作答，又取下文“韞匱而藏諸”，又可稱為“歇後語”。我以為大別實只四類：成語、方言、市語以及拆白語。

至於他的箋注，據云：是“採用碧筠齋本旧注及

天池先生新釋。”天池即徐文長的別號。凌濛初對徐氏詞語的解釋很不滿意，竟說：“徐解牽強迂僻，令人勃勃。”對王氏贊揚地說：“王伯良盡留心于此道者，其辨析有確當處，十亦時稱二三。”就這種評論看來，我們便可了然古人的箋注只能給我們一種啟發與參考，並不見得絕對正確可信。我就他們所分析的詞語加以辨別，感到確有臆斷曲解的地方。例如，王西廂第二本一折“天下樂”：

老夫人拘系的緊，則怕俺女孩兒折了氣分。

“氣分”一詞乃是“體面”的意義，可是徐士范解作“名分”，王伯良解作“聲勢”，凌濛初解作“氣焰”。反而使得我們迷惘而不知所解了。

但是現在新版的《西廂記》注釋，雖如王季思先生的精博，也有不少使人感到不妥。主要的也是被古人的箋注所眩惑，而粗枝大葉地不加考索所造成的。我就這次校讀所得的實例，擇要說明於后：

一、演撒

王西廂第一本第二折“快活三”：

崔家女麗妝，莫不是演撒你箇老潔郎。

這詞王伯良解作：“調侃為有了那個也。”閱遇五《五劇箋疑》云：“演撒，有也。教坊市語。”王季思先生云：“又未安，勾搭意。”吳曉鈴先生云：“挑逗、勾引，本來演撒是你心里有我，我心里有你的‘有’的意思。”都不過拘泥古解而加敷演，並沒有做到切合詞意的分析。案此曲雖為張生與法聰相調侃，但決不能斷為“有”或“勾搭”的意義。我在《西游記》中找到一個旁証。《西游記》第四回云：

悟空手疾眼快……他拔下一根毫毛，叫聲“變”就變做他的本相。手挺着棒，“演”着哪吒，他真身卻一躍趕至哪吒腦后。

文中所謂“演”是“迷惑”的意思。据此，“演撒”也同樣含有“迷惑”的意義。“撒”為元人習慣的語尾助詞，並無意義，故“演撒”解作迷着是很確切的。我就此曲試譯為：“崔家漂亮的女兒，莫非迷着你這光頭哩。”這樣措詞的調侃，似乎在事實上與情理上都比较恰當些。又據《樂府群玉》卷三周仲彬《朝天子曲》：“演撒，夢撒，告一句知心話。”更足証明“演撒”之不能作“有了”或“勾搭”解。由於“演撒”與“夢撒”相對，那末“演撒”之為“迷着”的意義，也更顯然了。

二、即即世世

王西廂第二本第三折“得勝令”：

誰承望這即即世世老婆婆，着鶯鶯做妹妹拜哥哥。

這詞在奇妙本、元本、暖紅室本、六十種曲本和新版的《王西廂》一律是“即即世世”。但在王伯良的古本、張深之的正北西廂本、毛西河的論定本和金聖嘆六才子本却都作“積世”。《董西廂》卷二（135頁）、卷三

（150頁）也都作“積世”。可知“即即世世”就是“積世”。《元曲選》《謝金吾》劇第二折“感皇恩”曲的“不爭你沉不醒，撇不了即世婆婆”更足証實“即世”確是“積世”。迭為“即即世世”，是元曲詞語的慣例。例如，《鏡台》第三折“醉高歌”：

我見他姿姿媚媚客儀，我几曾穩穩安安坐地。

這“姿媚”與“穩安”字字相迭，並不影響詞義。所以“即即世世”是“即世”的迭語，也就是“積世”。

明張深之注云：“‘積世’猶云‘積年’。”故“積世”的箋解也就是“閱世很深，對於世上的一切是很有經驗”的意義。元曲中所指稱的“積世婆婆”與董詞的“夫人可來積世”，等於現代上海方言指人“奸詐”或“精明”說的“老奸巨滑”。所以《西廂》此曲譯作“誰想到這狡詐的老婆婆却教鶯鶯做妹妹拜哥哥”是適宜的。王季思先生引《誠齋樂府》《小桃紅》劇：“他把那即即世世的甜話，引起你涎涎答答的興”証明為“言語甜蜜”，未免使讀者在思想上多轉一個灣，須從下文“甜”字當然地猜出來。同時《誠齋樂府》是明代朱有燾的著作，明代人對於金元方言詞語的应用是很隔閡的，我們箋注金元方言詞語單只援引明人用例是不妥當的。

三、梅紅羅軟帘

《西廂記》第三本第二折“粉蝶兒”：

比及將暖帳輕彈，先揭起梅紅羅軟帘偷看。

此曲乃紅娘替張生送簡，是清晨到達鶯鶯臥室的片段。案宋史《輿服志》：

芳華堂，前後垂帘，政和之制，以紅羅綉幃為額。金史《輿服志》：

皇后重翟車，有紅羅明金綠紅竹帘。

上引資料雖是說宋金皇家用紅羅作輿輿之帘，但也可以推想宋金以後，民間也有用紅羅作帘幃的可能，所以“梅紅羅軟帘”這五個字應該看作一個詞組，也就是說，這軟帘是用梅紅色的綾羅來做的。可是王伯良竟把“梅紅羅”與“軟帘”分割，而把梅紅羅說為紅娘手中的傳簡，而引《翰墨全書》云：“元時上表箋以梅紅羅單紱封裹，蓋當時所尚。”無怪凌濛初要譏刺他“胸中病癩，似村學究訓詁《四書》。”把“梅紅羅”解釋為信紙，則“軟帘”是隨便怎樣也連接不上的。但王季思先生也不加思索的引為例証，這未免太信而好古了。

四、閉嗑牙

《西廂記》第三本三折“清江引”曲：

沒人處，則會閉嗑牙。

中華版《西廂箋証》征引《說文》：“嗑，石聲也，謂石相击之聲。…元劇中謂人好言曰嗑牙，蓋人語言時齒牙必相击。”如此詳解的結果，始終未曾道出“閉嗑牙”的含義。王季思先生解作“閑話也”。吳曉鈴先生解作“說話含有胡吹亂扯的意思”，雖較切合些，但分析還覺

不够透徹。我以为正确的解釋應該是“誹謗地說是非”，或上海方言的“嚼舌头”的意思。《太平乐府》卷六曾瑞麟自序“滾绣球”曲有句云：“見破綻呵閑磕”（磕，誤。《雍熙乐府》卷二亦作“磕”。）可謂“閑磕牙”一語最扼要而妥當的注解。《京本通俗小說·碾玉觀音》“后人評論的好：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郭排軍禁不住閑磕牙。”更可了然“閑磕牙”的含義不只是“閑話”或“胡吹亂扯”而是“誹謗地說是非”的意思了。

王西廂此曲乃張生如約踰牆，驚驚變卦翻臉，紅娘心中不平，怪張生怯懦，只會背着人說是道非地埋怨夫人与驚驚。我們不加細味玩索，怎知曲文的正確解釋呢！

五、不良

王西廂第四本第一折“上馬嬌”：

不良，會把人禁害。咱！怎不回過臉兒來。

“不良”為“沒良心”，意即“狠心”。王季思先生把“不良”與下句“會”字連文，解作“不賢惠”，并引《魯齋郎》雜劇為証。案，《魯齋郎》楔子“仙呂賞花時”：

你便不良，會可跳塔輪箍。

此曲應將“不良”逗斷，不應作“不良會”。因此曲本事是張珪規勸李四不可任性使氣跟豪門魯齋郎斗爭，因為逃不出他的惡勢力的範圍。所謂“不良”，是因為他受了魯齋郎的欺壓而想作反抗的意思，類似現今上

海方言的“起狠心”。曲中巍巍之塔和鋒利的鐮刀（宋元時刑具，俗作鋸刀），都是形容可怕的惡勢力。跳、輪乃逃越義。故“會”應與“可”接，即“會不會有可能”的疑問語辭。此曲意譯為：“即使你狠心的跟他斗，你會不會跳出他的勢力範圍呢？”但在王西廂中，這“不良”却另有解釋。“不良”一辭與“可憎”同樣為曲語中習見的男女間愛極相憎的反語。例如，白仁甫《御水流紅葉》“二煞”：

弄詞章相戲逐，不良才，反字頭，去年前將兩句相邂逅，暗歡喜，空把他心中愛。

“才”為元曲中習人語，又同賊。蓋以怨恨薄倖而罵狠心賊也。

《太平樂府》卷七《怨恨》“好觀音尾”：

不良煞，教人下不得咒。

意謂狠心煞的，教人恨不得咒罵他。

都是把心愛人罵為“不良”，同于男女間稱“冤家”。据此，《王西廂》此曲可譯作：“狠心的，你倒會把人作弄啊！嗨！你怎不回過臉來呢？”這樣着筆來表白這幕喜劇中的調笑，才覺得逼真自然些。可能作者叫張生罵“不良”是照應前文“賴簡”。

以上舉例虽很膚淺，却是新版《西廂》注釋者所未經精詳地分析過的；為了要接受海內學者的寶貴批評，我才寫了出來以求指正。

“乳口”和“鉤窗”和《談“西廂記”的詞語解釋》讀后

吳曉鈴

先談“乳口”和“鉤窗”。

這篇文章是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魯迅圖書館館長米列娜·維林格羅娃同志為《中國語文》寫的，我們請伊爾同志直接從捷克語原稿譯出。米列娜同志本來還可以提出更多的金元詞義研究結果和我們討論，但是由於忙着做回國的準備，只能趕出這篇短文來。我們感謝她的友誼和關懷。

米列娜同志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中國學研究者，她從事漢語研究，也研究中國文學。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她把重點放在現代文學，寫有分析郭沫若同志的作品論文，但也研究古典文學。在關於古典文學研究方面，過去一年來，她在中国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專門從事金、元的諸宮調研究，做為在布拉格的東方研究所同志們集體寫作的《中國說唱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我有機會和她在一起問難質疑，覺得很榮幸，也很得到好處。

這篇短文是她關於《西廂記諸宮調》的語言研究里的兩條分析詞義的例子，不难看出，她是在試圖就語法、語音和詞義相互結合來進行分析，並且擴展到有關的其他專業學科的領域的。“乳口”向來沒有較為可從的解釋，有人解釋做“雉堞”，恐怕是推測的成分居多。“鉤窗”則很多人都趨向於就異文“釣窗”尋找解決的途徑，認為就是“吊窗”。那是不正確的。不過，這兒也有一點值得商榷的地方：從《西廂記諸宮調》的上下文看來，我懷疑“乳口敵樓沒與高”是形容華山的，不是形容黃河的。這雖然不妨礙米列娜同志的解釋，我仍舊願意提出我的看法來。在我讀到譯文的時候才發現這個問題，那時她已經回國了，無法和她當面商榷。

關於《西廂記諸宮調》詞彙研究方面，我知道日本的飯田吉郎先生編制了《董西廂語彙引得》，這個引得

（下轉183頁）

成語還是不能隨便換字

藍仲文

林文金同志在《從性質和特點看成語的範圍》（見《中國語文》1959年2月號）里面提到成語能不能換字的問題時說：

附帶提一提的是，初中漢語課本說，成語是不能隨便更換字眼的。前面談到成語的特點時，我們為什麼不這樣提呢？因為成語如“七嘴八舌”“七手八腳”，說“七手八腳”是由“七嘴八舌”更換了字眼而成的也可以，說“七嘴八舌”是由“七手八腳”更換了字眼而成的同樣也可以。顯然，不能更換字眼的提法不頂恰當。

我覺得林文金同志的這個看法很不恰當。理由可以分作兩個方面說：一方面是對漢語課本的理解有問題，另一方面是舉的例證有問題。

先說前一個方面。這還可以分作兩點說。

1) 照我個人的體會，漢語課本所說“不能隨便換字”並不等於“不能換字”。“不能隨便換”似乎可以這樣理解：a)一般說是不能換，但在語言發展變化的過程中有例外；b)成語是約定俗成的，你要用就只能照着原樣用，不能只憑自己的高興就更換其中的字。如果我的理解不錯，我覺得漢語課本的說法是與實際符合的。

2) 漢語課本是“課本”，而且是供初中學生學習的課本，那麼，無論為教學效果着想，還是為漢語規範化着想，我覺得提一下“不能隨便換字”都是可以的，甚至是應該的。課本的這個意圖可以從后面的練習里看出來，例如讓學生從“得不償失”和“得不補失”里選一個，練習題的意思是說，“得不償失”里的“償”不能隨便換成“補”，因為習慣上沒有“得不補失”的說法，這對學生的學習語言是有好處的。

再說後一個方面。林文金同志是不主張成語“不能隨便更換字眼的”，專就這個主張說，對錯很難定，問題在於換到什麼程度，或者說，所謂“換”是什麼樣的“換”。譬如說，“莫名其妙”的“名”換為“明”，這是一種“換”，“千篇一律”的“篇”換為“遍”，這是另一種“換”；如果是前一種“換”，恐怕沒有人說不可以，如果是後一種“換”，恐怕同意的就不多了。——“換”的意義不定，這個問題也就可以不談。

這裡應該談談的是林文金同志的“不能更換字眼的提法不頂恰當”所據的理由。林文金同志所謂“換”是“七嘴八舌”換成“七手八腳”，這個論據很有問題。

1) 說這類成語是換字而成是沒有根據的。舉個相類的例，漢語的合成名詞有不少是按照“起修飾作用

的詞或詞素加被修飾的詞或詞素”這個格式構成的，如“火車”“汽車”之類。針對這樣的事實，我們說“火車”“汽車”是按照同一個格式構成的，大概沒有人反對；如果不這樣說，而說“汽車”是“火車”換一個字構成的，恐怕沒有人會同意。因為拿不出證據來，甲就可以說由“火車”換字而成，乙說由“電車”換字而成，丙說由“汽船”換字而成，結果是永遠爭辯不休。“七嘴八舌”“七手八腳”之類也是如此，如果承認有母子關係，哪個是母哪個呢？林文金同志說兩可，這是“相生”（你生我，我生你），已經很難理解，如果再拿來“七上八下”“毛手毛腳”“貧嘴惡舌”等等呢？如果想維持相生論，就要乞靈於純粹的臆斷。這樣作，臆斷就有跑野馬的危險——“九牛一毛”與“九死一生”有相生關係，“大材小用”與“大同小異”有相生關係，“無微不至”與“無所不至”有相生關係，等等。

換字而構成新成語的情形是有的，如“知難而退”換字而成“知難而進”，“無的放矢”換字而成“有的放矢”，“走馬看花”換字而成“下馬看花”。這個換字的痕跡人人看得出來，因為從意義方面看，新成語之所以要這樣說，正是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在舊成語的基礎上改造而成的。“七嘴八舌”和“七手八腳”在意義上沒有這樣的關係，說這個是由那個換字而成是沒有根據的。

2) 這樣的換字與漢語課本所謂換字是兩回事。漢語課本的意思是說，你要用表示某一意義的某一個成語，你就得照着原樣用，不能隨你的高興換其中的字。例如你想用表示“七手八腳”這個意義的“七手八腳”這個成語，你就得寫“七手八腳”，不能隨你的高興寫為“七手九腳”或者“七手八足”。這是一個成語範圍內的事。林文金同志的“換”（即使這種“換”的說法說得通）就不同了，“七手八腳”這個成語，一換字成了另一個成語“七嘴八舌”。這已經越出一個成語的範圍，談的是兩個成語了。兩個成語，表示兩種意義，你為我，我為你，專就其中的一個成語說，這裡並不存在換字的問題。這樣，漢語課本的“換”是一種“換”，林文金同志的“換”是另一種“換”，概念的內容不同，跳出同一律的約束，爭論自然就成為無意義的了。——按照邏輯的推理規律，林文金同志的例證，就其實質說不過是說明，我們的許多成語，其中有些，可以用相同的字，或者說可以用相同的格式而已。

语文短评

558 她退休之后,经过二十年,为着番邦犯境,她勇敢地再担起战斗的任务。(人民日报 1958年10月6日7版)

“为着”就是“为了”,是用来表示目的或动机的介词。这里用在“番邦犯境”之前,有“给番邦担起战斗任务”的意思,把主语的动机弄反了。“为着”可以改成“因为”;或者说:“为着征讨犯境的番邦,她……”(杨一可)

559 八一队这次比赛为什么失败,我看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因为有了十比零的绝对优势而疏忽大意了。

(人民日报 1959年2月22日8版)

“为了”是表示一种目的的,这里说明的是失败的原因,应该把“为了”改成“因为”。(刘嘉印)

560 公社党委研究后,决定从多种经营收入中,抽出将近两万多元,暂借给生活困难的社员添置棉衣。

(人民日报 1958年12月18日3版)

“将近两万多元”讲不通,只能说“将近两万元”或“两万多元”。(周基)

561 今年才好说歹说找到老羊倌李凤子大伯让小秃去当羊倌,伴着老羊倌放着一群不到四十多只羊。

(新港 1959年2月号,15页)

1)有了“四十多”这个数日字,“一群”就用不着了。2)“不到四十多”是多少呢?叫人猜也猜不着。应该说得明白些。删去“多”或“不到”,或两个同时删掉,这只能由原作者决定了。(雨田)

562 这种合金我国除大連、重庆等钢厂虽已试制成功,但还未大量生产。(中国青年报 1958年9月29日3版)

这一句的意思是说,这种合金仅有大連、重庆等两个钢厂试制成功,但是还未大量生产。除此以外,再没有能够生产的了。原句用“除”字,意在表示排除,可是“除”不能和“虽”连在一起构成“除……虽……”的格式,原句也没有用“除”的必要,应删掉。(雪夫)

563 既然下决心起跑了,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我们不登上那个顶峰。(政治学习 1959年3期)

作者原意是:我们既然下决心要登上那个顶峰,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可是由于多了一个“不”字,把话说反了。(胡新)

564 他们在我国将赴各地了解和考察中医中药治疗、麻风及我国麻风病防治工作等情况。(人民日报 1958年10月13日4版)

在“麻风”前用了一个顿号,把“中医中药治疗”和“麻风”并列起来,致使考察的对象不明确。如果考察的是“中医中药治疗”及“麻风病防治工作”,则顿号和“麻风”都应该删去;如果是“中医中药治疗麻风”及“麻风病防治工作”,则应删去顿号。(杨一可)

565 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在我国相邻的兄弟国家。(解放日报 1958年12月24日5版)

“相邻”是中蒙两国间的关系,应该用表对象的介词“跟”或“和”,不该用表处所的介词“在”。(殷之华)

566 一个有远大志向的知识分子,都应该下个决心,把知识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不断的改造自己的旧习

惯,旧思想。(文汇报 1959年1月27日3版)

“一个”只是一个,“都”是对多数而说的,“一个”前加上“每”字就行了。(献力)

567 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对文艺创作工作者,特别是一般业余电影剧本作者均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而且也

能帮助广大电影观众提高电影艺术的欣赏水平。(人民日报 1959年2月18日8版)

“一般业余电影剧本作者”是“文艺创作工作者”的一部分,后面不能用“均”,应删去。如果说,“一般业余电影剧本作者”不是“文艺创作工作者”的一部分,就应该删去“特别是”和它前面的逗号,换上一个“和”字。(陈德政)

568 所有调到这个车间来工作的每个工人,都向领导上提出了保证。(解放日报 1958年9月26日1版)

“所有”和“每个”重复,应删一个。(殷之华)

569 但是,美国除了在最近通过给予伊朗四千多万美元新贷款外,华盛顿方面在伊朗答应签订协定后已表示,“美国不打算给予更多的军事或经济援助”。(人民日报 1959年2月24日5版)

主语重复,应去掉“华盛顿方面”;如果保留“华盛顿方面”,“美国除…外”就没有着落了。(张正寰)

570 临睡觉时,林红脱下穿在身上的一件玫瑰色的毛背心递给道静。(杨沫:青春之歌,343页)

“小林,你身体很坏,把这件背心穿在身上吧。”(杨沫:青春之歌,343页)

“穿在身上的”和“在身”显然都是多余的,为文章简洁,可以删去。(廷木)

571 你到了徐州,把了解的情况迅即告诉我们。(文汇报 1958年11月24日2版)

“迅即”是文言的两个单字,这里用得不要;只要用“迅速”或“立即”就可以了。(沈鸿鑫)

572 诗人爱它,因了它的优雅不俗;艺术家爱它,因了它的多采多姿,少女爱它,因了它的玲瓏美丽;恋人爱它,因了它能够藏起海一样的深情。(人民日报 1959年2月28日8版)

“因了”用起来很别扭,不合汉语规范。可把“因了”改为“因为”。(游仲权)

573 他们也会因为轻微的顿挫,而夸大了黑暗的力量。(讀書 1958年17期,23页)

“顿挫”一般形容讲话时的停顿和声调的变化,用在这里不妥当。可改为“挫折”。(沈鸿鑫)

574 蒋军对杜勒斯施用压力表示愤懑(文汇报 1958年10月30日4版小标题)

这句话在语法上固然没有毛病,但是语意却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施用压力”的是杜勒斯,“表示愤懑”的是蒋军,二、“表示愤懑”的是蒋军,“施用压力”的也是蒋军。如果把“对”改为“因”,或者去掉“对”而把“蒋军”移在“压力”后,或“杜勒斯施用压力蒋军表示愤懑”,语意就明确了。(陆琛)

575 其次,请听同学们的意见,绝大多数同学都认为鲁迅的“祝福”、毛主席的长征诗、郭老的向地球开战作品很感兴趣,而对那些什么“向一千个山头进军”“王家斌”“五亿农民的方向”“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引水上山,丰收万年”“农村调查序言”以及上学期的许多补充教材等等,这正是“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作品”,这些没有艺术魅力的作品能作为感染学生的教材吗?(中学教师 1959年1月号,22页)

1) “很感兴趣”的是“绝大多数同学”,而不是“鲁迅的‘祝福’…等作品”,“鲁迅的‘祝福’…等作品”在这里只是“绝大多数同学”“很感兴趣”的对象,因此应把“认为”改为表示对象的介词“对”。2) “向地球开战”是文章的篇名,也应加上引号。3) 同学们对“‘向一千个山头进军’…以及上学期的许多补充教材”的意见究竟怎样,这里没有着落。应在“等等”后面加上说明同学们的意见的词句,如“则不感兴趣”之类。(向奎)

576 “静静的顿河”非常出色地分析了哥萨克之间的阶级关系的对立,描写了革命在哥萨克中间的影响。(人民日报 1958年11月10日8版)

“之间”是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后面表示关系的方位词,文中只提到一个“哥萨克”,用“之间”是不妥当的。可以把它作“中间”或“内部”,或者改为“哥萨克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对立”。(杨一可)

577 天然气在旱地上出露的时候,往往是庄稼长不好的地方,人们叫它“火燒地”。(解放日报 1958年11月12日2版)

“时候”不是“地方”,更不能称为“火燒地”。可改成:“冒出天然气的旱地,往往是…”。(殷之华)

578 不识字的人要扫盲;懂得多一些的人,就要学得深一些。(人民日报 1959年1月15日6版)

不识字的人是文盲,扫盲是扫除不识字的人。“不识字的人要扫盲”等于说:“不识字的人要扫除不识字的人”,讲不通。好改说:“不识字的人要争取摘掉文盲的帽子。”(杨一可)

579 明天,师、团实兵合练就开始了。团里让我参加团指挥所,师制订的计划想让我看过,张副参谋长也我汇报过。(人民文学 1959年2月号,71页)

1) 为了使意思表达得确切,“就开始了”的“就”字后面最好加上“要”字;2) “想让我看过”一句很含糊,到底是“想让我看”,还是“已经看过”?揣测文意,似乎要改为:“师制订的计划已让我看过”。(王健芝)

580 千里堤上河神庙前,两个个儿象小墩子的铜匠,正从手心里吐了口唾沫,举起油锤来要砸。 (电影创作,9页)

唾沫哪有从手心里吐出来的?可改为:“向手心里正吐了口唾沫”或“正往手上…”。(王存芳)

书刊评论

《汉语拼音词汇(初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词汇小组编。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12月第1版，64开，394页，定价0.80元。

我们从吴玉章主任《利用拼音字母帮助扫盲和推广普通话》一文(见《文字改革》1959年第6期)里，可以知道，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一年多以来，文字改革工作在全国工农业大跃进的形势中，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和长足的进展。再从《试谈一年来文字改革工作的进展情况》(《中国语文》1959年3月号)一文里，也可以看到一年来文字改革工作在全国广泛而深入地开展的基礎上已經迈入了一个新阶段。对语文工作者说来，这个新阶段的任务之一就是怎样加速进行研究和实验汉语拼音文字。要进行这个复杂而细致的工作，当然需要作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怎样把汉语词汇用拼音形式初步定型。这本《汉语拼音词汇》正是适应这个需要而编出的，所以我们对这本书首先表示衷心的欢迎。

汉语拼音文字的研究和实验，必须同汉语规范化工作密切联系地进行，如果在词的语音方面没有一定的规范，便谈不到拼写上的定型。这本书的编辑凡例里说，“希望这一本词汇能够适合汉语规范化的要求，将来逐步发展成为一本汉语拼音文字的词汇”，这个倡议是应该拥护的。在拼音文字的研究工作中，首要的具体工作就是正字法问题，这个工作需要集中大家的智慧和群众的实践来逐步解决。正字法问题的主要点是：1) 词的连写，2) 同音词区分法，3) 外来词拼写法。现在这本《词汇》的编写，正体现出这三个主要问题的存在实质。

连写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分词问题，如果“多数人承认是应当连写的”，当然也就划定了词；不过，正如《词汇》凡例中所说，“在目前还不能订出一套简单、明确而实用的分词标准”，所以连写不连写也就成了值得研究的问题。所谓连写，当然指的是各个词素的拼音字母连起来写，在这一点上，《词汇》的作法是坚定而徹底的，有些“词”许多人倾向于分写或认为介乎分合之间的，《词汇》都毫不犹豫地连写起来。我们觉得在大家的意见还没有统一，分词的标准还不明确的现阶段，过渡的或者说折中的办法，还是应该考虑进去。如果坚持独用原则来衡量词的话，这本《词汇》里所收录就有许多应该算是词组，比如，“碍手”、“开爐”、“燙髮”、“套圈兒”，等等，这些动宾词组是不好认为一个

词的。这比不了“打倒”之类的动补结构，已趋向词汇化，在人们意念上，动宾结构容易唤起两个词的概念。对于这种情况，在拼写形式上，可以采取过渡或折中的办法，在两个词中间加上短杠，如“燙髮”，在连写和分写的两极端中，可以折中写成“tàng-fǎ”。其实，动补关系的也未尝不可以同样处理。短杠的用途在正字法的研究中应该注意到，它不仅可以起词形的过渡作用，还有区分同形词、合成词的功能。

因此，我们认为这本《词汇》不如干脆收进词组(当然不是临时搭配的)，① 实用的词典里不但不排斥词组，还要大量地收录，因为它的运用很广。

其次，对于所谓区分同音词问题，这本《词汇》的处理也表现出目前大家对于同音词的界说的分歧。把声调视同声韵一般重要的人们认为，必须是同声同韵同调的才算同音词，因而说如果将来拼音文字一律标调，同音词的麻烦可以减少很多；可是标调的手续也够麻烦。把声调视同次要的人们，便反对一律标调；可是难于解决同音词过多的矛盾。这些矛盾，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有些是不难解决的。将来正式拼音文字里标调原则问题这里撇开不谈，单就如何区分《词汇》中的同音词来看，在拼写形式上，有的是可以用儿化来区分的，如《词汇》(237页)中的“人员”、“人缘”，两者都写成 rényuán，实际上，“人缘”在口语中儿化的多，如果改写成 rényuár，词形便区分开了。有的可以用轻声来区别(当然，须有标调的前提)，比如，“精细”(141页)的“细”口语多读轻声，那么拼写时不标调，就同“京戏”的拼写形式分开了；同样，“团员”和“团圆”，后者也可这样处理。还有的可以用短杠来解决，如“个人”、“各人”(90页)，显然，“各人”可以利用短杠，以与“个人”区分；“强暴”和“牆报”(220页)，后者也可以加短杠。此外，的确有许多是即使标调也无法区分的同音词，那就应该从另外角度来研究解决了。其实单就《词汇》所列的同音词看，有许多是根本不会出现在同一语言环境里的，所以，对拼音文字怎样处理同音词并不至于一筹莫展。

上面这些问题通过《词汇》的编写，清楚地说明汉语拼音文字的研究和实验是十分复杂的，因而需要有科学态度的处理。这所谓科学态度的处理，我们认为，在拼写形式上要遵守语音的原则，也就是在口语里怎样读就大体上怎样拼写；收录词汇可以在通用的原则下书面语和口语兼收，因为即使是书面词，一到口语

里,自然会服从口語的語音規律来讀的,这一点从張洵同志編的《北京話輕声詞匯》里就可以証明,比如“科学”一詞應該說是書面詞,可是在口語里“科学”的“学”也輕声化了(广播里也可以証明这一点)。以此类推,我們可以肯定,拼写形式服从語音規律,應該是个原則。

再次,在外來詞的拼写方面,这本《詞匯》也給我們提供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材料。这本《詞匯》所收外來詞并不多,仅以“馬克思主义”一詞說,《詞匯》所写形式是 Markszhǔyì(190 頁),这个形式就要引起很多問題:第一,《詞匯》凡例說“这里一般不用大写字母”,因为“大写字母一时还难于确定”,可是这个詞用了大写字母,是表示它为專有名詞么?显然不是,那末何必用大写呢?第二,这个形式是前一半轉写后半一半拼写,能不能用这样杂拌兒的形式呢?这是值得研究的。这个外來詞可能是遵循了“分別情况斟酌尺度,名从主人而又主听客便”(見周有光《外來詞拼写法問題》,載《中国語文》1959 年 3 月号)的处理原則来拼写的;可是这同汉语实际的語音原則是有矛盾的。我們看到《中国語文》1958 年 10 月号上發表的《現代汉语詞典編輯凡例》里所举的“样稿”,对外來詞一律是按汉字語音拼写的,那末,“馬克思主义”就要写成“mǎkēsīzhǔyì”,这对人們的理解和讀音似乎都有一些方便,对“名从主人”的原則也沒有多大違背。“分別情况斟酌尺度”确是必要的,但这多半指的是在約定俗成以前的情况。这就是說,已經約定俗成的不妨服从汉字拼写,未經約定俗成的可以考虑根据外文轉写。这种兼顧办法通过群众的实践自然会慢慢趋于一致,何况再有因势利导的促进工作加以推进呢。

总之,我們对这本《詞匯》所以表示衷心欢迎,主要是因为:1)它对目前汉语的詞匯规范工作有所啓發;2)对研究和实验汉语拼音文字提供有益的材料;3)对广大群众学习汉语拼音字母的拼写方法提供較可靠的依据。此外,也可以为少数民族語文工作者在考虑汉语借詞形式上提供一些参考。正是由于这本《詞匯》有这么多的实际意义,所以我們願意响应《詞匯》凡例中所提出的“大家共同来把这个初稿修訂和再修訂”的号召,把我們一时所看到的問題提出来同《詞匯》的編者商榷。(勞 宁)

《汉语講义(初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集体編写。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年 12 月第 1 版。定价 1.40 元。

在党的领导下,依靠教师和学生的集体力量来編写教材,这是教学改革中的創举。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集体編写的《汉语講义》的出版,說明了教学改革的重大成就。包括三十八万多字由原来“現代汉语”“古

汉语”“語言学概論”三門課合并編写的教材,只苦了一个半月,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从講义的内容来看,的确是貫徹了避免重复,厚今薄古、重点突出、系实际的精神。但是,也正由于編写的時間短,各部的分量比例尚需要通过教学实践来修正;因而粗疏不足的地方也就难免了。同时还因为目前中学課本語法体系也只是暫拟的体系,不少問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解决;对“語言学概論”这門課是单独講好呢,还是合并到“汉语”中去講好,也有很多爭論,所以讀者也样一本講义可能有不同的意見,是很自然的。

首先,作为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的教材來說,这講义的内容安排过于簡單。把“現代汉语”“古汉语”“語言学概論”三門課的内容压縮到三十八万字,而在前面还附了一个教学大綱,共四十八頁,占全書約十分之一左右,这就使某些部分显得特別單薄,要避免三者之間内容上的重复,这个精神是对的;但避免重复不等于这几門功課就不可能有重点的分工。

講义中取消了“語言学概論”这一名称,在講义中取消了“語言学基本理論知識部分”,只用二十二頁,分兩講“語言的社会本質”和“語言的起源与發展”。我認这样的压縮是不够妥当的。編者強調“語言学概論”所講的知識有一些对中学語文教师不是很必要的,而作了大力削減。一个高等学校的学生,将来是中学的語文教师,为什么就不必要具备語言学的一般知識呢?我認为,过去是沒有我国自己的联系汉语实际的語言学理論,現在这一門課正應該在高等学校以新的面貌加强起来,而不是因噎廢食。在高等学校中,外語是必修的,語言学理論中也可以在講語法时通过对比來說明汉语語法規律同俄語、英語等能些不同。

語言学各部門也不是沒有东西可以講的。而在《講义》中講語言的社会本質时,只用一千多字講語言的結構成分是語音、詞匯和語法。詞匯和語法也只引用了斯大林著作中的定义,沒有联系汉语实际(当然吸收苏联語言学理論还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当然不能指导汉语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比如就詞匯这一理論來說,《講义》中說到它的特点是:a)任何語言中都有基本詞匯;b)詞的穩固性;c)詞的構性。在 a) 里說:“基本詞匯如‘父亲、母亲、人、手、天’等各种語言的这些詞尽管不相同,却是每种語言不可少的。沒有这些最基本的詞,任何語言都不能成为語言,数量虽少,却是最基本的部分。”这样的論点就使难以捉摸到汉语中到底那些性質的詞属于基本詞匯,虛詞算不算基本詞匯呢?汉语的語法关系常常是虛詞来表示的,而各种不同的语言表达語法关系的方法是是不一样的。至于穩固性和构詞性,《講义》中也

有詳細舉例說明。再從前面(184—185頁)“現代漢語詞匯的來源”一節中，講固有詞內容中也引用了斯大林的話，“語言的詞匯中的主要東西就是基本詞匯，其中包括所有的根詞，成為基本詞匯的核心”。下面又舉例說“象‘山’‘火’‘地’‘人’‘中’‘羊’‘大’‘小’‘上’‘下’‘走’‘來’‘在’等最常用的最主要的詞匯是基本詞匯”。既引用了斯大林關於基本詞匯和根詞的理論，就應該說明白漢語中哪些是根詞，根詞的特點是什麼。這里又提出了“最常用”和“最主要”是基本詞匯的兩個條件，那末“常用”和“主要”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由此可見，編者一方面要想講明白斯大林的語言學理論，另一方面卻生搬硬套地聯繫漢語實際，因而就不能令人信服地說明漢語的規律。我認為這第三部分有必要好好地修改和充實，甚至還應該恢復“語言學論”這一名稱。所謂聯繫漢語實際，不等於全部講漢語，主要還是建立中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學。

《講義》為了貫徹厚今薄古的精神，因而把古漢語部分也壓縮得很少，只用六十七頁。我認為，教學改革精神是要提高教學質量，批判錯誤的學術思想，“厚古薄今”也就是要古為今用，無論從提高學生對古典文學作品的分析和閱讀能力，接受古典文學的遺產來說，還是從現代漢語的發展過程同古漢語的聯繫來說，都應該提高古漢語的教學質量。古漢語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充實古漢語的教材內容不等於就是厚古薄今。因此，我認為大力削減使教材內容過於簡單是不恰當的。

其次，談一談對現代漢語部分內容的安排。《講義》中採用“語法”和“修辭”二者並重並全面結合的方法是盡合適的。語法和修辭雖然有密切的聯繫，究竟是兩個不同的內容，正如《講義》中所講的，“語法研究語言結構的規律，是對不對的問題；修辭研究語言表達的效果，是好不好的問題”。我認為把修辭再分為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也沒有必要。講修辭就是要使思想感情表達得準確、明白、生動，寫文章能達到準確、鮮明、生動，就算是掌握了修辭的方法。毛主席的著作可以說篇篇是修辭的範例，不一定再去分哪些修辭格式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準確、明白”為什麼是消極的呢？

修辭和語法全面結合的最大毛病是不能有重點地講語法規律和修辭方法，事實上《講義》中是以詞匯語法為綱，把修辭方法穿插到有關的章節中去。這在講詞匯和語法時另另碎碎地加上一些修辭內容，不系統。例如，講聯繫動詞“是”放在句子成分中的“主語”後面(24頁)，講了用法，接着又講明喻、隱喻修辭效果，這一節講的是句子成分，講聯繫動詞的用法已經關係不密切了，又插上去講了一段修辭，扯得太遠了。全面結合聯繫實際也不等於不要適當

地分工和系統地確定重點。因此在講完語法的基础上再系統地講修辭方法是比較好的。

《講義》中也反映了片面地強調“解決實際問題，對學生寫作有所幫助，使學生眼高手也高”。語法修辭當然要指導學生提高運用語言的能力，但是也不單純為了幫助學生提高寫作能力，指導學生提高寫作能力應該是習作指導課的重點內容；講語法不把語法現象作分析解剖，找出其中的規律來，那末語法就沒有多少東西可講了。《講義》把漢語中表達語法關係很重要的虛詞部分，只用三頁篇幅很簡單地提一下它們的定義、類別和語法特徵，虛詞的用法在講到句子成分時陸續出現，既不能突出重點，也缺乏系統。如三個結構助詞“得、地、的”分別在補語、狀語、定語中講；介詞在賓語中講幾個，在詞組中又講介詞結構的意義；介詞結構的用途卻沒有詳細講。這樣安排使學生難以全面地掌握漢語虛詞的特點、用法，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聯繫和區別。

《講義》用大量的病例讓學生分析研究，這是必要的；但是，病例也只能起個反面對比的作用，從反面來說明正面的語言規律，因而正面講解語法規律還應該占主要的地位，多舉正面的例句分析講解是很必要的，而《講義》中卻忽視了這一點。

最後，談一些關於語法理論的問題。在大綱說明中說：“為了面向中學，語法採用中學課本的語法體系(又不完全受其局限，還要把最新的科學成就吸收進去)。”應該說，這樣處理是正確的。但是，我並不贊同《講義》中某些語法理論上的修改。在《講義》中有很多語法理論的說法不夠妥當，有的還前後自相矛盾。例如編者把時態助詞放到“詞的構造”一章中作為構詞的虛詞素(輔助成分)處理，把“着、了、過”與“子、兒、頭、性、士、員、者、們”等同樣作為構詞成分。這是十分不妥的。構詞成分(詞素)和虛詞是兩回事，中學課本把“着、了、過”列為獨立的虛詞是比較恰當的。時態助詞不但可以附着在一個詞的後面，也可以附着在詞組後面表示動作、行為、狀態的時態的語法意義。“們”也不宜看作構詞成分。如果“着、了、過”作為構詞成分，那末漢語詞典中要多收多少帶有“着、了、過”的動詞？《講義》206頁中也寫着：“動詞的變化：…b. 加‘着、了、過’等。動詞加上這些時態助詞表示一些附加意義。”這里還是承認“着、了、過”是時態助詞。在247頁劃分詞類的標準問題中又說：“動詞…加上附加成分‘着、了、過’表示時態。”由此可見，編者是有些粗枝大葉，並且在理論上有混亂現象。另外我認為象聲詞也應該講一講。

“〔附〕劃分詞類的標準問題”，放在句子成分後面附帶講一下，這更是不妥當，我認為應放在詞法中重點地講，不能用〔附〕的方法一筆帶過。

关于一詞多类,詞类轉化問題。《講義》247頁中說:“如‘开’在‘开会’里是動詞,因为它具有動詞的語法特征,在‘开水’里是形容詞,因为它具有形容詞的語法特征。”这里的“开水”是偏正式合成名詞,不應該再拆开来分析“开”是形容詞,它只作为一个詞的构成成分(即詞素),与動詞“开会”中的“开”不能比較。同时,把一詞多类和詞类轉化作为一回事也不一定对头。

下面又說:

詞类互相轉化,这是語法發展的必然現象,社会不断发展,新事物不断出現,新事物就需要有新詞来反映,詞为了滿足这种需要,于是一部分的詞的意义和屬性就發生了变化。

把詞类的轉变單純归結为反映新事物的需要是不全面的。詞汇是語言中最活跃的因素,它迅速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新詞的产生和旧詞的死亡上,詞义变化也是一个方面。而詞类的演变,除了反映社会生活的需要外,更主要的是語法規律的演变;所以應該从語言本身的發展規律中去找原因。比如名詞不能隨便轉为動詞,形容詞也不能每个都可以有動詞的用法。这是有关語法規律的。新事物的不断出現也間接影响語法規律的演变,但不是主要的。

講詞类轉化的条件时,《講義》中說:

大致說来,名詞如果帶得上賓語就轉变为動詞,……動詞前边如果加得上数量詞就变为名詞。如“教育”是動詞,“这一种教育应当注意”里的“教育”又变成名詞了。形容詞的前边如果加得上数量詞时也变为名詞。如“困难”是形容詞,“这一种困难”的“困难”又变为名詞。形容詞后边如果加得上動詞的附加成分“了”“上”“起来”等或帶賓語

就变为動詞,如“紅”是形容詞,“紅了”又变为動詞。是形容詞,“大起来了”又变为動詞。

这一段話我也不能贊同。1) 名詞帶賓語作動詞在現代漢語中是極少数的現象,可以不作为一条来談。中学課本中有動詞和形容詞名物化用法的現象,在動詞和形容詞前面只能帶狀語,如果帶上了定語就是名物化的用法了,也就是喪失了動詞和形容詞某些語法特点,而取得了名詞的某些語法特点。《講義》中把这种現象叫做“一詞多类、詞类轉化”,这势必和漢語詞无定类的理論,在詞典中无法确定詞类了。“動詞、形容詞前边如果加得上数量詞就变为名詞”这样的講法显然是片面的。所举例子的用法很难类推。3) 关于形容詞轉化为動詞的問題,在理論上也有矛盾,且不說这样用法到底是否轉化了詞类,这里所講“加得上動詞的附加成分‘了’‘上’‘起来’等或帶賓語就变为動詞”,把时态助詞“了”又叫作動詞的“附加成分”,它到底同前面講的“輔助成分”(詞素)有什么不同?前面動詞附类中講“上”“起来”等是動詞,这里又叫作動詞的附加成分,名称也不一致,向動詞是实詞(有虛化現象),附加成分算不算一詞呢?

綜合上面所談的几点来看,作为高等学校的《講義》还是比较粗糙的,缺点也比较多。特别是語法分析中正面例句用得少,分析語言現象过于簡單,理論的某些部分不够确切,文句不妥的地方也不少。但是,我相信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漢語講義》編写組的同志,一定能够进一步修改而达到比較好的地步的。(黃浩森)

成語性謂語新例

赵生明

黃再春同志在《成語做謂語的句法功能》一文中(見《中国語文》1958年10月号)談到“成語性謂語的时态变化”时,認為“时态助詞中用‘了’来表示的較多,但用‘了’时,往往需要帶有賓語或補語。……如果不帶補語和賓語,就站不住脚”。这个論断恐怕也“站不住脚”,因为我在《毛澤东选集》和初中《文学》課本中發現,凡是用“了”表示时态的成語性謂語,都沒有帶賓語或補語。下面不妨举出几个例子:

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嗎?(文,四,88)

……总之,德国法西斯机构快要土崩瓦解了。(毛澤东选集,三,937)

刚才的一点不愉快,早已烟消云散了。(文,二,214)

詩人当时真是走投无路了。(文,三,27)

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澤东选集,二,788)

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六,24)

此外,还有些同样用法的例子,不必多举。这类帶时态助詞“了”的作謂語的成語,其內部結構也不分析即可自明。这里只是証明:各种結構的動詞、形容詞性的成語做謂語时,一般可以用助詞“了”来表示时态;“不帶補語和賓語”,不但可以站住脚,而且是一正常的現象。

语言学名词解释 (七)

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編

80 音高

音高就是声音的高低。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在一定時間內音波数或發音体震动数不一样就产生音高的不同。音波数或發音体震动多的,音就高,反之则低。在每秒钟內能發出的音波或發音体震动数又叫做频率。如果有甲、乙两个音,甲音在每秒钟內震动一百次,乙音在每秒钟內震动五十次,那么我們就說乙音的频率比甲音大,乙音比甲音高。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音高是由于人类声带的長、短、松、紧、厚、薄不同而产生的。声带長、松、厚,音就低;声带短、紧、薄,音就高。人类声带是天生的,无法改变,但松、紧却可以自由控制,因此同一个人發出的音可以有高低的不同。

音高是构成語音的四要素(音質、音高、音長、音重)之一。在某些語言中,不同的音高有区别意义的作。例如汉语中的声調就是这样。汉语中“媽”“麻”“馬”“罵”四个詞的音質、音長、音重基本上都是一样,但由于音高变化所构成的声調不同,詞义也完全不同。大部分語言还利用音高变化表达不同的感情。

語音学所研究的音高不是單純的物理現象或生理現象,而是結合了一定意义的語音現象;所以單純由于声带构造不同(如男人的声带一般較長,女人的声带一般較短等),或高声說話时与低声說話时产生的音高变化就不是我們所要研究的。(陈)

81 音重

音重又称音强或音势。音重指声音的强弱或輕重,通俗些說,就是發音时用力大小,用力大则音重,反之就輕一些。声音的强弱取决于音波振幅(詳見振幅条)的大小。人类語音的强弱和發音器官的緊張程度以及發音时气力的大小成正比。

音重也是构成語音的四要素之一。在很多語言中用音重的不同构成重音,而重音的不同往往可以区别詞义或語法意义。例如在俄語中,мука(面粉)和мука(痛苦)詞义不同,страны(国家,复数第一格)和страны(国家,單数第二格)語法意义不同,这些区别是运用音重所构成的重音来体现的。在句子中把某詞特別讀得重一些,还可以表达不同的感情色彩和調这些詞的意义。(陈)

82 音位

从物理学或生理学的角度分析出来的声音現象,在不同的語言中可以不同地加以处理。有些現象在这一种語言中需要区别,而在另外一种語言中却可以不加区别。例如在汉语中“壩”[pa]这个詞决不可以念成[p'a],因为这样念,它就成了另外一个詞——“怕”。但是我們把它念成[ba]却不会引起詞义上的誤解。在俄語中却正相反,例如 палка [palka](棍兒)中的[p]决不可以念成[b],因为这样会使得別人誤解为另一个詞——балка [balka](洼地),但是我們把 палка 中的[p]念成[p']却不至于引起詞义的誤解。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語音現象是一种社会現象,不能單純从物理学或生理学的角度去研究它們。我們所研究的是結合着一定詞汇意义或語法意义的声音現象,这些在某种語言(方言)中能够和別的声音在区别意义作用上有所不同的声音單位叫做該語言(方言)的音位。例如[p]和[p']是汉语中的两个音位,[p]和[b]是俄語中的两个音位;而[p]与[b]在汉语中沒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不能算做两个音位,[p]与[p']在俄語中沒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也不能算做两个音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人类語言中所有的每一个音素在一个具体的語言(方言)中不見得都是一个音位,而某个語言(方言)的一个音位常常包含了好几个音素(有时也可能只是一个音素),其中往往有一个是主要的,別的音素则是这个主要音素的不同变体。例如汉语中的[t]輔音,它在“都”[tu]中受[u]的影响而圆唇化,在“大都市”[tatusi]这个詞組中,[a]和[u]中間的[t]受前后元音的影响而濁化,在“顛”[tien]这个詞中受元音[i]的影响而顎化……这些圆唇化的[t],濁化的[t],顎化的[t]都是[t]的变体。一个語言(方言)中所有的音位和音位之間的組合規律构成該語言(方言)的音位系統。(陈)

83 音質

音質又称音色。音質同音高、音長、音势(音重)不同,它是声音的質素或个性。我們用同样的音高,同样的强弱和長短來發 a 和 u,仍然能發現它們有显著的不同,原因就是 a 和 u 有不同的音質。

从声学的观点說,音質就是震动形式的不同,或者說是由于音波的式样不同,波紋的曲折不同。而音波形式的不同,則是随着基音与陪音(副音)之間的强弱

比例的不同而产生的。在單純音中，无所谓音質的不同，一般所謂音質不同，都是指复合音而言。

在复合音中，基音与陪音(副音)的强弱是不成單純比例的，有的复合音陪音强，有的复合音陪音弱，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才产生不同音質的各种复合音。

音質的差別是由下面几方面产生的：1) 發音体的不同，2) 發音体發音的方法不同，3) 物体發音的自身所具有的状况不同，或發音以后所遇到的环境不同。語音中音質的变化，由于人体口腔状况可以任意变化，鼻腔开閉和咽头紧松也可以自由控制，所以語音音質的复杂多样，不是任何乐器所能比拟的。(何)

84 成阻 發音动作仔細分析起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成阻期(又叫音首期)、持阻期(又叫緊張期)、除阻期(又叫音尾期)。成阻期是發音过程的第一阶段。当我们發某一个音时，必須使發音器官發生接触或使口腔形成某种形式的共鳴器，借以构成發音状态。例如發[p]音时，我們首先要把上下唇合攏起来，把口腔閉住，这种作用，語音学上叫做“成阻”，这一过程就叫做成阻期。

就一般情况說，每个音都具有成阻，只是在特殊条件下或受前后音节影响的条件下，成阻期就可能不存在。如 *assa* 中的第二个 *s*，因为第二个 *s* 所需要的位置已由第一个 *s* 准备好了。又如我們閉着双唇休息时开始發[p]音，就不要第一阶段器官的閉塞，因为这个姿势已形成了。(何)

85 持阻 持阻是發音过程的第二阶段，是形成成阻状态以后到結束發音作用，恢复正常状态之前經過的持續肌肉緊張的阶段。如我們發[p]音时，無論从开唇或閉唇开始，都可以感觉到有許多緊張的动作：上下唇紧紧地閉攏、隔膜、喉头、舌头都在用力，把空气挤到双唇后面，最后产生破裂作用。成阻和除阻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不存在，而持阻却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可缺少的。

就閉塞音說，持阻期是口腔的完全閉塞，除了有声閉塞音在持阻期內混合有声帶顫动的微弱声音外，純粹的閉塞音的持阻期是沒有声音的。它的声音产生在成阻期或除阻期，或同时产生在成阻和除阻期，除了它的除阻期不存在外，一般的都产生在除阻期。

元音的持阻期是結合着各种不同形式的共鳴器的肌肉緊張的；摩擦音的持阻是口腔持續收斂，讓口腔保持一条狹縫，使空气流出，發生摩擦声音。元音和摩擦音在成阻和除阻期是沒有声音的，它的声音正好产生在持阻期。(何)

86 除阻 除阻是發音过程的最后阶段。当發音动作完成以后，發音器官由發音状态变为其他状态就叫除阻。閉塞音的除阻是个破裂动作或是

單純的發音器官的休息放松；元音和摩擦音的除阻是开口度的增减或發音器官的休息放松。

在一定条件下，除阻阶段也可以不存在。如 *ss* 中的第一个 *s*，因为第二个 *s* 的成阻期正和第一个除阻期紧紧結合在一起，用不着除阻。又如广韵 [lap] (立)，閉塞以后不發其他开口音，嘴唇不用打开，因而就省去了除阻阶段。(何)

87 同形詞 同形詞(又称同書詞)是語言中意义不同，發音不同，而只是写法相同的詞。例如汉语同一个“好”字，有时念 *hǎo* 是“好坏”的意思，如“好人”、“好事”，等等；有时念 *hào* 是“爱好”的意思，如“好看小說”。同一个“恶”字，有时念 *è* 是“善恶”的“恶”的意思，如“恶霸”、“罪恶”，等等；有时念 *wù* 是“討厭”的意思，如“好逸恶劳”。俄語 *замок* 第一个音节念重音时是“城堡”的意思，第二个音节念重音时是“鎖”的意思；*выкупать* 一詞第一个音节念重音时是“洗澡”的意思，第三个音节念重音时是“贖”的意思。英語 *content* 一詞第一个音节念重音时是“内容”的意思，第二个音节念重音时是“使满足”的意思；*contrast* (对比，对照)一詞第一个音节念重音时是名詞，第二个音节念重音时是動詞；等等。

同形詞和同音詞不同，虽然它們都是同一个形式表示不同的意义；但是同音詞無論發音和写法完全相同，而同形詞只有写法相同，發音却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不能把它們混为一談。

同形詞的来源是由于世界上大多数的文字都根据声調或重音。汉语有些同形詞是由于語音演变的结果，例如同一个“重”字有时念 *zhòng*，有时念 *chóng*，那就是因为受了声調不同的影响。这些同形詞改用拼音文字后就不是同形詞了。(岑)

88 等音詞 語言中意义不同，写法不同而發音相同的詞叫做等音詞，如汉语的“琵琶”和“枇杷”，“权利”和“权力”；①俄語的 *плод* (果实)和 *плот* (木筏)，*вести* (引导)和 *везти* (搬运)；英語的 *write* (写)和 *right* (正确，权利)，*night* (夜)和 *knight* (武士)；等等。

等音詞实际上就是一种同音詞，但是也有它的特点。同音詞是意义不同而發音和写法都完全相同的詞，如汉语的“詞”(語言中代表一个概念能独立运用的最小單位)和“詞”(一种長短句押韵的文体)，俄語的 *ключ* (鑰匙)和 *ключ* (源泉)，英語的 *can* (罐頭)和 *can* (能够)，等等；而等音詞虽然發音相同，可是写法并不相同。

① 汉语的这些詞改用拼音文字时若不在写法上加区别，将成为同音詞。

等音詞的來源有：1)由於發音上的偶合，而在寫法故意加以區別，如漢語的“琵琶”和“枇杷”；2)由於發音上的歷史演變，如漢語的“權利”和“權力”，英語的 right 和 right, night 和 knight，古音並不相同，以後變成相同了；3)由於發音上的有規則的變化，如俄語的 л 是詞末濁輔音，照例應念成清音，вести 的 в 為 т 所同化而變成清音，這樣一來，在發音上就跟 в 和 вести 沒有分別了。

等音詞有些由於音位上和語法上的關係，在語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等音詞太多將會造成混亂，增加學習上的困難，須要採取適當的措施加以改革。（岑）

99 直譯詞 一種語言向另一種語言借詞，如果是把它的發音或形式直接翻譯過來的叫直譯詞。譯音的多半是通過口頭交談的，譯形的多半通過書面語言的。各種語言的發音習慣各不相同，到有些音是本語言所沒有的，那麼常會用一個近似音去代替它。例如漢語沒有 [r] 這個顫音，所以把 Roma 譯成 Luoma（羅馬），日本語沒有 [l] 這個邊音，所以把 London 譯成 Rondon（倫敦），這在語言學上叫做“音位代替”。譯形的詞，各種語言的念法也不盡同。例如英語的 ball（球）本來念 [bɔl]，而法語直譯卻把它念成 [bal]。

漢語直譯詞有全譯的和非全譯的兩種。全譯的直譯詞是把整個詞的發音或形式全部譯出的，如“德謨克立斯”（譯自英語 democracy），“俱樂部”（譯自英語 club），等等；非全譯的直譯詞卻只譯出原詞的一部分，如把英語的 America 譯為“美利堅”，俄語的 трактор 譯為“拖拉機”，等等。全譯直譯詞有時可以減縮，如把“摩托車”減縮為“佛”，有時減縮後還加上一個類名，如把“法蘭西”減縮為“法”再加上一個“國”成為“法國”，這就成了縮寫複合詞。（岑）

100 仿譯詞 一種語言向另一種語言借詞，不是把它的發音或形式直譯，而是仿照它的意義翻譯過來的叫做仿譯詞，例如漢語把俄語的 пятилетний план 譯為“五年計劃”，德語的 Übermensch 譯為“超人”，等等。仿譯詞多只限於一般名詞，但個別有名詞也可以採用仿譯法，如把英語的 Oxford 譯為“牛津”；至於把 Cambridge 譯為“劍橋”或“康橋”，是一半直譯，一半仿譯的。

仿譯詞可以使原意比較容易了解，但是必須能夠反映原詞的意義，沒有適當的詞語可用的不如採用直譯。尤其是在各種語言中有些複合詞和成語是不照字面仿譯的。從前有人把英語的 milkway（天河）譯成漢語的“牛奶路”，鬧了很大的笑話，英語 to rain cats and dogs 是“大雨滂沱”的意思，如果照字面把譯成“降下許多貓和狗”，那就簡直不象話了。（岑）

91 社會學學派

語言學中的社會學學派主要在法國形成，因此又稱為法蘭西學派。這一學派的語言學的理論基礎來自瑞士的語言學家索緒耳（F. de Saussure 1857—1913），他在法國住了很久。這一學派的主要代表人是法國的梅耶（A. Meillet 1866—1936）和他的學生方德里耶斯（J. Vendryès）。這一學派從語言的社會觀點出發，認為人類的語言是“社會事實”。他們所謂的“語言事實”是根據法國資產階級社會學家涂爾干（Durkheim）所說的“集體心理學就是全部社會學”，因此所謂“社會事實”就是一種社會心理現象，索緒耳就把語言說成是“以每個人腦中所儲存的印象的總和的形式在集體中存在著”。這就把語言學看成是“社會心理學的一部分”。索緒耳並且根據這一理論把語言和言語對立了起來，忽視了二者之間的辯證統一的关系。

語言學應該研究什麼呢？根據索緒耳提出的“語言系統”理論以及把語言學分成了“歷時語言學”和“同時語言學”，梅耶認為過去的历史比較法只解決了個別特殊語言事實而沒有解決“語言系統”。因此他強調用历史比較法去研究“已經為历史所証實了的語言間的對應”，也就是說比較法應該研究現代語言，因為要研究系統必須研究必要的語言事實，於是“同時語言學”被提到了第一位，而且同“歷時語言學”割裂開來。

社會學學派認為語言是一種“社會機構”，因此要了解語言變化必須聯繫社會的變化才有可能，梅耶在《詞怎樣改變意義》的論文里認為詞的使用範圍從大的社會集團進入小的社會集團，它的意義就縮小了，相反就擴大了。

社會學學派曾經在語言學中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譬如語言和言語的關係，歷時語言學和同時語言學，語言系統和語言的符號性問題，這些對以後語言學的研究都是有貢獻的。但是由於這一學派是在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對於許多問題不能有正確的理解，其中尤其是反歷史主義這一觀點，是我們必須堅決反對的。社會學學派的理論在我國影響相當大，徹底批判這一學派的錯誤理論以及它對我國語言研究的影響，將是我國語言學工作者的一項重要任務。（趙）

92 結構主義

結構主義是二十世紀新興的一個語言學的流派。它的理論基礎主要是來自瑞士的語言學家索緒耳。索緒耳認為語言學應該研究語言的結構，也就是音素和意義所形成的關係。1929年布拉格語言學會的特魯別茨科伊第一次把這一理論運用到語音的研究上，也就是把語音音素看做是關係要素的“音位學”。1939年在丹麥的哥本哈根也出現了結構主義，它們的刊物是《語言學學報》。

比例的不同而产生的。在單純音中，无所谓音質的不同，一般所謂音質不同，都是指复合音而言。

在复合音中，基音与陪音(副音)的强弱是不成單純比例的，有的复合音陪音强，有的复合音陪音弱，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才产生不同音質的各种复合音。

音質的差别是由下面几方面产生的：1) 發音体的不同，2) 發音体發音的方法不同，3) 物体發音的自身所具有的状况不同，或發音以后所遇到的环境不同。語音中音質的变化，由于人体口腔状况可以任意变化，鼻腔开閉和咽头紧张也可以自由控制，所以語音音質的复杂多样，不是任何乐器所能比拟的。(何)

84 成阻

發音动作仔細分析起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成阻期(又叫音首期)、持阻期(又叫紧张期)、除阻期(又叫音尾期)。成阻期是發音过程的第一阶段。当我们發某一个音时，必須使發音器官發生接触或使口腔形成某种形式的共鸣器，借以构成發音状态。例如發[p]音时，我們首先要把上下唇合攏起来，把口腔閉住，这种作用，語音学上叫做“成阻”，这一过程就叫做成阻期。

就一般情况說，每个音都具有成阻，只是在特殊条件下或受前后音节影响的条件下，成阻期就可能不存在。如 *assa* 中的第二个 *s*，因为第二个 *s* 所需要的位置已由第一个 *s* 准备好了。又如我們閉着双唇休息时开始發[p]音，就不要第一阶段器官的閉塞，因为这个姿势已形成了。(何)

85 持阻

持阻是發音过程的第二阶段，是形成成阻状态以后到結束發音作用，恢复正常状态之前經過的持續肌肉紧张的阶段。如我們發[p]音时，无论从开唇或閉唇开始，都可以感觉到有許多紧张的动作：上下唇紧紧地閉攏，隔膜、喉头、舌头都在用力，把空气挤到双唇后面，最后产生破裂作用。成阻和除阻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不存在，而持阻却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可缺少的。

就閉塞音說，持阻期是口腔的完全閉塞，除了有声閉塞音在持阻期內混合有声帶顫动的微弱声音外，純粹的閉塞音的持阻期是沒有声音的。它的声音产生在成阻期或除阻期，或同时产生在成阻和除阻期，除了它的除阻期不存在外，一般的都产生在除阻期。

元音的持阻期是結合着各种不同形式的共鸣器的肌肉紧张的：摩擦音的持阻是口腔持續收斂，讓口腔保持一条狭縫，使空气流出，發生摩擦声音。元音和摩擦音在成阻和除阻期是沒有声音的，它的声音正好产生在持阻期。(何)

86 除阻

除阻是發音过程的最后阶段。当發音动作完成以后，發音器官由發音状态变为其他状态就叫除阻。閉塞音的除阻是个破裂动作或是

單純的發音器官的休息放松：元音和摩擦音的除阻是开口度的增减或發音器官的休息放松。

在一定条件下，除阻阶段也可以不存在。如 *as* 中的第一个 *s*，因为第二个 *s* 的成阻期正和第一个 *s* 的除阻期紧紧結合在一起，用不着除阻。又如广州話 [lap] (立)，閉塞以后不發其他开口音，嘴唇不用打开，因而就省去了除阻阶段。(何)

87 同形詞

同形詞(又称同書詞)是語言中意义不同，發音不同，而只是写法相同的詞。例如汉语同一个“好”字，有时念 *hǎo* 是“好坏”的意思，如“好人”、“好事”，等等；有时念 *hào* 是“爱好”的意思，如“好看小說”。同一个“恶”字，有时念 *è* 是“善恶”的“恶”的意思，如“恶霸”、“罪恶”，等等；有时念 *wù* 是“討厭”的意思，如“好逸恶劳”。俄語 *замок* 第一个音节念重音时是“城堡”的意思，第二个音节念重音时是“鎖”的意思；*выкупать* 一詞第一个音节念重音时是“洗澡”的意思，第三个音节念重音时是“贖”的意思。英語 *content* 一詞第一个音节念重音时是“内容”的意思，第二个音节念重音时是“使滿足”的意思；*contrast* (对比，对照)一詞第一个音节念重音时是名詞，第二个音节念重音时是動詞；等等。

同形詞和同音詞不同，虽然它們都是同一个形式表示不同的意义；但是同音詞無論發音和写法完全相同，而同形詞只有写法相同，發音却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不能把它們混为一談。

同形詞的来源是由于世界上大多数的文字都表声調或重音。汉语有些同形詞是由于語音演变的结果，例如同一个“重”字有时念 *zhòng*，有时念 *chóng*，那就是因为受了声調不同的影响。这些同形詞改用拼音文字后就不是同形詞了。(岑)

88 等音詞

語言中意义不同，写法不同而發音相同的詞叫做等音詞，如汉语的“琵琶”和“枇杷”，“权利”和“权力”；①俄語的 *плод* (果实) 和 *плот* (木筏)，*вести* (引导) 和 *везти* (搬运)；英語的 *write* (写) 和 *right* (正确，权利)，*night* (夜) 和 *knights* (武士)；等等。

等音詞实际上就是一种同音詞，但是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同音詞是意义不同而發音和写法都完全相同的詞，如汉语的“詞”(語言中代表一个概念能独立运用的最小單位)和“詞”(一种長短句押韵的文体)，俄語的 *ключ* (鑰匙) 和 *ключ* (源泉)，英語的 *can* (罐頭) 和 *can* (能够)，等等；而等音詞虽然發音相同，可是写法不同。

① 汉语的这些詞改用拼音文字时若不在写法上加区别，将成为同音詞。

等音詞的來源有：1)由於發音上的偶合，而在寫法上故意加以區別，如漢語的“琵琶”和“枇杷”；2)由於發音上的歷史演變，如漢語的“權利”和“權力”，英語的 write 和 right, night 和 knight, 古音並不相同，以後變成相同了；3)由於發音上的有規則的變化，如俄語 код 的 д 是詞末濁輔音，照例應念成清音，вести 的 з 因為 т 所同化而變成清音，這樣一來，在發音上就跟 код 和 вести 沒有分別了。

等音詞有些由於音位上和語法上的關係，在語言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等音詞太多將會造成混亂，增加學習上的困難，須要採取適當的措施加以改革。（岑）

89 直譯詞 一種語言向另一種語言借詞，如果是把它的發音或形式直接翻譯過來的叫直譯詞。譯音的多半是通過口頭交談的，譯形的多半通過書面語言的。各種語言的發音習慣各不相同，到有些音是本語言所沒有的，那麼常會用一個近似音去代替它。例如漢語沒有 [r] 這個韻音，所以把 roma 譯成 Luoma (羅馬)，日本語沒有 [l] 這個邊音，所以把 London 譯成 Rondon (倫敦)，這在語音學上做“語音代替”。譯形的詞，各種語言的念法也不盡同。例如英語的 ball (球) 本來念 [bɔl]，而法語直譯卻把它念成 [bal]。

漢語直譯詞有全譯的和非全譯的兩種。全譯的直譯詞是把整個詞的發音或形式全部譯出的，如“德謨克立”(譯自英語 democracy)， “俱樂部”(譯自英語 club)，等等；非全譯的直譯詞卻只譯出原詞的一部分，把英語的 America 譯為“美利堅”，俄語的 трактор 為“拖拉機”，等等。全譯直譯詞有時可以減縮，如把“摩托”減縮為“佛”，有時減縮後還加上一個類名，如把“法蘭西”減縮為“法”再加上一個“國”成為“法國”，這就成了縮寫複合詞。（岑）

90 仿譯詞 一種語言向另一種語言借詞，不是把它的發音或形式直譯，而是仿照它的意義翻譯過來的叫做仿譯詞，例如漢語把俄語的 пятилетний план 譯為“五年計劃”，德語的 Übermensch 為“超人”，等等。仿譯詞多只限於一般名詞，但個別有名詞也可以採用仿譯法，如把英語的 Oxford 譯為“牛津”；至於把 Cambridge 譯為“劍橋”或“康橋”，是一半直譯，一半仿譯的。

仿譯詞可以使原意比較容易了解，但是必須能夠反映原詞的意義，沒有適當的詞語可用的不如採用直譯。尤其是在各種語言中有些複合詞和成語是不宜字面仿譯的。從前有人把英語的 milkway (天河) 譯成漢語的“牛奶路”，鬧了很大的笑話，英語 to rain cats and dogs 是“大雨滂沱”的意思，如果照字面把譯成“降下許多貓和狗”，那就簡直不象話了。（岑）

91 社會學學派

語言學中的社會學學派主要在法國形成，因此又稱為法蘭西學派。

這一學派的語言學的理論基礎來自瑞士的語言學家索緒耳 (F. de Saussure 1857—1913)，他在法國住了很久。這一學派的主要代表人是法國的梅耶 (A. Meillet 1866—1936) 和他的學生方德里耶斯 (J. Vendryès)。這一學派從語言的社會觀點出發，認為人類的語言是“社會事實”。他們所謂的“語言事實”是根據法國資產階級社會學家涂爾干 (Durkheim) 所說的“集體心理學就是全部社會學”，因此所謂“社會事實”就是一種社會心理現象，索緒耳就把語言說成是“以每個人腦中所儲存的印象的總和的形式在集體中存在著”。這就把語言學看成是“社會心理學的一部分”。索緒耳並且根據這理論把語言和言語對立了起來，忽視了二者之間的辯證統一的关系。

語言學應該研究什麼呢？根據索緒耳提出的“語言系統”理論以及把語言學分成了“歷時語言學”和“同時語言學”，梅耶認為過去的历史比較法只解決了個別特殊語言事實而沒有解決“語言系統”。因此他強調用历史比較法去研究“已經為历史所証實了的語言間的對應”，也就是說比較法應該研究現代語言，因為要研究系統必須研究必要的語言事實，於是“同時語言學”被提到了第一位，而且同“歷時語言學”割裂開來。

社會學學派認為語言是一種“社會機構”，因此要了解語言變化必須聯繫社會的變化才有可能，梅耶在《詞怎樣改變意義》的論文里認為詞的使用範圍從大的社會集團進入小的社會集團，它的意義就縮小了，相反就擴大了。

社會學學派曾經在語言學中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譬如語言和言語的关系，歷時語言學和同時語言學，語言系統和語言的符號性問題，這些對以後語言學的研究都是有貢獻的。但是由於這一學派是在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對於許多問題不能有正確的理解，其中尤其是反歷史主義這一觀點，是我們必須堅決反對的。社會學學派的理論在我國影響相當大，徹底批判這一學派的錯誤理論以及它對我國語言研究的影響，將是我國語言學工作者的一項重要任務。（趙）

92 結構主義

結構主義是二十世紀新興的一個語言學的流派。它的理論基礎主要是來自瑞士的語言學家索緒耳。索緒耳認為語言學應該研究語言的結構，也就是音素和意義所形成的关系。

1929 年布拉格語言學會的特魯別茨科伊第一次把這理論運用到語音的研究上，也就是把語音音素看做是关系要素的“音位學”。1939 年在丹麥的哥本哈根也出現了結構主義，它們的刊物是《語言學學報》。

(Acta Linguistica),同时在美国也出现了“描写语言学”派的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的共同特点就是只注意研究语言结构中各成分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些成分只能看作是对应关系中的因素。对于结构主义者说来,语言成分的本身,例如语音或是语义的本身并不是语言学所要研究的,它们只是辅助的、次要的因素。譬如汉语的“蓝”和“浅蓝”在德语中是“blau”,从意义本身来说,“蓝”和“浅蓝”这两种意义对世界上一切语言说来都是一样的,这对于语言学来说没有意义,也不必研究。但是德语只用一个“blau”来表示,而汉语却用“蓝”和“浅蓝”两个形式(或“语言成分”)来表示,这种不同的关系却是语言学所要研究的。以上纯粹意义的部分,结构主义者称之为“非语言学的”,而其后关于意义和形式间的关系则是“语言学的”。区别这二者,对结构主义者来说是重要的,因为这样一些音素和意义间的关系就是“语言结构”,也就是根据这样一种理论,所以我们称它为结构主义语言学。

传统的语言学是采用归纳法的。结构主义采用的是演绎法,但是它有三条原则:

1)同类性原则,也就是以同类性质的事实说明另一些事实。

2)一贯性原则,也就是只要论证时所采用的某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它所得出的结果也必定是正确的,不必再要用事实或经验来证明。这种演绎法也叫做“思维实验”。

3)统一性原则,根据这原则就必须把所研究的对象各个方面统一起来,使它成为同形的一般规律。

结构主义的哲学基础很复杂,它同以下一些哲学思想有关: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同数理逻辑理论相结合的德国和美国完形派心理学,逻辑实证论和意义学(奥国哲学家卡尔纳普,英国哲学家罗素等),美国的行为主义,实用主义,客观唯心主义和新实证主义等。由于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所沾染的色彩不同,因此就使得各种的结构主义也有了不同的色彩——不同的派别。其中主要的有三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请分别参看这三条名词解释)。这些派别虽然有着某些差异,但基本任务——不联系历史发生学的方面,形式地描写一种语言的结构,则是共同的;而且共同的趋向是纯粹以功能观点分析语言事实。他们之间甚至可以說是相互补充,使结构主义语言学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语言学理论。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特点是对语言事实作了详细的描写和系统化,但是为了同传统语言学区别,他们使用了許多使人难懂的一些复杂的术语和公式,结构主义的研究对一些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基

础,如机器翻译、字母表和正字法的制订,等等。是结构主义者离开了一些语言事实和使用该语言的历史,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语言学界曾专门对这一学派进行了比较长时间的讨论,但是至今对这一学派应有的精确的评价尚未有最后的结论。我国语言学界对这一新的流派也应重视,并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它进行批判和估价。(赵)

93 布拉格学派

布拉格学派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一派。它是在1926年

成立的。当时主要代表人有马德修斯(V. Mathesius)、特鲁别茨科伊(Н. Трубецкой)、斯卡列契卡(В. Скрябин)、卡尔采夫斯基(С. Карцевский)、雅各布森(R. Jakobson)。这些代表人的立场和理论并不完全一样的。他们在1929—1939年办起自己的刊物《布拉格语言学学会学报》(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其中主要的论文都阐述这一学派的基本理论。

布拉格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纲领,主要表现在第一期《布拉格语言学学会学报》的“纲目”(Thèses)中,中给语言下的定义是“表达的适当的手段的系统”。不仅强调断代语言系统的性质,也提出应联系和追寻历史的演变。除了历史比较法外,他们还提出“分析比较法”,他们并且把语言学分为词的学说和法单位论来代替传统的形态学和造句法。

布拉格学派接受了索绪耳的基本理论,这就和结构主义的另一派——哥本哈根学派有共同点,就是说,应该把语言的音素和意义作为相关的要素研究。因为结构主义的共同点是,认为语言中的一只由于有了其他现象的对立才存在。但是,布拉格派同哥本哈根学派也有不同之处:

1)布拉格学派不忽视语言实际,他们把语言看作认识语言以外现象的手段;

2)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与现实是二者不可分离的现象,所以研究语言应该联系它同文学、艺术、文化的关系;

3)同哥本哈根学派的主要代表人叶姆斯列夫不同,布拉格学派承认研究语言结构时对立的意义,并认为语言成分依靠外界而存在;

4)把语言看成是同现实事物有直接联系的语言符号系统,因此,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有不同的功能文体。

此外,在区别“语言学”与“非语言学”的原则上,布拉格学派同哥本哈根也有区别:哥本哈根学派把“形式”表示语言学方面,也就是说应该详尽地记录音系和语法体系的单位的分配关系;布拉格学派认为

不是唯一的标准,还应该考虑到“分化的标准”,在这一上,结构主义中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同哥本哈根学派是一致的。

布拉格学派还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注意文字语言,但是它把文艺语言同用于其他方面的语言脱开了。(赵)

94 哥本哈根学派

哥本哈根学派是结构主义中的一个学派。它是1939年在哥本哈根成立的。当时他们创办了一个国际性的杂志《语言学学报》(Acta Linguistica),副题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杂志”。主编是布龙达尔(Viggo Brøndal)和叶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这个杂志上许多领性的论文里写着结构主义的基本原理。1942年布龙达尔死后,丹麦的结构主义就以叶姆斯列夫为首。的语言学理论称为“语言单位论”(glossematics),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形式。他主要的著作有《语言学原理》(Omkring sprogteoriens grundlæggelse, 1933),1950—1951年他在《Acta Linguistica》上发表《语言学中结构分析方法》,他在这篇论文里阐述了的基本理论。

叶姆斯列夫发展了索绪尔的符号学说。索绪尔认为语言只是表达概念的符号系统,原则上它和其他任何符号系统都是一样的。这一符号系统所特有的不是标存在的符号本身而只是这些符号之间的关系。叶姆斯列夫在这基础上认为语言只是一种由内容和表达构成的符号,它是内在地存在的,也就是说语言符号依赖于语音和现实世界而存在,甚至于符号是第一性的,而现实世界是第二性的。因此他们所研究的不语言结构而是抽象的关系结构。而在对这样一种语言系统描写时认为不必依赖经验,而只以结构本身的逻辑为条件作最简单的、全面的、没有矛盾的描写。为了区别于传统的语言学,叶姆斯列夫把他的语言学称之为“语言单位论”,而且其中采用了许多复杂逻辑术语来代替一般的语言学术语,甚至常常用同一数学很相近的符号系统来代替传统的术语。总之,哥本哈根学派是要建立一种没有空间和时间限制,纯粹关系的一般和抽象的系统,实际上他们是离开语言科学的范围,在方法上同唯心的实证主义是很近的。

这一学派同结构主义的另一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是很相同的,其共同点有以下几点:

- 1) 语言和思维以及用这语言的人民的历史是无的,它只依赖于自己的结构;
- 2) 他们都不承认词的重要性;
- 3) 他们要求脱离传统语言学的概念并且把自己语言学和以往语言学的发展对立起来,并认为传统

的语言学已经过时了;

4) 纯粹实用的特点,术语很复杂、难懂,但描写的方法很精密。(赵)

95 美国描写语言学学派

美国描写语言学学派是现代最极端的结构主义学派。它的奠基人是法朗士·保爱兹(Franz Boas)。

他在研究美洲印地安语言时认为,用古典印欧语言学的方法对印地安语是不合适的。因此要求摆脱传统的格、时、式等传统的观念独立地描写新的语言。这个基本思想本来是正确的,但到他的学生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和萨皮尔(E. Sapir)以后,这种思想却发展成了极端的结构主义语言学。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哲学基础是心理学学派中的“行为主义”,这一派认为心理学只研究人从生到死的“行为”,而在研究行为时,一切要素,如意识、感觉、知觉等都被根本否定。在这思想指导下,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有以下的特点:

1) 由于人们无法知道言语行为同哪些心理活动联系,也无法知道说话的人脑子里的活动究竟如何,因此不得不把语言和思维分开,这样就使语言的意义被排除于语言研究之外了。语言的研究只需记录言语的行为。

2) 语言在它一定的阶段上,应该脱离它的历史研究独立地加以描写,甚至认为历史知识会“歪曲”对语言断代的描写。

因此语言学家的任务只是去发现最适当、有效的方法轻易而迅速地去记录语言材料,并且把它们归纳成变化表和类别;而在描写语言结构时,应该是作脱离历史的、离开时间要素的统计性描写。这种描写主要是掌握两种要素:一是词素,另一个是词素的先后次序。这就使传统语言学中“词”这一重要单位被他们完全否定了。描写语言学者们很注重语言系统的严整性,在他们的著作里常常提到:要把事实安排到系统里去,并不是要系统去符合事实。

美国描写语言学这种极端反历史主义的观点,以及否定语言的本质要素的单位——词,都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所不能接受的。

在划分“语言学”与“非语言学”的原则上,美国描写语言学认为详尽地记录音位体系和语法体系的单位的分配关系是确定“语言学”的唯一标准。这一点和结构主义的另一学派——哥本哈根学派是一致的。他们之间在基本理论上也是一致的。只是在术语上有所不同。因此也有人把这两个学派看成是结构主义中一个学派而同布拉格学派相对成为两个方面。他们分别研究结构主义语言学里面的各个问题,相互补充,共同发展。(赵)

讀者 作者 編者

希望語言學家深入研究

《中國語文》近幾期接連發表了蘇聯語言學者寫的幾篇關於漢語研究的論文。我從這些論文里，得到很多幫助和啟發，因而使我聯想到：我們的語言學家最近為什麼很少發表較深入的專題研究呢？是有什麼顧慮，還是干劲不大呢？我相信在大躍進形勢的鼓舞下，我們語文工作者一定不會鼓不起干劲來。從《中國語文》每期的動態里也可看出各地高等院校的語言科學研究工作確是在躍進中；可是為什麼看不到發表什麼專題論文呢？

因此，我十分同意上期發表的張應德同志的意見，建議《中國語文》要盡量培養新生力量，引導青年語文工作者的研究方向，也要多多動員老專家寫文章。

我更希望無論是青年或是老專家，都能結合當前的語言實際問題，多做些專題的深入研究工作，不要老在已有的成就中盤馬不前，滿足於感興式的文章。

（北京 李永寧）

對《中國語文》的三點意見

我是《中國語文》的讀者之一，現在有幾點不成熟的意見提出來供參考。

第一，《中國語文》1959年2月號發表的《試談成語的新發展》，同《中國語文》1958年10月號所刊各篇有關成語的文章，尤其是陸文蔚先生的《文學語言的新生力量》比較一下，作者不僅抄襲了例句，而且抄襲了其中一些提法。這篇文章很少有作者“個人的看法”。這種作風很不好，這樣的文章也不適宜。希望《中國語文》以後审稿嚴格一些。

第二，《中國語文》1959年2月號有吉林師範大學易功同志一篇《語言學家必須深入生活》的呼籲，我雙手贊成他的意見。確實，在我們的有關漢語的書籍雜誌上，有些例句輾轉相抄，真是使人看得有些膩了。

第三，《中國語文》最近大力開展了對語言學界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這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也

是有成績的。但也有些批判文章，寫得不够深刻，尤其是結合中國語言實際还不够緊密，今後希望進一步加強。

同時，也希望在語言方面來一次“采風”，大力挖掘人民喜聞樂用的生動活潑的語言來豐富我們的內容。

因為我是在業余看看有關語文方面的書籍，而且也不是學語文的，所以不能對一些問題作比較深入正確的理解，這只是一些感覺，說出來作為一個讀者的意見罷了。

（四川省公安厅 傅正模）

希望盡量走群眾路線

一、《中國語文》從去年九月號起，陸續發表了批判資產階級學術觀點的文章，這就使本刊加強了戰鬥性，很受讀者歡迎。希望今後多發表這一類的稿件。

二、《中國語文》是一個在國內外都有地位的刊物，語言的規範要特別注意。近一兩年中發表的文章好的很多，但也有些文章的語句有毛病，希望編輯部在文字加工時多多注意。

三、本刊最近增辟語言學論文索引一欄，對讀者很有用。我們希望能再增國內外語言學重要論文摘錄一欄，這就更有用。

四、希望多出專輯，這些專輯可以拿語言學上的重要問題為中心，也可以拿有代表性的語言學者或語言學專書為中心。

五、有關漢語史的文章過去發表的很少，希望今後能彌補這方面的空白。

六、希望盡量走群眾路線，編輯計劃的擬定，最能經過群眾（指本刊所聯系的群眾）的研究討論。

（合肥師範學院 張濂華）

編者按：李永寧同志提出的意見對本刊選稿方面很有啟發。張濂華同志所提第四點意見，我們正在進行，本年中國語文叢書當轉向這方面努力。傅正模同志從業余語文愛好者角度提出對本刊的期望，我們十分感謝；所提幾點意見是得我們注意的。

中國語文

月刊

1959年4月號

總第82期

1959年4月22日出版

編輯者 中國語文編輯委員會
北京西城端王府夾道7號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東街45號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橋

總發行處 北京市郵局

訂購處 全國各地郵電局

代訂另售處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每冊定價人民幣0.24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1-18,325冊 代號2-44